

Zhōngguó Yǔwén

11

1958

总第77期

1958年11月号(总第77期)目录

对王力«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一文的再批判 …………朱　星(501)
应該对高本汉的汉語学説重新評价 …………周斌武(503)
批判我在語言学工作中的資产阶級思想 …………王　力(506)

民族和民族語的关系問題 …………徐荣强(511)
汉語普通話的音节結構 …………〔苏〕A. A. 龙果夫、E. H. 龙果娃(513)

收集和整理汉語方言詞彙 …………詹伯慧(526)
大躍进中汉語詞彙的新發展 …………黎运汉、程达明(531)
“和、跟、同、与”的用法和分工 …………賈崇柏(533)
“和、跟、同、与”有必要分工 …………蔣蔭枬(535)
程度副詞修飾动詞能不受限制嗎？…………李春林、余立人(536)

書刊評介
略論語言学史的几个問題…………黃心平(537)
評岑麒祥«語言学史概要»…………筱　文(541)
評朱星«語言学概論»…………赵振鐸(543)

語文短評 …………(522)

語言学名詞解釋(二)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546)

語文笔記
对«“目的”和“为了”»一文的意見…………毛西旁(532)
揚州話里有“討喜”…………刘堉倫(535)

动态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学教研組訂出科学研究規划…………史錫堯(505)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編出«毛主席論語言問題»…………彭維金(530)
厦門大学中文系师生为工地服务…………王尔康(550)

本社迁移啓事

本社已由北京西郊中关村迁移至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七号。以后各方来件及投稿，請寄新址。

中国語文杂志社

对王力《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一文的再批判

朱　星

《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这篇文章（見《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本是王力先生1957年1月6日在天津市語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講稿。我当时也在場听講，听完了心里就覺得有問題。这篇文章跟那天报告的內容基本上相同，只是有一些被删去了。我还記得他报告时說过："現在一般写学習普通話小册子的算不得科学研究…。"当时听講的除会員外，还有許多中学語文教师，以及三个大学的中文系三四年級同学。河北师院中文系三四年級学生正在进行河北省方言調查，編写学話手册，本来是結合他們的科学研究小組的工作搞的，学院方面也批准这是他們的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他們听了王先生的报告后，就对这一工作改变了看法，因而工作受了一定影响。同时使大家感到科学研究工作太难，不免增加了大家对科学研究的害怕心情。还有一些搞語法的同志表示很不滿。所以总的說来，这次报告的影响是相当坏的。

現在王晶湖、郭松泉二位同志已写了文章加以批判（見《中国語文》1958年9月号），这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同意他們二位对王力先生的批評。这里再提出我一些批評意見，作为王晶湖、郭松泉二位同志的补充發言。

一　現在中国語言学是否落后的問題

王力先生一开头就說："中国語文学的成績是輝煌的，至于語言学則还处于幼年时代。"王先生承認中国过去对語言研究有輝煌的成績，但只称它是語文学（是否譯自 philology？或譯为文献学），够不上語言学（linguistics），够不上科学。他認为欧洲的語言学在十九世紀初才形成，所以中国以前也不見得有語言学；尽管有楊雄的《方言》、許愼的《說文解字》、陆法言的《切韵》、宋元人的等韵，有十七世紀以后顧炎武等人的古音学，等等，也硬說不是科学研究著作。其实，科学并非神秘之物，凡研究客观事物，能找出客观事物的發展規律，經得起檢驗的学問就是科学。过去洋人瞧不起中国，硬說我国的医学、数学不科学。对于語言学，在十九世紀前他們还沒有搞出什么名堂，因此更不肯承認我們过去有語言学。国內一些語言学者重外輕中，也隨声附和，实在叫人痛心。不过，这个問題我們暫时可不計較，称它为語言学，也只是一种封建时代的語言学，它和資本主义国家的語言学都是旧的科学，落伍的科学。新的語言学当然是具有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的語言学。

王力先生这些話的問題在于：他認为現在我国的語言学是从外国資本主义国家那里学来的，我国自己本来沒有。这样一說，我国的語言学就成为落后的了。他造出了一个脫节論，生生地把我国語言学的历史斬断了；虽然他也說，大家"对我們祖先的优良傳統又不願意繼承"。到底是誰不願意繼承？王力先生这話的意思，无非要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就是若要挽救我国語言学的落后危机，只有死心塌地向資本主义国家学習，走資产阶級道路。王力先生又說："中国語言学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們的普通語言学的落后。"不錯，普通語言学正是欧洲資产阶級語言学的法宝。但是，王力先生絕不想想，普通語言学是語言科学中的基本理論部分，資产阶級語言学者的某些重要理論是与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唯心主义的，相反的，只有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才是我們工作的指南，才会引导我們走向正路。我們需要的是馬克思主义的普通語言学，而不是象王力先生所說的"最近五十年来"給了我們"恩賜"的資产阶級普通語言学。王力先生虽然在前文也提到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学，但是脑子里好像沒有重視。王力先生又說："在短短五年中，中国語言学能有这样蓬蓬勃勃的气象，是可喜的。再过十年以后，如果中国語言学还停留在这个进程上，就不能再認为可喜的了。"这几句話的口气，也証明王力先生对中国語言学的前途缺乏信心，因而有这样奇怪的設想。王力先生对于党在科学事业中的領导力量，党对語言科学事业的重視，难道都沒有想到么？

二　現在的書面語言大多数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嗎？

王力先生認为我国語言学是落后之后，还进一步有情緒地認为"現在的書面語言大多数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不管写給哪一种讀者看（不管年龄、文化水平、职业等等），用的是千篇一律的語言，而且是不很高明的語言，这实际上是大大地降低了語言的交际功能"。这和过去右派分子攻击我們現在的文学作品多数是公式化、概念化，固然不能并論，但是我們必須知道，

今天在各报紙杂志上發表的書面語言絕大多数是生动有力地反映了各方面蓬蓬勃勃建設社会主义的情况，反映了我們这个偉大的时代，即使偶尔有些写得較差的，也絕非王力先生所說的大多数。今天全国人民在共同的認識、共同的奋斗目标下，爭先恐后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当然大家都有共同的語言。王力先生是否認为这就是公式化、概念化，不合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口胃呢？即使王力先生所說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是指不管年龄、文化水平和职业等的語言，这也不合事实。例如，人民日报社論是給全国人民讀的，也是为全国人民所爱讀的；但是只用一种語言，并沒有按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业而分写成許多种語言。你能說它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嗎？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的意思当然指的是語言不能很好地反映現实，对客观的观察不深入，詞彙不丰富，等等。王力先生所以感慨地指責現在的書面語言大多数是公式化、概念化，恐怕是指我們用了共同的語言，工人阶級劳动人民所喜爱的語言，这正是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所討厭的語言，認为很不高明的語言。王力先生作为新中国一位語言学專家，当时說出这样的話来，是很成問題的。这种看法也必然会影响到王力先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效果。

三　問題越專門越覺得缺乏实踐意义嗎？

王力先生說："某些語言学的知識的确是和实踐的关系比較間接的，可以这样說，問題越專門，越令人覺得缺乏实踐意义。"这种說法是錯誤的。不管問題多么專門，关系多么間接，也还是不缺乏实踐意义的，如果一种科学研究完全缺乏实踐意义，就不成其为科学了。王力先生强調这一点，也无非是想为脫离实踐的資产阶級伪科学打掩护。王力先生还强調"懂得医治奇难杂症的医生应該說是好医生"。这段話也是有問題的。是不是能治普通病的就不是好医生？普通病要不要治？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行百里者半九十'…解决十分之九等于沒有解决，往往最后的解决会动摇甚至推翻那認为已經解决了的十分之九。"王力先生不想想科学知識是积累起来的，有些走了十分之九，虽經过多次試驗未成功的工作，然而畢竟是最后成功的基础，不可輕視，不能缺少。总之，王力先生强調这些，这就难免影响青年人誤走脫离实踐的資产阶級的学术道路。这也就是輕視普及，想搞脫离普及基础的提高。这是違反我們科学研究的方針政策的。

四　任何語言規律的發見都經不起吹毛求疵的問題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因为它的規律是經得起檢驗的，語言科学也不能例外。王力先生說任何語言規律的發見都經不起吹毛求疵，这話的用意是什么呢？我們得仔細分析一下。当然，科学規律是很少沒有例外的。原因是：事物是不断發展的，不断以新的事例充实或打破旧的規律，此其一；規律难免概括不周，有漏洞，需要随时用实踐去檢驗，补充，以至糾正，此其二。所以規律总不会永远是十全十美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需要吹毛求疵，以使其日益完善，吹毛求疵对科学工作并不是坏事。王力先生为丁声树先生辯护，認为有人对他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見是吹毛求疵。丁先生是語言学界的老前輩，但是否他的文章就絕对沒有一些毛病呢？对他的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見跟他商榷，是否就是恶意吹毛求疵？我看丁先生自己也未必这样看。而且从最近發表的討論"弗""不"問題的文章（見《語言研究》1957年3期黃景欣《秦汉以前古汉語中的否定詞"弗""不"研究》）看来，丁先生的說法眞是"破"不得嗎？恐怕未必。王力先生說这样的話，是帶着什么一种情緒？这是值得王力先生自己檢查一下的。

五　对朴学的看法問題

从王力先生对清代朴学的評論中，我們也可看到王力先生一些思想活动。这問題也是很严重的。他标榜朴学說："我們的前輩还有值得我們学習的地方，就是朴学的精神。他們为了一个字的語源所写的文章，所費的时間往往和現代人写半部書的时間相等。"这和胡适所說，考証一个字有所發現就和發現一个恒星有同等价值一类話，口气上有什么不同呢！王力先生把朴学家和現代人（这"現代人"中，王力先生自己可能是除外的）对照起来，必然肯定今人不如古人。这不但是厚古薄今思想，而且是慨乎言之地对今人所搞的科学研究的蔑視。清代朴学家固然有一些成績，但是要和今人的成就（資产阶級的所謂專家学者除外）相比，則又当別論。因为我們今天掌握了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我們在科学研究上当然可以超越前人。王力先生还强調說："缺乏这种朴学的精神而想要赶上世界語言学的先进水平，那是很难的。"这眞是大錯。在搞科学研究时，如果观点方法不对头，徒有那种多費时間輕易不下笔的精神，能解决什么問題呢？王力先生所以强調这些，其目的无非想把科学研究渲染成高不可攀，神秘莫測，致大家放下笔，好讓少数人独占。但是我們并不会給王力先生吓唬住，因为党發动群众搞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边干边学；科学堡壘一定会給我們攻下来的。

王力先生又說，朴学家的"顚扑不破的考証，完全是充分占有材料的結果"。这也是唬人的話。材料固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但更重要的应該是立場、观

（下轉510頁）

应該对高本汉的汉語学說重新評价

周斌武

一

在我們的語言学研究工作中，只要談到汉語的历史音韵学，就会使人联想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的名字。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多年来高本汉研究汉語音韵学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他在汉語历史音韵上所作出許多結論，包括断代的音韵系統和音值的构拟，等等，我們有些專家学者，往往在闡述汉語历史音韵現象时，不加批判地介紹过来，甚至采取他的說法。比如，王力先生的《汉語音韵学》就是这样。

虽然，王力先生在这部書的新版自序中指出："高本汉在汉語音韵学上虽不能說毫无貢献，但他是資产阶級語言学家，无論在立場上、观点上、方法上都是有問題的。讀者对于这部書中的介紹高本汉的学說，应該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它。"可是《汉語音韵学》曾正面地介紹过高本汉的学說，并且采取了高本汉的某些說法。这部書对我国語言学界的音韵研究不能說沒有影响。因此，在破除迷信，清算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今天，我們不仅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高本汉的研究方法，同时应該对高本汉的汉語音韵学說的学术价值重新加以評价。

二

我們知道，高本汉虽然在三十年前就以研究汉語音韵著名，可是远在高本汉运用近代語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語音韵以前，早有不少西方学者开始研究。① 例如，荷兰学者桑克早在1897年开始着手比較音韵的研究，著有《古汉語語音学》(Ancient Chinese Phonetic)。馬伯乐在1917年开始研究安南語，根据安南語中所翻譯的汉字字音，进行比較研究，从而构拟汉語的"切韵"音系。只是他們的成就都不算大。高本汉的汉語音韵研究，严格一点說，基本上是遵循着近几十年来西方資产阶級学者的研究路綫的，只是在他的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高了一步。事实也正是这样，高本汉在他的著作中有时总在批評和修正某些西方学者的論点，有些地方也發揮了别人的学說。因此应該說，高本汉能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汉学家，决不是偶然的。他研究汉語的眞正成就恐怕主要屬于这一方面。

应該指出：高本汉研究汉語音韵学的成就与近几十年来不少西方学者特别热中于研究汉語是分不开的，而西方学者所以对汉語的研究特别感兴趣，这又与資本主义文化在旧中国的傳播和扩張是分不开的。历史事实告訴我們，自从帝国主义者插足到中国，同时把資本主义文化也带进来。尤其近几十年来，不少西洋教士为了教会傳教的需要而搜集中国各地方言材料，加以描写和研究，写成很多方言調査的著作。比如有一本叫做《Giles 大字典》，其中包括十二种汉語方言的記音。做这些研究工作的西方傳教士大部分旣沒有充分掌握汉語的实际知識，也不可能多方面地接触汉語的实际材料。尽管有个别的西方学者做了一点汉語方言的調査和記音工作，写成專著，实际上也是很成問題的。例如，有人描写南京方音，把"如"字記成 λjệ，"威海衛"写成 ẹï-chai-ẹi② 那本《Giles 大字典》所記录的方音同样靠不住。

高本汉为了研究古汉語，也曾亲自在中国进行过方言調査工作，曾写了不少关于中古、上古汉語音韵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严重地影响着中国語言学界，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許多研究汉語的外国学者。外国学者一般对高本汉的評价很高，他們都承認高本汉对于汉語历史語音的研究有相当貢献，这也包括苏联的汉学家在內。例如《苏联大百科全書》的"汉語篇"，其中有一段：

> 西欧資产阶級汉学以其最优秀的代表为首…对汉語的研究事业有过巨大的貢献，尤其是历史語音方面（高本汉），古汉語語法方面(Gabelentz)。但是西欧資产阶級汉学在方法学上的毛病以及証明汉語落后并从而为帝国主义的"文化普及者"的傳教士辯护的这种企圖，使汉語构造的特点受到歪曲。比如在語音方面他們强調汉語音系退步的理論…③

再如，苏联已故汉学家龙果夫教授在《現代汉語語法研究》中曾經这样說：

> 不能在作为語法学家的高本汉和关于汉語音韵的一系列重要著作的作者高本汉之間划上等号。他的語法方面的見解只能引起我們的否定，但是他在古代汉語音韵方

---

① 例如，比較著名的有艾約瑟(Joseph Edkins)、居法兰(Franz Kühnert)、武尔披齐利(Z. Volpicelli)、桑克(S.H.Schaank)、伯希和(P.Pelliot)等。

② Franz Kühnert:《Syllabar des Nanking Dialectes》,1898。

③ 見中譯本17頁。

面的研究（正如我屡次有机会在我講汉語音韵論文中指出）是很有价值的…高本汉在他的关于古汉語音韵的著作里总是从整个的系統出發，为了解决这个系統他引用大量的材料…①

龙果夫好心地肯定了高本汉在古代汉語音韵方面的研究价值；可是，高本汉的理論是否眞的总是从整个系統出發？是否眞的总是引用大量的材料从事研究工作呢？以高本汉为首的資产阶級学者，他們怎样得出汉語音系退步的理論？而且要强調这理論呢？这些問題在今天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二

事实告訴我們，高本汉所掌握和引用汉語的材料極其有限。就拿他三十年前出版的最有名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来說，这部書的中文譯本却胜过了原著，因为在这部書里，作者对汉語文献材料的引用很成問題。譯者不但为原書作了許多补充，而且替作者改正了不少錯誤。高本汉研究汉語音韵的最大毛病是选擇材料，先入为主，隨便推断。二三十年前，他对于汉語的历史音韵所作出的結論今天絕大部分已經站不住了。汉語音韵学中由于高本汉說法的影响而值得考虑的問題，即以中古音韵系統而論：象中古声母的喻化問題；"切韵"純四等韵的音值問題；中古濁音声母是否送气問題；中古韵母合口呼的强弱問題；"切韵"声母系統的类別問題；以及中古是否已有卷舌声母問題；等等。这一系列的問題，現代中国学者通过辛勤的劳动，根据实际材料反复研究，不但認識了高本汉学說的眞面目，而且批判了他的錯誤說法，否定了他那一套主观的解釋，得出了比較可靠的結論。各家的意見也因此而逐步地取得一致。可以这样說，过去凡是中国学者批評高本汉学說的任何方面，絕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大家都知道，汉語音韵的研究在我国源远流長。我們过去的学者一直保持着頑强的研究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功力深，效果好。比如，关于等韵分等的大概音值，清代学者江永有过說明；关于上古韵母系統的探討，戴震早有九类二十五部說。戴氏的体系給后世的古音学家啓發很大。再象《广韵》的声母系統，陈澧运用"反切系联法"，略見端倪。錢玄同先生說过："但我对于高公也有不敬之点。即是戴东原、王念孙以来，从声音研究文字而抛开形体，这一点很新很确很进步的中国語言文字研究，高公尙未梦見…。"② 我們的古代学者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当然因为积累了許多实际材料，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的研究自有很大局限性。高本汉跟有些資产阶級学者一样，通过所积累的实际材料，在某种情况下，單独地細密地观察語言事实，从而得出結論。因此，在他的学說中，个別的結論可能比較可靠，比較接近語言的客观实际。但是，个別結論的正确和可靠并不等于他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就沒有問題。反过来說，高本汉学說中有很多不正确的不可靠的論断和說法，这就得联系到他的整套学說，联系到他的形而上学观点和主观主义方法。

高本汉对于語音的历史發展和历史演变的理解是形而上学的。他死守着历史比較法的一条原則，認为語音的演变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是同样的变化，除非不变。認为只有不同的来源在相同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变化。他所探討的汉語音韵变化的历史关系，在闡述諧声原則这一点上，正反映了这种片面的認識。他說：

諧声的部分跟全字不必完全同音。例如咸、减、喊、感四字在古音是 ɣam, kam, xam, kâm 四个音。假如在上古音的时候是完全同音的，而到古音（中古音）的时候各自变成那四个不同的音了，那照一切語言史的經驗上看来是不会有的事情。咱們可以无疑的說这四个字在上古音时代已經有甲乙丙丁四种音了，而且甲既然可以做乙丙丁的諧声，咱們也可以曉得那四个音虽然不同，都也是相近的音。不但如此，就假使在古音是絕对可以"單念偏旁"的，例如"奇""騎"都念g'jię，咱們也不能因此就斷定，在早先造"騎"字的时候本来是完全同音的。因为，从近千余年的音史看来，咱們知道总是早一点时代所有的分別，过些时代就混了，所以同样在古音里分不出的音（例如奇騎），在上古音里也許本来是有分別的。③

固然，在汉語的諧声系統里，形声字的字音与声旁字的讀音可能原来就不完全相同，可是，高本汉依据了历史比較法这个原則来理解汉語的諧声現象，并且加以絕对化。汉語的語言事实告訴我們，語音的历史变化不仅受語言的生理条件和物理条件的制約，同时也受社会条件所制約。資产阶級学者，包括高本汉在內，把語音变化的条件局限于語音本身（生理因素和物理因素），是不全面的。只从語音本身条件的相同或差异来观察語音發展的規律，是有問題的。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况下，民族的兼并，人民的迁徙，异族的同化，正則讀音与方音之間的差別，讀書音与說話音之間的距离，等等，这一些現象都有可能成为語言历史發展过程中的外在因素，同样地会影响語音發展的內部規律。其次，語音变化还有两种特殊現象：一是語音变迁有时間性——某些語音成分往往在某一个时期引起变化，而在另外一个时期就不起变化。換句話說，音变的規

---

① 見俄文本 18—19 頁，中譯本 12 頁。

② 見魏建功《古音系研究》，1935 年，393—4 頁。

③ 見高本汉《諧声說》。

律也許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內才起作用。一是語音变迁有时因为空間的不同而变化不同——在同一时期內，可能在甲地是这样变化，而在乙地是那样的变化，或者不起变化。換句話說，音变規律也許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起着不同的作用。高本汉仅仅从語音本身条件的相同和差异来观察音变現象，从而探討語音發展的規律，这样，必然无法解釋汉語語音史中那些錯綜复杂的音变現象，而在解釋語音变迁的历史关系这方面，势必捉襟見肘，甚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由于他一口咬定語音变化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發展，以汉語这样历史悠久，語言材料的丰富，必然会得出"汉語音系退步"的結論。①

三

目前，高本汉先生还健在，他还在研究汉語，同时，还参加資本主义世界的語言学研究的活动。他的不少著作还在很多国家流傳。我們不能因为他是一个資产阶級語言学家，他的立場、观点、方法反正有問題而放松对他进行批判。可以这样說，今天的高本汉不再是一个了不起的汉学家了。人們不再迷信他。由于高本汉学說傳播極广，影响很大，对于他那一套資产阶級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方法，完全有必要全面深入地批判。我們更有必要分析一下，在他的学說中，有哪些地方比較可靠，或者基本上可靠，哪些地方已經被否定，或者今后很难站得住。同时，檢查一下，在他的学說中，究竟有多少精华，多少糟粕。总之，我們应該重新考虑作为汉学家的高本汉的学术水平和他的許多著作的学术价值，特别要重新估量他在汉語音韵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和貢献。

---

① 高本汉說过："中国語，在他演化的过程上尽我們所能考見的总是趋向于声音的單純化。""現代各种方言里，詞类都是很貧乏的，具有多数的同音語詞。北京的国語是一种最可怜的方言，老实說，他只具有四百二十个各异的音綴，而即在四百二十个的音綴中，也有許多彼此容易相混的。"（以上見《中国語与中国文》中譯本）还有，他說过："中国没有一种标准的国語，每个方言的地带，都各自有其中心語，而每一种都各有其文化的專門的术語，本着各自的語音状态来說，毫不受他种的影响。""中国語音，据近今各种方言看来，有極端貧乏的現象，乃是由于历来語音丧失和趋于單純的結果。…"（以上見《中国語言学研究》中譯本）

把高本汉这些歪曲汉語語言事实的謬論，联系他所构拟的斷代的音韵系統（上古与中古），很明显，在高本汉的学說中，就反映着汉語的整个音韵系統是：上古的声、韵、調比中古音为繁复，而中古音系又远比近代的官話音系为繁复；在高本汉看来汉語語音的發展是走上了"單純化"的路途。也就是"貧乏"衰退的道路。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学教研組訂出科学研究规划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語言組根据校党委在本学年开学典礼大会上所作"关于教学改革和批判資产阶級学术思想"这一报告的精神，拟訂出了今后一年內（1958年10月——1959年10月）的科学研究規划。

首先，結合教育訂出了一些学术批判的題目：跟一年級的語音、文字教学有关的有"《国語运动史綱》批判"、"《四十年来的'注音字母'和今后的'拼音字母'》批判"。跟二年級語法修辞教学有关的有"《新著国語文法》批判"，"《汉語語法教材》批判"、"《語法修辞講話》批判"、"《修辞学發凡》批判"以及"初中《汉語》課本（語法修辞部分）批判"。跟三年級的古汉語教学有关的有"《馬氏文通》批判"、《高等国文法》批判"、"《中国文法要略》批判"、"《文言虚字》批判"、"《汉語音韵学》批判"。这些項目都将分别在1959年元旦、"三八"节、"五一"节完成，向党献礼。

語言学教研組还要努力建設新的无产阶級的語言科学。在語音方面要写出"方言研究"和"方音、普通話注音詞汇对照表"。在語法修辞方面要經常分析、研究同学們的文章，寻求語法修辞教学如何才能联系实际、指导实踐的途徑；另外，为了研究語言如何"以古为今服务"和如何学習古人的語言的問題，还訂出了"毛主席著作中的古汉語語詞的运用"，"新兴句型的研究"，"解放十年来詞匯的發展和变化"等題目。这些都将在1959年7月1日以前完成。

关于語言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的理論性問題，如：語言的本質、語言如何为政治服务、語言与思維的关系等也将进行探討。

上述科学研究項目将按內容分别出版"語言学的几个基本問題研究集"、"黎錦熙先生資产阶級学术思想批判集"等專册。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語言学教研組还要于1959年10月1日以前編写出新的高等师范院校用的"汉語教科書"初稿。向国庆献礼。（**史錫堯**）

批判我在語言学工作中的資产阶級思想

王　力

在双反运动中是党挽救了我；在党和群众的大力帮助下，我批判了我的个人名利思想和反动政治立場。最近北京大学中文系高年級同学、研究生和汉語、語言两教研室的同志們对我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使我認識到我在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是严重的。我决心依靠党，依靠群众，进行自覚革命。对我来說，这是更深刻的一次思想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是更痛苦的过程，但是为了揭露資产阶級的伪科学，为了在語言学領域的文化革命中做一个促进派，我要求我自己把亲手竪起的白旗拔掉，然后在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跟着同志們前进。我已經訂立了个人的紅專規划，决心在群众的經常监督下，走向紅專的道路；我希望同志們不断地給我以严厉的批評。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性在我的語言学著作中的反映

从表面上看来，我的語言学（特别是汉語語法学）好象是有一个比較完整的体系；其实它并不成为什么体系，而只是資产阶級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杂糅，这就是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性。

在23岁以前，我还不懂外国語。我沒有讀过中学，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識。我讀了一些綫装書，在意識形态上、学术观点上都受过封建主义的影响。我始終宣傳乾嘉学派的朴学，这和封建主义学术思想不无关系。但是，应該指出，我的学术思想的主流是資产阶級的学术思想。我虽然拿朴学精神做幌子，但是正如同志們所指出的，我的不严肃的治学态度恰恰是缺乏朴学精神的表现。

我的半殖民地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突出地表現在我对洋人的崇拜。我在汉語的研究上只是为資产阶級語言学家的学說作証明；即使我自己本来有这种意見，也要从洋人的学說中找根据，借洋人以自重。在教学上，我更是簡單地販卖西洋資产阶級的貨色。抗战以前和抗战时期，我教了几年"語言学概要"，在講义中我整段、整节地照抄方德里耶斯、布龙菲尔德、叶斯柏森、德·索緒耳等人的著作。在我所著的《中国音韵学》（后来改名《汉語音韵学》）中，对于中古音系、上古音系以及这两个音系的音值拟测，我完全用的是高本汉的学說。在我所著的《中国語法理論》、《中国現代語法》、《中国語法綱要》"（現在改名《汉語語法綱要》）中，我全部采用了叶斯柏森的"三品說"。在这一点上我甚至闊了一个笑話。我同时采用了布龙菲尔德的"中心詞"和"修飾語"的学說，以致和叶斯柏森的"三品說"發生冲突。①我不是說所有資产阶級学者的話都不可以引用，而是說我不应該无原則地大量引用洋人的話，借以吓人。这是和我的买办思想分不开的。有时候，引洋人的話对于我的文章并沒有任何用处，只是为了炫耀我看了不少洋人的著作。举例来說，在《中国語文概論》第13頁的附注中我引了瑞典汉学家斐安里关于汉語作为單音节語的解釋，这完全是題外的話。1955年这書改名为《汉語講話》时，我才把这个附注删掉。在一味崇拜洋人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我对汉語的研究当然只好跟着洋人走，这种半殖民地資产阶級学术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我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里去。

二　主观唯心主义

我自以为我在汉語語法研究中能够重視汉語的特点；其实，在主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我所"發現"的汉語語法特点必然是極端片面的。我拿西洋語言（主要是英語、法語）的語法和汉語語法相比較，自以为不但能証其同，而且能証其异，我和某些把西洋語法硬套在汉語头上的語法学家不同。其实，我只拿西洋語言和汉語比較，而沒有拿其他語言和汉語比較，这个方法本身就是主观主义的。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并非眞正在于寻找汉語語法的特点，而是在于寻找一种比較滿意的汉語語法理論体系。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旣然語法学是西洋傳来的，那么汉語語法上的术語及定义要完全脱离西洋語法术語和定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我要尽可能多保留一些英語的术語和定义；如果要有所更动，也必須在印歐語系其他語言或古代語言中找出一些根据来。我的目的只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汉語語法理論体系，以期博得西洋資产

---

① 龙果夫教授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参看王了一《汉語語法綱要》（龙果夫教授序注本），48頁。

阶級語言学家的称許；我只知道斤斤計較术語和定义，并非眞的能够科学地發現汉語的特点。我之所以不肯承認"若""如""倘"等字是連詞，仅仅是因为英語 if (法語 si) 只能放在句子形式的开头，而汉語"若""如""倘"等詞可以放在主語和謂語的中間。其实如果承認"若""如""倘"是連詞，同时指出它們能放在主語和謂語的中間，一样地可以說明汉語語法的特点。这样，我就只能在一些名詞概念上兜圈子。

我在《中国文法学初探》里說："我們研究中国文法，該从語象的結构上着眼，說得更淺些，就是体会中国人的心理。"① 这是很露骨的唯心观点。跟着我就举出一些騈語为例。我引《文选》序："椎輪为大輅之始，大輅宁有椎輪之質；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以为既然"所"字和"之"字騈举，"所"字决不会是代詞。解放后，我仅仅避免了"語象"、"心理"一类的說法，我仍旧用"对对子"作为区别詞类的一个标准。这样从"心理"出發去寻找語法标准，从文人的修辞去决定詞类，显然是極端唯心的。

形而上学观点也存在于我的語言学著作中。我自以为我除了重視汉語特点以外，还重視历史發展。其实我在詞和仂語的界限的問題上，就缺乏历史發展的观点。現代汉語的一个單詞，只要其中的詞素在历史上曾經是詞，我就硬把它認为仂語。例如"香料"被認为仂語，仅仅是由于它被了解为"香的材料"或"香的物質"，我不但沒有注意它的語法标志，甚至沒有注意它的現行意义。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形而上学的。

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又突出地表現在实用主义观点上。当我想要指出汉語的某一語言事实是汉語語法特点的时候，我就强調汉語和西洋語言相异的一面，而抛弃了相同的一面，例如否認"若""如""倘"等字是連詞；当我想要指出汉語的另一語言事实不算是汉語語法特点的时候，我就强調汉語和西洋語言相同的一面，而抛弃了相异的一面，例如我勉强拿汉語的"能願式"和印歐語的 volitive (意願式)相比。解放后，胡适的实用主义受到了批判，我沒有能够从其中吸取教訓，沒有好好地檢查并批判我在語言学工作中的实用主义观点，因此，我在《汉語史稿》中还重复了实用主义的錯誤。現在举出两个例子来說。第一，我在《汉語史稿》上册討論語音發展的时候，談到了一些不規則的变化。不規則的变化自然是可能的，但必須是个别的情况。如果"不規則"的情况很普遍，那就不能認为不規則。但是，在不止一个地方，为了維护我的重建系統，我硬說是不規則。举例来說，由于我拘守高本汉所定刪山两韵在实际語音有分别的理論，而我又反对高本汉把一个上古寒部拟成三种主要元音(â, a, ǎ)，于是我只好把刪山两韵的字看成它們在上古是同韵，而以声母为分化条件：喉唇發展为 an(刪)，齿音發展为 æn(山)。这样，山韵的"間閑簡"等字，刪韵的"删潸"等字都被看成了不規則的变化。② 这样任意制造語音發展規律，是反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就反映了我的实用主义观点。第二，我在研究"兒耳二"等字的語音發展过程的时候，感覺得很难处理。忽然异想天开，我想出語言学上有所謂"易位法"(metathesis)，以为[ʐʅ]变为[eɹ]是語音的互換位置；"互換之后，应該是[ʅʐ]，但是[ʅ]在汉語里是不能处于字首的，所以变为[ə]，至于[ʐ]，它在現代汉語里本来就和[ɹ]是互換音位，所以用[ɹ]就等于用[ʐ]了"。③ 这是極其荒謬的說法。大家知道，現代汉語里的[əɹ]只是一个單元音，[ɹ]只表示它帶有卷舌 r 的色彩，并非先發一个[ə]，再發一个[ɹ]，这上面根本不可能涉及"易位法"的問題。退一步說，即使眞正是先發一个[ə]，再發一个[ɹ]，也不能主观臆断它是易位法的結果，因为缺乏任何客观的証据。实用主义就是要生拉硬扯，制造一些合乎自己的主观假設所要求的假事实，这是应該深刻檢討的。

在过去，我以为我掌握了一套"科学方法"，其实只是从胡适那里学来的实用主义。我以为我能够分析客观事实，其实在很多地方我都以"想当然"去代替客观分析，从自己的邏輯中演繹出一些"客观事实"来。我在我的著作中常常只要求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就是能够自圓其說，前后不發生矛盾。当然由于我的治学不謹严，連这一点也还沒有做到。即使眞的做到了，也还是反馬克思主义的，因为資产阶級学者也能写出一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著作，严重的問題在于他們所持的"理"是主观唯心的。

在研究工作中我受高本汉的影响也很大。我看見他对上古汉語的語音拟測經过了多次修訂，无非要做到更能"言之成理"，更能說得过去而沒有障碍。于是我自己不知不覺地也这样做了。无論我怎样反对高本汉，我在研究方法上是跟着他走的。

离开了唯物主义辯証法，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然会走上資产阶級学者那种只求講得通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所下的結論，必然是客观事实或客观材料充分証明了的，是客观現实的眞实反映，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些虛构的"論据"所能証明的。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正确的結論只有一个，因为眞理只有一个；我的工作正相反，我所追求的不是眞理，而是怎样說得稳妥一些，以免被人駁倒，这仍旧是

---

① 王力：《汉語史論文集》，166 頁。

② 王力：《汉語史稿》，上册，93 頁。这里举"棧"字为例是錯誤的。

③ 同上，162 頁。

实用主义观点。我如果不把实用主义批判掉，我的研究工作是不会有前途的。

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又表現在缺乏調查研究，專憑主观臆断上。这种例子可以举得很多。我在《中国語法理論》上册(165頁)說明有五种情况不能用"把"字：1)叙述詞所表示者系一种精神行为；2)叙述詞所叙述者系一种感受現象；3)叙述詞所表示的行为并不能使目的語所表示的事物变更其状况；4)叙述詞所表示的行为系一种意外的遭遇；5)叙述系"有""在"一类字。經呂叔湘先生指出，只有2和5两条是沒有例外的。①这因为当时我只是主观片面地想了一想就写了下来，沒有把这五条規則在大量材料中檢驗过，这是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我在《中国現代語法》上册(315頁)說"进行貌不受否定詞的修飾"，实际上北方話里的进行貌都可以受否定詞的修飾，这是我憑着自己的方言来推測北方話，以致犯了錯誤。由于我自己的方言是屬于粵方言的，所以常常以为自己方言的語法和广州的語法差不多，談到广州話的时候可以不經檢驗地憑着自己方言去类推。在《汉語語法綱要》里(74頁)，我說："关于人力車，北京称'輛'，上海称'部'，广州称'乘'，重庆称'挂'，長沙称'把'，昆明称'張'。"实际上广州称"架"不称"乘"。在《中国語法理論》里(上册162頁)，我談到否定的使成式，我說："中国方言可分为两派：(甲)官話系和吳語为一派，它們把'不'字插进叙述詞和末品补語之間，以表示不可能，例如'教不坏'，'餓不死'；(乙)粵語、閩語和客家話为一派，它們把'得'字插进叙述詞和末品补語之間，造成可能式，然后在这使成式前面加一个'不'字，例如'不教得坏'，'不餓得死'。"在沒有經过詳細調查研究以前就下这样一个断語，当然只能是主观片面的。現在知道广州就有"教唔坏(教不坏)"、"餓唔死"(餓不死)的說法，其他地方也可能还有类似的情形。这一种研究方法显然是反科学的，反馬克思主义的。

三 脫离实际

脫离实际是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主要表現之一。資产阶級学者强調"为科学而科学"，以为科学研究可以脫离生产，脫离阶級斗爭；学术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只是达到名利的一种手段。我受这种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影响很深。我公开地宣称："勿以为語法能使文章写得好"(《汉語語法綱要》序言)；又說："一个道地的北京人对于本書只有語言学的兴趣，并不能希望从这里得到任何实用的利益"(《中国現代語法》导言)。总之，我認为語法对于語言实踐是沒有任何价值的，研究語法只是为了語言学的兴趣，也就等于說"为科学而科学"。解放后，我曾經几次批判过我这种拒絕为人民服务的資产阶級学术观点。②但是，这个問題还沒有从我的思想上得到解决。我虽然开始承認語言学应該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我思想深处却把語言学分为低級的和高級的。我在《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里說："可能有人这样說：'只要有了三分学問，已經可以解决实踐問題的十分之九'。"③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想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一方面强調語言科学要和語言教育密切結合，另一方面也反对狹隘的功利主义，似乎是做到了不偏不倚，不右不"左"，实际上我是把語言的理論和实踐割裂开来，把普及和提高割裂开来。我把懂得"高深"的語言学理論的人比做"懂得医治疑难杂症的医生"，这样是把書本的知識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我完全不懂得从实踐中提高到理論認識才是眞正的解决实际問題的理論。

今天我覚悟到：只有圓滿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所提出的語言学問題的理論，才是眞正高深的理論。如果說难，也是这些問題最难，因为这些理論要通过实踐来証实，一点含糊不得，决不象資产阶級伪科学那样可以架空立論，只求自圓其說，不管是否合乎眞理。

我的理論脫离实际，突出地表現在"为分析而分析"这个研究方法上。当我要写一本書的时候，最关心的是它的体系。我先想好一个目录，也就是最着重在搭架子。至于內容是否充实，材料是否可靠，都成了次要的問題。我常常自負，以为一个問題到了我的脑子里，我就能"目无全牛"。我常常以此勉励研究生們，甚至說"分析就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就是分析"！当然，馬克思主义也教人們深入分析問題，但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我們所謂分析是有本質上的不同的。問題有主要的，有次要的；有一般的，有特殊的；有本質的，有非本質的。我們在分析問題的时候，应該区別看待，而不是隨手拿着什么就分析什么。例如《中国現代語法》第23节講"語气末品"的时候，我分为詫异、不滿、輕說、頓挫、重說、辯駁、慷慨、反詰等八种語气，其实这些都是詞彙意义所决定的分类，这样分析，对語言实踐是不能起絲毫的指导作用的。

馬克思主义教人在深入分析問題以后，要有高度的概括；概括成为理論以后，才能对实踐起指导作用。而我的分析恰恰是概括性不足的，甚至是完全缺乏概

① 呂叔湘：《汉語語法論文集》，126－128頁。

② 参看《論汉族标准語》，《中国語文》1954年6月号17頁。在这里我說："除了'三品說'犯了唯心論的錯誤之外，第二个大錯誤就是忽略了語法書的指导性，过分强調語言事实的客观分析，而輕視規范化的工作。"又《我从紅樓夢研究的討論中得到的一些体会》，《中国語文》1954年12月号，3－4頁。

③ 《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3頁。

括性的。有同志指出：我在《汉語詩律学》里分析了五言近体詩不完全句的句式，共有17 个大类，54个小类，109个大目，115个細目。这样的分析还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为分析而分析"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繁瑣主义。我在我的《汉語史稿》語音部分作了許多繁瑣的分析，自己知道同学們难于掌握，于是叫同学們不必費心思去死記它，又提出"应該掌握的要点"（上册 98—99 頁）以为补救，到了講"由中古到現代的語音發展"的时候，就連"应該掌握的要点"也沒有了。表面上我似乎是要求全面和深入，实际上是完全脫离了同学們的接受水平。这种繁瑣主义的叙述，不但对教学是有害的，即使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評价，也是不符合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的。

四 学术态度

我在《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里說过："我們的前輩还有值得我們学習的地方，就是朴学的精神。他們为了一个字的語源所写的文章，所費的时間往往和現代人写半部書的时間相等。他們想好了一个問題还不輕易下笔，写好了一部書还不輕易刊行。他們的顚扑不破的考証，完全是充分占有材料的結果。"我在这里过分地頌揚了"朴学"和"考証"，在客观效果上是把青年一代引导到封建主义的学术道路上去，这是值得檢討的。还应該指出：我所頌揚的朴学精神，也正是我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我治学是不謹严的，我的著作是粗制濫造的，对讀者是缺乏負責的态度的。

不注意材料的眞确性，这是粗制濫造的具体表現之一。張欣山同志曾經指出，我把江永《音学辨微》的話引錯了。①这种情形不是个别的。例如我在《汉語音韵学》127 頁上說："近世等韵家以匣无三等，喻群无一二等，禪日无一二四等，邪无一二三等；若以《广韵》反切証之，自然应該这样說。但《指掌圖》第八圖群二等有'藸'音，第十八圖邪一等有'詞''兕''寺'三音，又于喻群一二等，禪二等，邪一等，无字处皆加圈，与日紐一二四等无字空格不加圈者不同。"实际上，《指掌圖》第十八圖禪二等有'漦''俟'二音，而我忽略了。我在《汉語音韵学》11 頁上引法国語音学家魯代（Roudet）的話說："古希腊語与拉丁語里也有这类复合元音，但到了法語里就变了簡單的元音，或后优势的复合元音。"其实原文的眞正意思是："古希腊語与拉丁語里有这类复合元音，古法語里也有几个，后来才变了簡單元音或后优势的复合元音"。

我在解放前的著作，除了《汉語講話》有部分更动以外，其余差不多都是原封不动地重印了。不但其中有許多錯誤的观点沒有改正过来，甚至有許多誤排的字都沒有校改。这是对讀者極端不負責任的态度。解放后，我写了許多小册子，以为輕而易举，更加隨便了。我沒有認識到：我的著作是給广大讀者很大的影响的，粗制濫造的著作給人民带来了損失。

当我写《汉語史稿》的时候，为了追求"国际水平"，曾經鄭重其事，費了一定的时間和精力。但是，这些时間和精力，和艰巨的汉語史工作所要求的时間和精力比較起来，还是相差很远，而且这种艰巨的工作也决不是独力所能成。我自己知道："在这种蓽路藍縷的情况下，要写一部象样的汉語史，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間和集体的力量"（《汉語史稿》序），但是为权威思想和名利思想所驅使，我終于讓它出版了！在"稿"字的掩护下，我仍然粗制濫造！有許多地方，自己还拿不定主意，就先假定是那样。我好象是說：反正只是初稿，現在先大胆假設，将来再小心求証。我沒有認識到草率成書的危害性；广大的讀者将从書中接受一些不可靠的知識，甚至由此得出其他不可靠的結論来。

我治学的不謹严，又表現在我滿足于利用第二手材料。由于赶任务，我就走捷徑，常常簡單地依靠工具書：《說文通訓定声》、《說文解字詁林》、《佩文韵府》，以及各种字典、辞書、索引，等等。这样草率从事，自然很难保証質量。例如我根据《方言調查字表》把"棧"字認为删韵字，归入不規則的变化（《汉語史稿》上册 93 頁），其实"棧"是山韵上声字（士限切），并非不規則的变化。我所提倡的朴学精神和我自己的学术态度成为鮮明的对比，这也是值得深刻檢討的。

五 解放以后我是怎样对待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

1950 年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發表后，我是很高兴的。高兴的是我不需要学習馬尔那一套"新語言学"；斯大林关于語言学的理論是那样平易近人，和我从前所学的东西沒有有什么抵触（这个想法自然是錯誤的），所以我乐于接受。除此之外，我还相当关心苏联語言学动向，有时候翻譯一些有关苏联語言学的短篇論文和教学大綱、著作目录和序文等，給教研室同志們参考，我还常常对汉語史研究生說，不要專鑽故紙堆，忽略了"天下大势"和語言学"行情"。表面上看来，我是注意学習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事实上，我是以对待資产阶級語言学的态度来对待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从前我曾經搬弄資产阶級語言学来吓人，現在是搬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一些条文和苏联語言学家的一些学說来吓人。在我的《关于汉語有无詞类

---

① 《中国語文》1958 年4 月号，249 頁。

的問題»一文中，我大量地、毫无限制地引用苏联語言学家的言論；在«語文学習»討論主語宾語問題的时候，我甚至引用苏联的詞典来作为理論根据。总之，我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馬克思主义語言学。

3. 我虽然学習馬列主义，但是我对資产阶級語言学还有很大的留恋。我錯誤地認为，語言学是接近自然科学的，因此它就不至于象文学那样需要很强的思想性，同时也不那样容易犯唯心主义的錯誤。我仍然崇拜某些資产阶級語言学家，以为他們掌握了丰富的材料，作了縝密的分析，絕大部分还是科学性很强的。苏联翻譯了一些西歐語言学家的名著，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而我錯誤地認为西歐的語言学(特别是法国的語言学)还是很高明的。我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所以在斯大林受到了批判以后，我在語言学上就犯了修正主义的錯誤。我幻想着"西欧語言学为体，馬克思主义为用"。我在天津語言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流露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今天我覺悟到，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和資产阶級語言学在立場、观点、方法上是不能相容的。如果想要以"西欧語言学为体，馬克思主义为用"，結果只能是歪曲了馬克思主义。我們必須在中国建立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滲透到語言学的各个部門中去。一方面我們要認眞向苏联語言学家們学習，要做到不是剽窃他們的詞句，而是学習他們怎样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融会貫通；另一方面，我們要結合中国具体情况，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的实际問題，从实踐工作中發展中国語言学，那样的語言学才是土生土長的語言学，才眞正有可能达到和超过国际学术水平。

在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时候，我必須回到阶級立場上来檢查我的思想根源。同志們指出，我于1957年3月在«中国語文»上發表的«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和同年6月在«人民日报»發表的«漫談高等学校中的几个問題»，是互相呼应的，不过前者是学术思想問題，后者是政治思想問題罢了。在后一篇文章里，我借口反对思想改造的方式，实际上是反对思想改造；在前一篇文章里，我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隐藏修正主义。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必須改变阶級立場，然后学术思想才能徹底改变，否則馬克思列宁主义学得再多，也不过当作标签；苏联語言学著作讀得再多，也不过供剽窃之用罢了。

唯有改变阶級立場，树立无产阶級思想，然后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性所反映在我身上的买办思想徹底肃清，不再崇拜洋人和迷信洋人；唯有改变阶級立場，以辯証唯物主义为科学研究的准則，然后可以避免主观唯心主义的学术观点；唯有树立无产阶級的世界观，然后能实事求是地追求眞理，不至于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陷入实用主义的泥坑；唯有改变阶級立場，然后能使語言科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再脱离实际，走資产阶級的学术道路。即就端正学术态度这一点而論，也非改变阶級立場不可，因为只有馬克思主义者最能忠于学术，最有科学責任感。馬克思本人就从来不滿足于間接得来的材料，他也决不出版一本沒有經过他仔細加工和認眞琢磨过的作品。

我从前对青年人自負能掌握材料，对老前輩自負能掌握"方法"。其实，在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我所掌握的材料实在微不足道，而我所自負的"方法"是沒落时期資产阶級那一套形而上学的和实用主义的方法，正是馬克思主义者所要批判的。从今以后，如果我希望在学术上能有一点兒成就，就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認自己的淺薄和无知，依靠党的帮助，向群众学習，向工农学習，向青年人学習。

今天我認識到：我的毛病虽多，病根只有一个，藥方也只有一个。非建立无产阶級世界观就不可能成为眞正的馬克思主义者，不能成为眞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語言学工作中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貢献。因此，我下决心参加劳动鍛煉，認眞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积極参加政治斗爭、教学改革和文化革命工作，从实际行动中改造思想。等到徹底改变了我的資产阶級立場，轉变为工人阶級知識分子的时候，我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就能徹底清除，使我成为对人民有用的語言学工作者。

当然，在徹底改变我的世界观以前，我也不能裹足不前。我仍然应該竭尽我的能力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从現在起，我应該首先改变我的学术态度，我要严肃地对待我的工作，以期减少工作中的錯誤。同时，在大家力爭上游的今天，我也决不能甘居中游。我要以边干边学的精神，鼓足干勁，积極参加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語言学工作。在党的光輝照耀下，在群众的监督下，我有决心和信心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

(上接502頁)

点与方法以及社会实踐。資产阶級的專家学者，有的由于过去有一些特殊境遇，掌握一些古的或洋的資料，从中販运偸窃一些即可成家；有的就直接用这个来吓唬人，打击人，等到拆穿了西洋鏡，实在不值一笑。王力先生又說："高深的科学…和'微言大义'也是不相容的。"不知这"微言大义"究竟指什么。总之，王力先生單强調淸代朴学家的考証，占有材料不輕易下笔，而未認識朴学家眞正的治学精神，这对科学研究的跃进，对破除迷信，对群众搞科学的大运动都难免起促退作用。

民族和民族語的关系問題

——和林柷敔同志商榷

徐荣强

林柷敔同志曾經在《民族与民族語》①一文中提出对民族与民族語的关系的一些看法，这个問題是涉及語言研究的基本原則的。我認为林同志的看法很不妥当，应該进行广泛的討論，以便使語言科学前进一步。現在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見，請大家指教。

林同志的看法是从怀疑謝尔久琴柯的一个論点开始的，他不同意謝尔久琴柯所說"民族語言的形成过程是隨着資本主义的出現而發生的…"这句話，同时，他对謝尔久琴柯从这个論点出發所論証汉民族語形成过程的特殊性的一段話也加以反駁。这段話是說：

> 既然中国沒有充分地、完整地經历資产阶級-資本主义發展的"經典的"形式，那么它發展为民族的过程也就是独特的，它形成为資产阶級民族的过程显然是未完成的。中国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民族語的全民形式（包括口头和書面兩方面）的發展过程，对于汉民族組成員共同的、对整个民族統一的民族語的發展过程，其所以未完成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林同志对这段話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認为"民族与民族語各有自己的發展过程"，"未必""存在着这样必然的关系"；再者，"語言"或"共同的語言"有"早熟"現象也可証实民族和民族語之間沒有"这样必然的关系"。語言和共同語的"早熟"是毋庸置疑的，当人类祖先成为眞正的人的时候，人就是社会的，他需要和其他人交际，因此就要使用語言，而这种語言必然是会滿足当时的需要的，所以也可以說是成熟的。可是很明显，林同志对这兩个概念——語言和共同語——有特殊的理解，他說：

> 只就語言而論，它的"早熟"就說明了兩点：一、民族語的形成可能而且常常与民族的形成不一致…。

可以看出，林同志是把語言和民族語等同起来了，因而在涉及这个問題时，他总是有意無意地用"語言"和"共同的語言"来代替"民族語"。依此推論，自然是民族和民族語之間并無本質联系，有时虽然"同时形成"，但也只是偶然的巧合；进一步也可以否定社会發展过程对語言發展的影响，因为民族是人类社会發展的一定阶段。姑且不論他的进一步推論是否荒謬，我們先来看看他的立論根据是否正确。

民族和民族語"各有自己的發展过程"，这是不言自明的。兩种事物或現象，所以是兩种而不是一种的原因，在于它們各有自己的特点本質，各有自己的發展規律；但是，"各有自己的發展过程"并不能够由此而断定它們之間是否存在着联系和联系的性質如何。"語言"和"共同的語言"的"早熟"并不能推断民族語也"早熟"，誰都知道，这三个概念是不相同的，应該加以严格区別而不能混为一談："共同的語言"不一定是"民族語"，后者仅是前者的一种；而"語言"这个概念的內容要比"民族語"的內容更大得多；因此这种論断根本是站不住的。也可見林同志的"根据"仅是概念游戏而已。

其次，林同志还用民族語的三个特征与民族形成并無关系来証明自己的論点。为了說明問題，不得不引一段林同志的話：

> 民族語有不少特征，統一性（更严格地說，高度統一性）应是其中之一。如果說民族語隨資本主义而出現，那么資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語应該是極統一的。…民族語与民族的發展可能走相反的方向，只求表面的一致关系，民族語这一逆發展就会从語言学的視綫中遁逃了去，或得不到正确的解释。

这段話只要稍加推敲，便会有許多叫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民族語既然在資产阶級民族形成以后尙未取得"高度統一性"这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自然不成其为民族語了；而民族語只可能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取得"高度統一性"，也就是說民族語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形成。这个推論和他的結論很不一致，因为他認定民族語只能先于或同时与民族形成；二，林同志既然認为民族語在資本主义时代"可能走相反的方向"或所謂"逆發展"，那么民族語是在部族阶段，在封建主义时代形成的，而在人类最巩固的共同体——民族形成以后，由于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發生作用，致使其語言不統一，也就不成其为民族語了。因为一种对全民族并不統一的語言是否能称之为民族語，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为什么在共同經济生活尙未形成的部族阶段，在自給自足經济生活的封建时代，統一的民族語倒反而会产生呢？这个問題在林同志看来是很簡單的，因为"民族与民族語各有自己的發展过

---

① 見《中国語文》1957年7月号，下引林同志語均同此，不另注。

程”。可是使人模糊的是：为什么在資本主义时代，語言突然会受社会影响而不統一？而在封建时代語言却又突然地不受社会影响而能有“自己的發展过程”呢？这簡直不是在研究問題，而是在隨心所欲地开玩笑。

林同志在談到这个問題时还引証了格拉烏尔院士一段話，可是林同志沒有注意到格拉烏尔院士在那段話前面还有几句很重要的話，这几句話恰恰証明民族与民族語并沒有走“相反的方向”，民族語并沒有什么“逆”社会的“發展”：

> 这也是众所共知的事实：在人类史中曾經有过統一的时期和分化的时期。在原始公社时期，民族語言有分裂成为几种不同語言的傾向；在奴隶制度时期有过方言集中，某些語言扩展到了寬广的地域；在封建制度时期方言又再起分化；在資本主义时期語言的統一占优势。（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①

格拉烏尔說的是資本主义（民族形成）时期，語言的統一占优势，而不能統一或者說阻碍完全統一的原因，在民族形成以前的封建时代里更严重得多地存在，所以才說“方言又再起分化”。而林同志却錯誤地把資本主义时期語言不占“优势”的分化，当作当时語言發展的全部內容，沒有看到它占“优势”的統一的一面，以至于使他說出“走相反的方向”、“逆發展”的結論。

民族語的高度統一性只可能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才能取得，这可以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得到說明。民族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疇，建立在社会-經济基础上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構成。它同部族的差别在于它的內部具有共同的經济生活，而这个特征又使它的另一个特征——語言發生了变化亦即趋向于高度的統一，这是因为共同經济生活使民族內部各地区交际日益頻繁，而使各地方言趋于統一的緣故，而“語言的統一和毫無阻碍的發展是使适合于現代資本主义的商業流通获得眞正自由广泛的發展，使一切居民能自由而广泛地組成为各个阶級的一个極重要的条件。”②

这才是民族和民族語在形成过程中的关系。民族語的高度統一性既只能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取得，而反过来又促使民族的生長和發展；它們之間并沒有“走相反的方向”，民族語也沒有什么“逆發展”。

林同志又籠統地把書面形式（文学語言）算作民族語的一个特征。他这样說：

> 如果說民族語隨資本主义而出現，那么它的書面形式也应該在这时期出現；然而，事实上，如契柯巴瓦所說：“文学語言常常是在民族产生以前很久就形成了。”汉語的文学語言的形式在《詩經》时代已形成，希腊語的文学語言形式在荷馬时代已形成，这怎么能与民族的形成一致起来呢？

文学語言，正如契柯巴瓦所說，是常常“在民族产生以前很久就形成了”，但是，民族形成前的文学語言同民族形成后的文学語言是有重大差别的。

拿汉語来說，在民族尚未形成的年代里，在長达一兩千年的时期中，正統的文学語言是脫离口語很远的“文言文”，而只有在民族开始形成时起（暫以五四运动为界），这种語言已不能符合社会交际的需要，因为民族語的文学語言不是單純的書面形式，而是主要以“口头和書面的形式”服务于全民族，于是“白話文”才代替了“文言文”。俄罗斯的文学語言在民族形成前后也發生了变化：在18—19世紀民族形成以前，俄語正統的書面形式是古斯拉夫語——即古保加利亞語，从罗蒙諾索夫开始，到普希金为止，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古斯拉夫語于是为俄語自己的文学語言所替代。

由此可見，民族形成后的文学語言是不同于以前的文学語言的；它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在它自己身上是找不出原因的，只有在社会的發展过程中才找得到原因，換一句話說，民族形成过程賦予文学語言一种区别于以前文学語言的性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民族語的文学語言在民族形成前后的变化再度証实了民族和民族語之間存在着“必然关系”，它們是同时形成的。

此外，林同志还用規范化并未与民族同时兴起来証明民族与民族語并無必然关系。这里又是“籠統”这个詞害了林同志。非民族語文学語言的規范化和民族語文学語言的規范化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能涉及到書面形式而往往与口語無关，而后者却兩样，因为文学語言是具有口头和書面兩种形式，因此它的規范化也涉及口語。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林同志用来証明民族与民族語之間沒有必然关系的三个特征，正好証实了民族与民族語的形成是一致的。

忽視或者抹煞語言的社会本質是資产阶級語言学家的通病，是他們的致命弱点。严格說来，林同志是或多或少地受了他們的影响的。忽視語言的社会本質，看不見語言与社会的关系，使林同志在許多問題上認識片面；把問題簡單化，把一切簡單地归結为語言自身的發展过程，因而“出現許多不妥当的論点”。假使林同志的这些基本論点为語言学界接受的話，那么，許多重要的問題倒眞的“会从語言学的視綫中溜逃了去，或得不到正确的解釋”。

我們不必談林同志早期的文章，仅仅拿林同志的这篇文章作例子，也足够說明他这种忽視和抹煞語言的社会本質的观点，比如在談到規范化的时候，他还說：“第一个就是說規范化是汉語自身發展的結果，与

（下轉542頁）

① 《格拉烏尔院士在华学术演講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55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18頁。

汉語普通話的音节結構

苏联 A. A. 龙果夫 E. H. 龙果娃

本文是作者准备付印的《汉語普通話*語音学基础的科学实用教材》中一节的概略。撰写这篇論文的观点不是欧洲諸語言所一貫遵循的規范，而是汉語本身，因此本文所依靠的是作为现代中国学者的論著以及注音字母的基础的中国語文学的千百年傳統。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們，結合着汉字改革問題，写了許多有价值的作品，①因而丰富了汉語語音学文献，然而，对这些文献的探索，不包含在本文的課題之內。它的基本目的是讓苏联讀者了解一下汉語普通話語音系統的特点。虽然闡述問題只限于现代汉語的事实，但是在音系描写中也照顧到了历史的根据。

作者希望：这一論文能作为了解汉語語音学的教材之一来使用，并对业已醞釀成熟的汉字改革問題的討論有所裨益。大家知道，中国文字学通常沒有照顧到或忽視了有声語言的那种不易看出的头等重要性，但是有声語言"…始終是人类社会唯一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② 因为"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③

I 汉語的基本語音單位

§ 1. 汉語語音系統与俄語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基本語音單位。

大家知道，俄語里以詞或詞的部分(詞素)的形式表示某种意义的最小語音單位的是單个的音素，即輔音或元音。例如，輔音 c 能够表示前置詞或动詞前綴的意义，元音 и 表示連詞或变格詞尾的意义。謝尔巴院士指出，采用"音位"(Фонема)这一术語的目的，正是为了强調各种語音的語言学本質，即强調这样一点：每一單个的音素在該种語言中均能表示某种意义。④

与俄語不同，汉語里能够表示某种意义的即作为詞或詞的一部分(詞素)来运用的最小語音單位，不是單个的語音(音位)，而是声調化的音节，即音节單位(силлабема)。⑤例如，音节[g̊au̯^{1}]⑥ 表示"高"，音节[d̥za^{4}i̯]表示"在"，在[i^{3}d̥zz̧]"椅子"或[d̥žᵘɔᴧ^{1}i^3]"桌椅"这些詞中，音节[i^3]表示詞根詞素"椅"，音节[-lə]可以表示动作完成的意思，等等。

§ 2. 俄語里音位的特点不仅在于大部分均具有独立的意义，而且在于它們全都可以用来区别詞义；試比較 год (年)和 кот (猫)，там (那里)和 том (卷)，諸如此类。⑦ 汉語的整个音节只有其中的第一种功能，音节的結构成分——声母(其中包括零声母)和韵母才具有第二种即区别意义的功能。声母是一个音节的起头，韵母包含所有其余的东西。音节的这些成分整个兒組成了一个整体，即音节單位，只是在發音时带有某种重音，即所謂"声調"，⑧ 声調同时又担負着区别意义的功能。下面我們来举例說明。

1) 声母不同的音节：[g̊ai̯^{4}]"盖"，[mai̯^{4}]"卖"，[ai̯^{4}]"爱"；2) 韵母不同的音节：[mi^3]"米"，[ma^3]"馬"；3)声調不同的音节：[mai̯^{3}]"买"，[mai̯^{4}]"卖"。

汉語音节之所以能分成声母和韵母，在于：沒有韵母，声母就不能构成音节，⑨而韵母甚至在純粹的形式中(指带零声母)也可以單独地构成声調化的音节，因此，它通常可以作为一个詞或詞的一部分(詞素)而具有某种意义。例如，[ai̯^{4}]意思是"爱"，[u^3]可以有詞根詞素"五"的意义，例如在[u^3 gə]"五个"一詞中的"五"。

汉語音节的二分法，是中国千百年来非常流行的韵書的基础。在这些韵書中，詞彙材料不是按字形原則或表意原則編排，而是按韵目編排的。

---

*按原文为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依字面应譯为"国語"，現一律改譯为"汉語普通話"——譯者。

① 例如，罗常培、王均合著的《普通語音学綱要》(科学出版社，1956 年)；董少文的《語音常識》(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 年)；黎錦熙的《論注音字母》(見《中国文字改革問題》論文集，1954 年，第 2 版)。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文本，46 頁。

③ 同上書，38—39 頁。

④ 見《俄語語法》卷 I，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53 年，12 頁。关于音位是最小的表义的語音單位，参看謝尔巴《俄語元音的質和量》，聖彼得堡，1912 年，5—8頁；津杰尔 (Л. Р. Зиндер)：《謝尔巴和音位学》，載《謝尔巴院士紀念文集》，列宁格勒，1951 年，63—72 頁 (特別是 66—67 頁)；津杰尔和馬圖謝維奇 (М. И. Матусевич)：《音位学說史》，載《苏联科学院通报 (文学与語言学部)》，1953 年，12 卷，第 1 期，62—75 頁。

⑤ "音节單位"这一术語借用自波里瓦諾夫 (Е. Д. Поливанов)，参看他的《现代汉語語法》，莫斯科，1930 年。

⑥ 音标旁边的小数字表示声調 (按通行标記法)。

⑦ 参看《俄語語法》，I卷，12 頁。

⑧ 根据这里所說的，由音位和音节單位类推，声調可以叫做調位。关于声調的区別問題将在專文中探討。

⑨ 关于 [-z̧] [-ž̧] 的音节，見 § 26 及 § 51。

根据这一分法，制定了一般汉語字典所采用的一套系統，所謂“反切”法，这种古老的，然而在这方面至今尙未过时的巧妙的方法，是利用两个大家熟悉的字去注某一个汉字：这时从第一个音节取其声母(其中包括零声母)，从第二个音节取其带有相应声調的韵母，例如：某字念 tᶜ (ai̯)＋(s) an¹ 卽 tᶜan¹；某字念“零声母”(an)＋(kᶜ) αu̯³ 卽 αu̯³，等等。

汉語的注音字母也是考虑到用这种二分法来制定的。

§ **3**. 声母不外乎就是一个輔音，它可以是(送气或不送气的)简單輔音，如：[s-]，[g̊-]，[tᶜ-]，[m-]，或是复合輔音，如：[d̥z-]，[tšᶜ-]；与俄語不同，现代汉語里沒有任何輔音群。(声母系統将在下文§§8—14中描述)

§ **4**. 韵母可由一个构成音节的元音組成，有时也可以由半二合元音組成，例如：[-ɑ]，[-əᴬ]，[-i]，但也可以包含非音节的成分。(韵母系統将在下文§§13—49中詳細描述)

[-u̯] 和 [-i̯]，或 [-n] 和 [-ŋ]，① 都是韵母的收尾成分，它們跟成音节的元音合在一起构成各种下降的二合元音，例如：[-ou̯]，[-ai̯]，[-ən]，[-ɑŋ]等。至于那些位于成音节元音之前，因而把它和声母隔离的非音节成分，如 [xu̯ɑ]，[mi̯ɑu̯]，[ly̆an]，它們叫做介音或“間隔半元音”，对这些成分应进行專門的研究。

§ **5**. 介音构成下列系統，其中也包括零介音，就是說成音节元音直接和声母結合，比如 [g̊an] (或者，在零声母的情形下，音节元音就是一个音节的起头，例如 [ən])。

舌 位	唇 形	
	非园唇	园 唇
硬	零介音	[-u̯-]
軟	[-i̯-]	[-y̆-]

表 1

介音与收尾的非音节成分比較起来，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这可由以下两点看出：

1) 拿介音来相互区别的韵母(例如：[-an]，[-u̯an]，[-i̯æn]，[-y̆an])，都是押韵的；

2) 介音可以具有构成音节的性質，因而具有声調，換句話說，它們能以 [-u] [-i] [-y] 的形式同作韵母，例如在下列單詞中：[lu⁴]“路”，[mi³]“米”，[y³]“雨”，等等。

介音进入韵母的结构之內，就形成了三合元音和上升二合元音，丰富了汉語的元音系統。同时，許多方言里發生的韵母單元音化过程并沒影响到介音：它們或是保留下来，或是在声母顎化(或唇化)的过程中被声母吞幷。这样看来，輔音与介音直接为邻的这一事实，对于汉語輔音系統的發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 **6**. 可見，汉語普通話的元音音位系統是由以下两类音位組成的：

1) 具有双重功能的介音，

2) 不带介音的韵母。

汉語音节結构成分和音位之間的相互关系的詳細情况，将在表13中說明。

§ **7**. 既然声母和韵母(后者包括介音)是音节單位的組成部分和結构成分，所以在闡明汉語語音系統时不能只限于列举这些單独的結构成分，而且也需要提出一个音节本身的系統。在許多(现代的和以前的)汉語語音学論著中，通常是把声母排列在一个坐标上，把韵母排列在另一个坐标上，而在表的內部，即这些坐标的交点上，則塡上某方言里实际存在的不分声調的音节。②

既然汉語的音节只有在具有某种完全的，或是能化的(所謂中性的)声調的情况下才能表示某种意义，所以无論是汉語普通話的，或是汉語的任何一个方言的音节系統的全貌，都应該包括声調的差別。③

II 声母系統

§ **8**. 汉語普通話的声母系統可以用下表来說明。

發音方法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噪			响	
			塞音、塞擦音		擦音	鼻 音	非鼻音
			送气	不送气④	清音		
第一系統(單純声母)	唇音	双唇	pᶜ-	b̥-		m	
		唇齿			f-		
	舌尖音		tᶜ-	d̥-		n-	l-
	舌根音		kᶜ-	g̊-	x-	零(見§11)	
第二系統 咝音 噝音	舌尖	前音(噝)	tsᶜ-	d̥z-	s-		
		后音(咝)	tšᶜ-	d̥ž-	š-		ř-

表 2

---

① 关于 [-ɹ] 收尾音节，見 § 51。

② 在苏联汉学的文献中，这一种語音表(不分声調)可以拿郭質生(В. С. Колоколов)教授的《汉俄簡略辞典》(1935 和 1937 年)中的語音表或我們著的有关描写湖南省方言的論文中的表为例。《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学部)》，第3期，1932 年，254—257 頁。并請参閱表 17。

③ 十一世紀著名的中国学者司馬光編的語音表可以作为古典的例子。现代中国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拿黎錦熙主編的《国音常用字彙》(上海，1949 年)中的語音表为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汉語声母即开头輔音音位(共19个)① 分为两个系統，这两个系統构成两个并行的平面；第一系統是由12个声母組成的，它們与組成第二系統的4个唏音和3个噝音不同，可以称为單純声母。整个系統与系統之間的区别，以及行与行之間的区别，都表現在某些輔音和元音的組合性上。

首先，只有單純声母才能和韵母[-ei̯]② 結合。也可以反过来說：只有在第二系統的声母之后才可有零韵母，零韵母在一个未經受过語音訓練的人听起来会产生元音[ы]的印象(实际上这是噝音之后成音节的[-ʐ̩]或唏音之后成音节的[-ž̩]，参閱 § 26)。

其次，声母各行之間很重要的差别，表現在它們和某些介音的結合上(見 § 5)。这个問題我們将詳細分析。

§ **9**. 表的上面一行包括的唇音有[pʻ-][b̥-][m-]和[f-]. 它們和其他几行之所以不同，这是由于异化作用的結果，在它們后面不能有介音(除了負担韵母功能的[-u]以外，見 § 35)。③

在(成音节的或不成音节的)元音[i]之前，輔音[pʻ-][b̥-][m-]不軟化，比如，[pʻi̯ɛ][b̥iŋ][mi]，但是[f-]和元音[i]一般是不相結合的。④

§ **10**. 表的第二行包含單純的舌尖噪塞音[tʻ-][d̥-]和响音[n-][l-]。响音[n-]和[l-]可以和任何介音相結合，比如[lan][lu̯an][li̯æn][ly̆an][ly]，而[tʻ-]和[d̥-]除介音[-y̆-]以外可以和所有介音相結合，比如[tʻan][tʻu̯an][tʻi̯æn]。

这一行的所有輔音，象唇音一样，在与[i]和[y]結合时，它們不軟化，比如[tʻi̯æn][d̥i][ny].

§ **11**. 象声母[n-]和[l-]一样，“零声母”也可以和任何介音相結合，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它实現的方法是不同的。在“零介音”的場合下，音节或是拿[ɣ-]起头，或是拿喉塞音[ˀ-]起头，或是拿[ŋ-]起头，或是直接拿元音起头(例如，[ɣə^]=[ˀə^]=[ŋə^]=[ə^])，但是所有这些不同的語音变体(Anlaut)都是“零”音位。⑤ 有其他的介音时，或者出現起头的元音，或者出現某些擦音化的介音(例如：[u̯ɑŋ]‖[wɑŋ]，[in]‖[jin]，[y]‖[jy])。

§ **12**. 舌根輔音[kʻ-][g̊-][x-]，象唏音[tšʻ-][d̥ž-]，[š-][ř-]⑥ 一样，在北京話里不跟前元音[i]和[y]結合；关于舌根音的进一步說明，請参閱下文。

§ **13**. 与唇音和前元音之前不發生顎化的單純舌尖音相反，汉語中的噝輔音具有两种显著不同的联合变体——“零介音”和[-u-]之前的硬輔音[tsʻ-]，[d̥z-][s-]的联合变体和介音[-i̯-][-y̆-]之前的軟輔音(噝唏音)[tśʻ-]，[d̥ź-]，[ś-]的联合变体。

在汉語普通話中，拿这些軟輔音起头的不仅有历史上来自噝輔音加前元音的音节，而且还有来自舌根輔音加前元音的音节，即来自[kʻi][g̊i][xi]和[kʻy][g̊y][xy]⑦ 等类型的語音組合。因此，北京話中[tsʻ-][d̥z-][s-]这一列派生的軟噝唏輔音是跟基本的两列硬輔音即[tsʻ-][d̥z-][s-]和[kʻ-][g̊-][x-]相对应的。

在其他的北方方言(例如，山东方言)中，情况就两样了：硬輔音[kʻ-][g̊-][x-]在元音[i]和[y]之前时(隨方言而不同)是跟單純的(顎化)輔音的整个音阶(гамма)相对应的。此外，还有这样一些汉語方言，其中历史上的“軟介音”之前的舌根音不跟單純的輔音相对应，而跟軟唏音[tš′,ʻ-][d̥ž,-][š′-]相对应。

§ **14**. 每一位汉語研究者，都应該認眞地注意到划清那些有双重起源的軟輔音的界綫，并且要从普通

---

④ 这些輔音的特点在于：要是按有无噪音的特征来說，它們屬于清音的范疇，要是按气流强弱的特征来說，它們則是弱輔音，就是說在这方面和濁音沒有区别，因此，在語音学論著中，它們或是叫做半濁音，或是叫做弱清音(lenes). 这样看来，我們这个表中头一行和第二行輔音之間的差别，不在乎音的清濁，而在乎有无送气。对此应补充一句，北京話的摩擦音全是清音，即沒有相应的濁音；换句話說，汉普通話語的輔音沒有清濁音的对立。甚至在保留濁輔音的情况下(在吳方言和湘方言中)，音节的对立也不在声母的清濁上，而是在不同的声調上。关于这点請参閱前頁注②所說的我們所著的論文，247—250 頁。(514 頁)

① 关于輔音音位的顎化变体，参閱 §§ 13—14。

② 关于[d̥zei̯^{2}][sei̯^{1}]和[šei̯^{2}]‖[suᵉi̯^{2}]等詞，参閱 531 頁注 ②。

③ 在这里[-ou̯]和[-ᵘ ɔ^]似乎是一个例外；可是我們从下文(§ 23)可以看出，問題在于沒有唇介音的二合元音[-ou̯]在汉語音系中不包括在唇韵母一类之內，而唇声母之后的[-ᵘ ɔ^]則是[-ə^]的一个联合变体(参閱 § 21)。

④ 問題在于，声母[f-]的發生剛巧是由于唇声母吸收唇顎化介音的結果。

⑤ 为了声母表的紧密起見，“零声母”放在[ŋ-]的一格里。

⑥ 响音[ř-]是英語型的舌尖后非顫音“r”，带有俄語 ж 型音的某些色彩，不仅仅由于現代汉語里有这种發音特点，而且还有历史根据把这个响音和唏噪音放在表的同一行內。然而，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結論，像人們通常所想的那样，似乎[ř]是与清响音[š-]对应的一个濁响音。(关于收尾的[(ə)ɹ]，見 § 51)。

⑦ 前列元音之前的舌根音，早在元代(即公元 13—14 世紀)在某些北方方言中开始顎化，最先發生顎化的是[x-]，而不是塞輔音。使我們了解这个时代的發音的基本史料之一(用波斯文标音的中国医学論著)表明，在当时前列元音之前的[x-]已經發生了顎化，以至于需要用一个專門的字母去表达軟摩擦音。参閱龙果夫《用波斯文标音的古代官話》，載《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学部)》，1931 年，363 頁。

敎育和实踐方面去考慮，其中首先有下列几点是需要考慮的。

假如不估計到这种区别，我們就不可能理解欧洲語表达某些中国地名的历史傳統形式，首先不能理解中国首都“北京”这个名称本身，因为它讀作 [b̥əˢ g̊'iŋ¹]，而現在这个詞在北京当地是讀作[b̥ei̯³d̥źiŋ¹]。

現代汉字表达非汉語的專有名詞和地名的方法，傳統上也建立在这种区别点上，例如，管“高尔基”(Горький) 讀作 [g̊au̯əɹd̥źi]，实际上是 [g̊əəɹg̊'i]，或者管“加拿大”(Canada) 讀作[d̥źi̯anad̥a]，实际上是 [g̊'i̯anad̥a]。

上述两列語音的区別，在1920年的規范詞典《国音詞典》中正式地記載下来，并且不仅在汉語拼音字母第一式的注音字母及“罗馬字”中得到了反映，而且在汉語拉丁化正字法中也得到了反映(比如，ki⊂⊃ci，gian⊂⊃zian，xiao⊂⊃siao)。这种区别也在上面提到过的郭質生敎授的辞典所采用的音标中得到了反映（比如，тьи⊂⊃ци，дьянь⊂⊃дзянь，сьяу⊂⊃сяу)。在本文中这种区别由表16和17来說明。

III 韵母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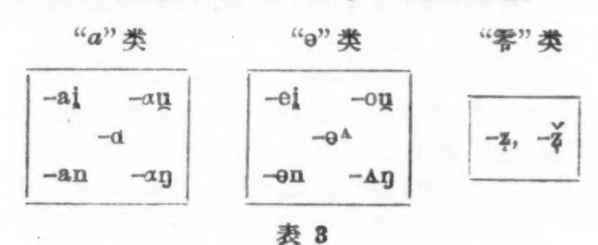
§ 15. 汉語普通話的韵母系統（假如談的正是它們的系統，而不是簡單的列举)远不如声母系統那样簡單，它具有一系列非常值得研究的特点，即使是暫时不提弱化問題和所謂兒化韵的派生系統問題。

汉語韵母(总数35个)系統首先可分成三类；其中二类是平行五項式(“a”类和“ə”类)，一类是不成对的、單項式(“零”类与“ə”类相毗連)。作为“a”类基础的有韵母 [-ɑ] [-an] [ɑŋ] [-ɑu̯] [-ai̯]；作为并列的“ə”类基础的有韵母 [-əᴬ] [-ən] [-ʌŋ] [-ou̯] [-ei̯]；作为“零”类基础的有零韵母（在有构成音节的輔音时)。

此外，每类韵母在某种程度上均有賴于介音(§5)；有零介音时，韵母以它的基本形式出現，而有介音 [-u̯-]，[-i̯-]，[-y̯-]时，韵母則以相应的变体出現，这变体我們将在下文中加以描述(归并在表13中)。

1. 开口韵

§ 16. 五項式的“a”类和“e”类的基本韵母，組成下列小体系，而独个兒“零”类与“ə”类相毗連。



“a”类：
-ai̯　-ɑu̯
-ɑ
-an　-ɑŋ

“ə”类：
-ei̯　-ou̯
-əᴬ
-ən　-ʌŋ

“零”类：
-ʐ̩，-ʑ̩

表 3

§ 17. 韵母 [-ɑ] 位于“ɑ”类基本韵母小体系的中心，它就是所謂中 [ɑ]，不需要特別地加以說明；例如：[b̥ɑ] [xɑ]。

§ 18. 韵母 [-an] 和 [-ɑŋ] 是鼻化二合元音：前者發音时带前 [a]，后者發音时带后 [ɑ]。

§ 19. 韵母 [-ɑu̯] 在北京話里是下降二合元音，拿后 [ɑ] 起头，拿非音节的 [-u̯] 或 [-o̯] 收尾。韵母 [-ai̯] 是下降二合元音，拿前 [a] 起头，拿非音节的 [-i̯] 或 [-e̯] 收尾。

这样看来，在北京話里，二合元音的結构中有前 [a] 还是后 [ɑ] 与二合元音的第二个成分的性質有关：假如这是一个前列成分，即[-i] 或[-n]，那末二合元音拿前 [a] 起头；假如这是一个后列成分，即[-u̯]或[-ŋ]，那末二合元音則拿后 [ɑ] 起头。

§ 20. 北方和西北許多方言里，有几个單元音 [-ã] [ɑ̃] [-ɔ] [-ɛ] 是和上面已經描写过的“ɑ”类的二合元音即 [-an] [ɑŋ] [ɑu̯] [-ai̯] 相对应的，这无非使相互通話多少發生困难，或者引起那些把这些音节讀作二合元音的对話者的注意。

上述情形是由于：在某些汉語方言的音系中，單元音 [ã] [-ɑ̃] [-ɔ] [-ɛ] 等占有和另一些方言的二合元音 [-an]，[-ɑŋ] [ɑu̯] [-ai̯] 等所占有的同一地位，并且很重要的是，大致在同一詞根中出現。对于交談者重要的是，韵母[-ɑu̯] ‖ [-ɔ]之所以不同于單純的 [-ɑ]，在于它含有某种唇化的成分（或是集中在元音的音尾上，或是分布在它的整个長度上)，而韵母[-ɑŋ] ‖ [-ɑ̃] 則含有鼻化的成分；唇化或鼻化是怎样表現的，从方言之間的角度来看是次要的問題：在北京話中，它集中在二合元音——[-ɑu̯] [-ɑŋ] 的第二个成分上，在其他方言中，它分布在讀作[-ɔ] 和 [-ɑ̃] 的整个元音上。这既与成对的音 [-ai̯]‖[-ɛ] 和 [-an]‖[-ã] 有关，又与“ə”类的所有下降二合元音有关（关于这些下降二合元音将在 §§ 22—25中談到)。①

可見，假如不仅照顧到了北京話，而且也照顧到了北方的其他方言，那末“ɑ”类基本元音的小体系就要采用下列的形式。

某些方言的变体			概括		
-ai̯ ‖ -ɛ		-ɑu̯ ‖ -ɔ	-ɑ¹		-ɑᵘ
	-ɑ			-ɑ	
-an ‖ -ã		-ɑŋ ‖ -ɑ̃	-ɑⁿ		-ɑ̃

表 4

§ 21. 韵母 [-əᴬ] 位于“ə”类基本元音的小体系的中心(見表3)，在北京話里，它有两种發音方法：在非唇輔音(其中包括零輔音）之后，韵母 [-əᴬ] 以

① 因此，用單一的圖形單位来表达每一个开口韵的汉語注音字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方言际的性質。

"ə" 的各种变体出現，即 [-əᴧ] [ɯᵊ]（例如，在 [əᴧ]‖[ŋəᴧ] [ġəᴧ] [ləᴧ] 等音节中）；而在唇輔音之后，韵母 [-əᴧ] 發生了唇化，所以讀作 [-ᵘɔᴧ]①（例如，[mᵘɔᴧ] [fᵘɔᴧ]）。

§ **22.** 韵母 [-en] 和 [ᴧŋ] 是两个鼻化二合元音；后者带有 ы 型色彩，但通常也讀作 [əŋ]。可見，当 "ɑ" 类鼻化二合元音不仅在非音节成分的發音部位上，而且在成音节成分的音色上彼此有所差别时，"ə" 类各种相应的二合元音之間的差别，不是十分明显的；这两个韵母許多方言里發成鼻化單元音，而鼻化單元音在某些方言里就归并成一个共同形式 [ə̃]。

§ **23.** 韵母 [-ou̯] 是一个下降二合元音，拿 ə 型 [o]（第一和第二声較閉，第三和第四声較开）起头，拿非音节的 [-u̯] 收尾；这个二合元音在發音时常常带有非圓唇的 [o]；單元音化的趋向在这里表現在 [ə] 成分的弱化上。必須指出，現代北京話的[-ou̯]，即音位[-əu̯]，不是圓唇元音。这点将在§§28—35中談到。

§ **24.** 韵母 [-ei̯] 是一个下降二合元音，拿 [e]（第一和第二声比第三、第四声較閉）起头，拿非音节的 [-i̯] 收尾；在某些方言里这个韵母發 [-ɪi̯] 的音。

§ **25.** 这样一来，"ə" 类基本元音的小体系可以写成下列形式。

某些方言的变体

-ei̯ ‖ ɪi̯		-ou̯ ‖ -əu̯
	-əᴧ	
-ən ‖ ə̃		-ᴧŋ ‖ ə̃

概　括

-əⁱ		-əᵘ
	-ə	
-əⁿ		-ə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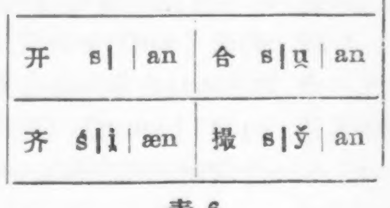
表 5

§ **26.** 在現代汉語中，与 [-ei̯] 有密切关系的零韵母（参閱 § 8），只出現在硬噝輔音和硬啼輔音之后，并受它們制約；② 它是以一个特殊的所謂舌尖音的形式实現的，但在声学和發音方法上并不等于俄語的元音 ы，而是濁摩擦音中噝音和啼音的成音节的变体；它可以具有声調，同时它常常有两种分体，这要看在它的前面是噝輔音还是啼輔音：在噝輔音之后，零韵母以构成音节的 [-z̩] 的形式实現，例如 [sz̩]（思）；在啼輔音之后，零韵母則以构成音节的 [-ž̩] 的形式实現，例如 [d̥žž̩]（知），[řž̩]（日）（見 § 51）。③ 在一定条件下的某些非重讀的音节中，这些构成音节的輔音，象"零"类的所有其他韵母一样，在發音时是不带声的，往往完全弱化：[i̯ɑu̯⁴ šž]（鑰匙）可以念作 [i̯ɑu̯⁴š:]，[d̥ou̯⁴ fu]（豆腐）可以念作 d̥ou⁴ f:]，等等。

2. 带介音的韵母

§ **27.** 上面我們已經探討了五項式的 "ɑ" 类和 "ə" 类的基本韵母，以及零韵母。这三类音，每一类都可以有和介音有关的四种形式。我們剛剛分析过在 "ɑ" 类和 "ə" 类中，这四呼之間的区别在于：韵母直接和声母（这里也包括"零輔音"）相結合呢，还是在前面有一个不构成音节的間隔要素[-u̯-]，[-i̯-] 或 [-y̆-]。我們来比較下列例子。

"ɑ" 类韵母在四呼中保持稳定，而"ə" 类韵母随介音的不同發生很大变化（这在下文中还要分析到；特别請参看表 13）。



开	s		an	合	s	u̯	an
齐	ś	i̯	æn	撮	s	y̆	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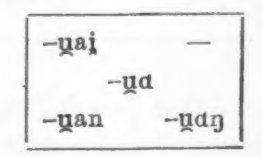
表 6

"零"类对介音的依从关系表現在：由于沒有基本元音，因此具有成音节功能的正是这些間隔成分，它們以相应的成音节元音 [-u]，[-i] 和 [-y] 出現，在这样的音节中，这些元音就是韵母，而不是介音，例如：[xu]，[mi]，[ly]。

合口韵

§ **28.** "ɑ" 类合口韵組成下列小体系。

从表 7 可以看出，在非音节的介音 [-u̯-] 之后，有一些"ɑ"类的不变形的韵母。④例如：[xu̯ɑ]，[kᶜu̯ai̯]，[tsᶜu̯an]，[u̯ɑ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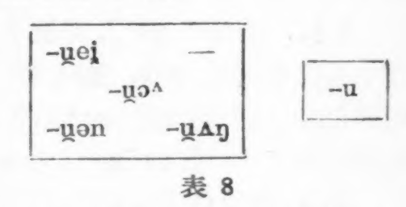


-u̯ai̯		—
	-u̯ɑ	
-u̯an		-u̯ɑŋ

表 7

§ **29.** 在 "ə" 类合口韵里，情形略有不同，因为这些韵母組成下列小体系（与它毗連的是"零"类唯一的圓唇音 [-u]）。

§ **30.** 我們研究这一小体系是从韵母 [-u̯ei̯] 来着手的。假如这个韵母就是一个音节，也就是說在它前面的是一个零声母，那末这个韵母在四声中發音的完全形式就是一个三合元音 [u̯ei̯]‖[uəi̯]。至于在輔音之后，該韵母依賴于声調：它發第三声和第四声时具有完全形式 [-u̯ei̯³˒⁴]；發第一声和第二声时音节峰轉变为 [u]，而成分 [ə] 只起从屬的作用，于是該韵母就發成 [-uᵉi̯¹˒²]。



-u̯ei̯		—	-u
	-u̯əᴧ		
-u̯ən		-u̯ᴧŋ	

表 8

§ **31.** 韵母 [-u̯ən] 中的成分 [ə] 还要弱一些，

---

① 我們在下文（§ 34）将看到，它因而和那些不跟在唇輔音后面的合口元音（除了[-u]之外）的各成分相一致。試比較表 16 和 17。

② 因为它在这些輔音后起源于 *i.

③ 成音节的 [-z̩] 和 [-ž̩] 在注音字母和汉語拉丁化方案中不表示出来，比方，[sz̩³]（死）和 [šž̩⁴]（事）这两个詞在拉丁化正字法中，写成 s 和 sh.

④ 必須指出对于理解汉語整个音系很必要的下列情況：在这个小体系中（下文所要分析的小体系也一样）不存在收尾非音节成分与該小体系的介音非音节成分相一致的三合元音（具体說，这里沒有与 [ɑu̯] 的合口对应）。

它只在有零輔音的情况下，才發成音节元音的音，在四声中都是[u̯ən]‖[wən](它是带零介音的該韵母[-ən]的一个精确的相应音)。音节有声母时，成分[ə]的第三声和第四声弱化，因而韵母發成[-uᵊn]; 第一声和第二声的[ə]往往完全消失，于是韵母發成[-un]。①

§ **32.** 韵母[uʌŋ]中的成分[ə]弱化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該韵母只在零声母后發完全形式的音: 在四声中都是[u̯ʌŋ]‖[wʌŋ](这是带零介音的該韵母[-ʌŋ]的一个精确的相应音)。音节有声母时，在四声中都發成[-uŋ]，于是成分[ə]完全消失。

§ **33.** 上述三种"ə"类的合口韵，可归納成下表。

有声母		零声母	音位上
第一、二声	第三、四声	一、二、三、四声	
[-uᶜi̯]	[-u̯ei̯]	[u̯ei̯]‖[wei̯]	u̯ | əi̯
[-un]	[-uᵊn]	[u̯ən]‖[wən]	u̯ | ən
[-uŋ]	[-uŋ]	[-u̯ʌŋ]‖[wʌŋ]	u̯ | əŋ

表 9

韵母[-ən][uŋ]的音位結构可以从它們的所有語音变体的对比中得出: 这些韵母不是完整不变的，而是可分裂成[-u : n]和[-u : ŋ]，这里的[u]是介音[-u̯-]的成音节变体，而[n]和[ŋ]是韵母[-ən]和[ʌŋ]的非音节变体(見表13)。②

§ **34.** 韵母[-u̯ɔ^]，音位学上是"ə"类韵母圓唇音小系統中央的-u̯|ə，它的語音构造与声調无关: 有零声母时，这个韵母發[u̯ɔ^]，舌根音后發[-uɔ^]而舌尖音后發[-ᵘɔ^]; 如[u̯ɔ^][xu̯ɔ^][šᵘɔ^][d̥ᵘɔ^]。

因此，在現代北京話里，(舌尖音后的)这个合口韵成分与唇輔音后的开口韵各成分的圓唇音变体造成了語音的相同性(見 § 21 和表 16,17)。③

§ **35.** "零"类唯一的合口呼成分——[-u]; 它是負担韵母作用的介音，例如[šu]。在合口韵中，只有[u]才出現在唇輔音之后，例如[b̥u]。

齐口韵

§ **36.** "ɑ"类的齐口韵組成下列一个小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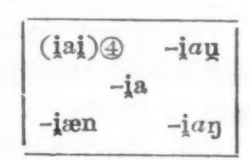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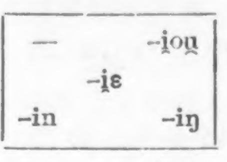

(i̯ai̯)④ -i̯ɑu̯
-i̯a
-i̯æn -i̯ɑŋ

表 10

由右面这个小表中可以看出，"ɑ"类的齐口韵，在成音节元音的性質上一般与該类开口、合口韵沒有区别; 只有[-i̯æn]需要特別說明，在这里[æ]受到了[-i̯-]的影响。至于談到介音，非成音节的[-i̯-]在舌尖輔音([tᶜ-],[d̥-],[n-])之后常常讀作[ɪ̯--]，而在[l-]之后甚至讀作閉元音[-ǝ̆-]。

§ **37.** "ə"类齐口韵(在与合口韵保持一定的并行关系时)大大脫离了与开口韵的并行关系，組成下列小体系(接近这个小体系有"零"类唯一的齐口音[-i])。


— -i̯ou̯
-i̯ɛ
-in -iŋ

-i

表 11

§ **38.** 韵母[-in]和[-iŋ]是i̯|ən和i̯|eŋ两个音位，在这些韵母中語音成分[ə](我們已見过，这是一个不太稳定的音，試比較 §§29—33)完全消失了。和韵母[-un]和[-uŋ]一样，韵母[-in]和[-iŋ]不是一些完整的音，而可以分解成[-i : n]和[-i : ŋ]，在这里[i]是介音[-i̯-]的音节变体，而[n]和[ŋ]是韵母[-an]和[ʌŋ]⑤的非音节变体。韵母[-in]和[-iŋ]不需要特殊的闡述; 某些方言里它們是不分的。在零声母的情况下，介音常常發生摩擦，这就是說，除了[-in]和[-iŋ]以外，也讀作[jin]和[jiŋ]而无意义变化。

§ **39.** 韵母[-i̯ou̯]‖[-i̯ᵒu]是音位i̯|əu̯，在这里語音成分[ə]讀法不一: 或者讀作[-o](第三声和第四声)，或者讀作[-ᵒ-](第一声和第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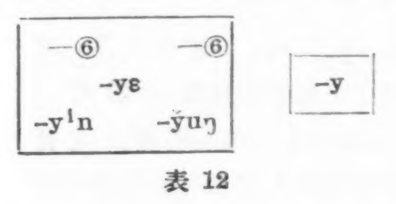
§ **40.** 最后，韵母[-i̯ɛ]是音位i̯|e，語音成分[ə]讀作开元音[ɛ](試把合口韵中的[-u̯ɔ^]，音位u̯|ə与这点进行比較，§ 34)。

§ **41.** "零"类中唯一的齐口成分[-i]; 它是用作韵母的一个介音，例如[ni]。

撮口韵

§ **42.** 在"ɑ"类里，撮口韵只有一个韵母[-y̌an]，除介音[-y̌-]外，它与[-an][-u̯an]沒有什么不同。

§ **43.** "ə"类里撮口韵比較丰富，并組成下列小体系(接近这个小体系的有"零"类唯一代表[-y])。


—⑥ —⑥
-yɛ
-yⁱn -y̌uŋ

-y

表 12

§ **44.** 这个小体系中央的韵母[-yɛ]，即音位学上的y̌|ə，是与韵母[-i̯ɛ]，即音位学上的y̌|ə相对应的

① 在舌根音[kᶜ-][g̊-][x-]之后，四声都往往保留[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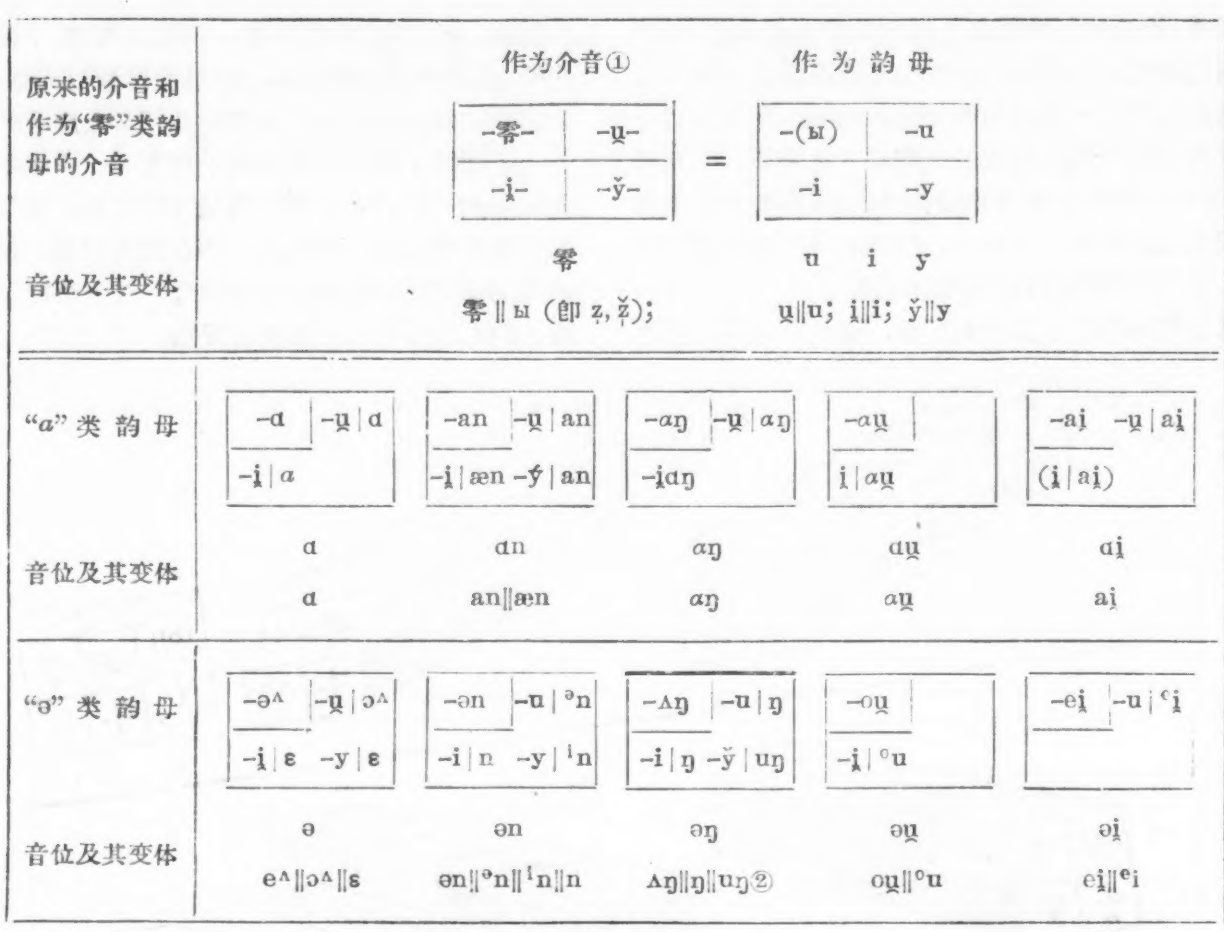
② 在注音字母中，韵母[-un]和[-uŋ]以u+ən(ㄨㄣ)和u+əŋ(ㄨㄥ)来表达。

③ 在注音字母中，[-ᵘ ɔ^)在唇輔音之后由一个相当于o的注音字母(ㄛ)来表达，而在其余情况下，則由相当于u+o的字母組合(ㄨㄛ)来表达。

④ 必須指出，三合元音[i̯ai̯]只是現代北京話一个詞素(并且还是作为該詞素發音的一个变体: 这一例說明收尾非音节成分与介音非音节成分相一致的三合元音在每个小体系中都已消失。

⑤ 在注音字母中，韵母[in]和[iŋ]由对应于i+ən(ㄧㄣ)和i+əŋ(ㄧㄥ)的字母組合来表达。試比較注②。

⑥ 在这里(在"ɑ"类的撮口呼中也一样)沒有带收尾非音节[-u̯-]和[-i̯-]的三合元音，因为介音[-y̌-]本身把这两个音結合在一起了。



<table>
<tr><td>原来的介音和作为"零"类韵母的介音</td><td colspan="5">作为介音①：-零- / -u̯- / -i̯- / -y̆- ＝ 作为韵母：-(ы) / -u / -i / -y</td></tr>
<tr><td>音位及其变体</td><td colspan="5">零：零 ‖ ы (卽 z̦, ž̦)； u i y：u̯‖u; i̯‖i; y̆‖y</td></tr>
<tr><td>"a" 类 韵 母</td><td>-ɑ　-u̯ | ɑ
-i̯ | a</td><td>-an　-u̯ | an
-i̯ | æn　-y̆ | an</td><td>-ɑŋ　-u̯ | ɑŋ
-i̯ɑŋ</td><td>-ɑu̯
i̯ | ɑu̯</td><td>-ai̯　-u̯ | ai̯
(i̯ | ai̯)</td></tr>
<tr><td>音位及其变体</td><td>ɑ
ɑ</td><td>ɑn
an‖æn</td><td>ɑŋ
ɑŋ</td><td>ɑu̯
ɑu̯</td><td>ɑi̯
ai̯</td></tr>
<tr><td>"ə" 类 韵 母</td><td>-ə^ʌ　-u̯ | ɔ^ʌ
-i̯ | ɛ　-y | ɛ</td><td>-ən　-u | ᵊn
-i | n　-y | ⁱn</td><td>-ʌŋ　-u | ŋ
-i | ŋ　-y̆ | uŋ</td><td>-ou̯
-i̯ | ᵒu</td><td>-ei̯　-u | ᵉi̯</td></tr>
<tr><td>音位及其变体</td><td>ə
e^ʌ‖ɔ^ʌ‖ɛ</td><td>ən
ən‖ᵊn‖ⁱn‖n</td><td>əŋ
ʌŋ‖ŋ‖uŋ②</td><td>əu̯
ou̯‖ᵒu</td><td>əi̯
ei̯‖ᵉi</td></tr>
</table>

表 13

(見 § 49)。在某些詞根里除 [-yɛ] 以外，还發 [-yo] 的音，例如 [lyɛ]‖[lyo]。

§ **45.** 韵母 [-yⁱn] 和 [-y̆uŋ] 的讀法需要作某些說明：在韵母 [-yⁱ n] 卽音位 y̆|ən 中，語音成晰 [-ⁱ-] 的發音很弱，很容易完全消失掉（但是在有些方言里，这个音發得非常清晰，并具有音节的功能，于是韵母讀作 [-y̆in]）；韵母 [y̆uŋ] 卽音位 y̆|əŋ；常常讀作 [-i̯uŋ]。③

§ **46.** "零"类唯一的撮口成分—[-y]，例如[ly]，它是用作韵母的介音，也是同 [-u] 相对应的齐口韵。

3. 元音系統的一般結构

§ **47.** 至于談到音位結构本身，汉語普通話里有 14 个元音音位，其中 "ɑ" 和 "ə" 类各占 5 个，"零"类占 4 个。后四个基本上是介音，但也可作韵母。至于 "ɑ" 和 "ə"类各个音位，本身可以是韵母(有零介音)，或者包含在韵母結构之內(跟其他的介音相結合)。

在表 13 中，詳細地来說明介音、韵母和音位的关系。这里只考虑到与相邻的介音有关的語音变体；那些与声調和相邻的声母有关的变体，不包括在該表之內。

現在举几个把音节分为声母、介音和韵母的例子，音节用音素音标和音位音标拼写("零"用减号表示)。

<table>
<tr><td>音素音标</td><td>音位音标</td><td>音素音标</td><td>音位音标</td></tr>
<tr><td>x | u̯ | an</td><td>x | u | ɑn</td><td>š | u | ᵉi̯</td><td>š | u̯ | əi̯</td></tr>
<tr><td>s | i̯ | æn</td><td>s | i̯ | ɑn</td><td>x | u̯ | ɔ^ʌ</td><td>x | u̯ | ə</td></tr>
<tr><td>- | i | ɑu̯</td><td>- | i̯ | ɑu̯</td><td>n | ᵘ | ɔ^ʌ</td><td>n | u̯ | ə</td></tr>
<tr><td>- | w | ai̯</td><td>- | u̯ | ɑi̯</td><td>m | ᵘ | ɔ^ʌ</td><td>m | - | ə</td></tr>
<tr><td>m | - | ɑ</td><td>m | - | ɑ</td><td>kᶜ | - | ou̯</td><td>kᶜ | - | əu̯</td></tr>
<tr><td>m | i | -</td><td>m | i | -</td><td>- | i̯ | ou</td><td>- | i̯ | əu̯</td></tr>
<tr><td>- | y | -</td><td>- | y | -</td><td>s | u | ᵊn</td><td>s | u | ən</td></tr>
<tr><td>d̦ž | ž̦ | -</td><td>d̦ž | - | -</td><td>m | - | ʌŋ</td><td>m | - | əŋ</td></tr>
<tr><td>s | z | -</td><td>s | - | -</td><td>m | i | ŋ</td><td>m | i̯ | əŋ</td></tr>
<tr><td>ś | i̯ | ɛ</td><td>s | i̯ | ə</td><td>- | y̆ | uŋ</td><td>- | y̆ | əŋ</td></tr>
</table>

从我們所列举的音位音标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汉語音节的第二个成分(介音)通常都是高元音——无論它是不构成音节的或构成音节的都一概沒有区别，至于韵母(卽第三个成分)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中元音或低元音(單元音或二合元音)。

§ **48.** 至于談到 35 个韵母的系統，从上面的闡述中可以看出，它的結构是很复杂的。

假如为了明显地描写这个系統，我們把韵母的差别作为坐标的第一根軸，可以說，在每一个坐标的中心我們就得到了它們在各类卽 "ɑ"，"ə"，"零" 类中的位

① 然而，在韵母 [-un] [-uŋ] [-in] [-iŋ]，介音是音节的負荷者。

② 在韵母 [-y̆uŋ] 里。

③ 在注音字母中，韵母 [-yⁱ n] 和 [y̆uŋ] 由相当于 y+ən (ㄩㄣ) 和 y+əŋ (ㄩㄥ) 字母組合来表达。

置。其次，韵母的每种特点是由它的开头造成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見过（§§ 5 和 27），介音系統是以两个相互交錯的因素——圓唇和顎化为基础的，有无这两个因素就会使每个韵母变成四个韵母（見表13）。“五項式”的每个小体系表明，韵母的收尾又同样地决定于两个互相交錯的因素——第一，韵母的鼻化或非鼻化性質，第二，發音部位向前或向后滑动。

总合起来得到了五个坐标軸，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 为了适当地表达这一系統的构造，不仅平面圖不够，而且甚至某种立体（三度的）模型也不够，因为两个因素在这样模型里不能得到几何学上应有的表現。

下面这个圖可以作为例子来說明，圖中本質上相互联系的“ɑ”，“ə”，“零”类是分散开的，而“五項式”的小体系伸延在一条綫上，不在正方形里。这一类型的的韵母系統的立体模型就綜合了三个平行六面体: 圖上韵母的排列从左和从右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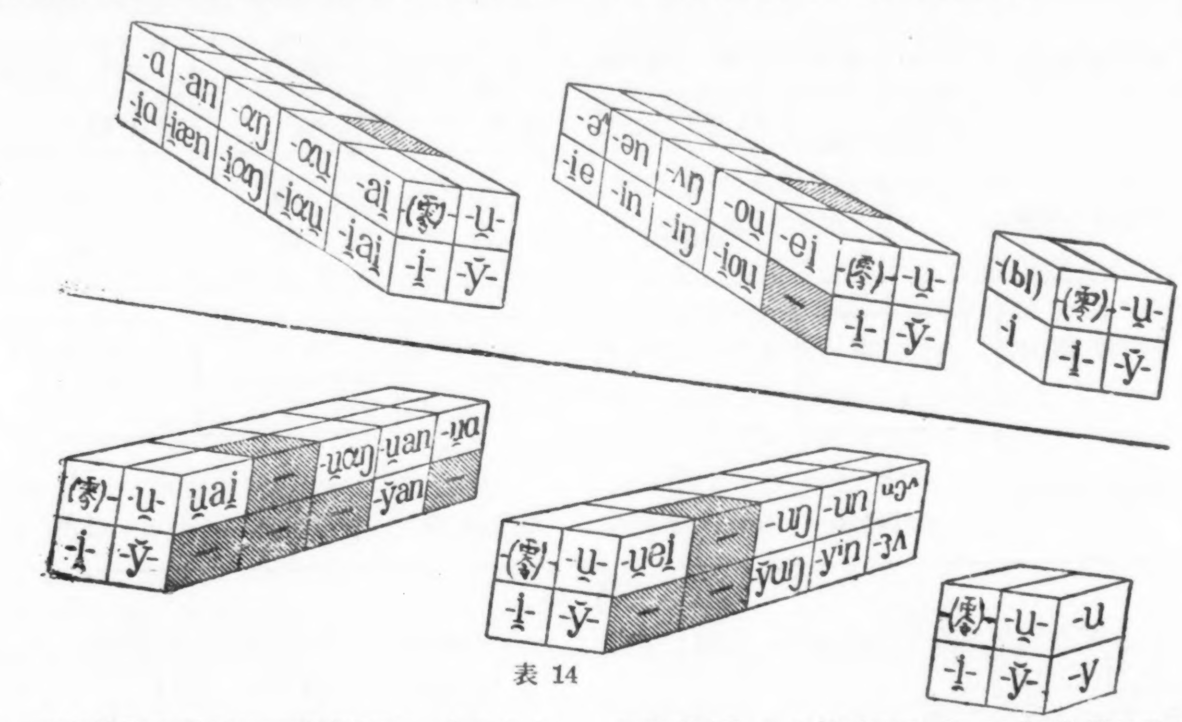


表 14

§ **49.** 下表是韵母系統的二度配置表: 由于各个介音都排列在垂直軸上（代替正方形），“五項式”的小体系排列在横綫上，所以各类相应的韵母都結合起来了; 用斜綫分割每个方格，表明在紙平面上只想象有类的韵母，其实与它們相类似的“ə”类和“零”“ɑ”类韵母正处在另一个平行面上。

“ə”类和“零”类的結合，賦予表格以最大限度的紧凑性，因为“ə”类的最后两个縱行里的空白是由“零”类許多韵母填滿的，同时，虽然在表的右上角斜綫下放了两个不同的韵母 [-eḭ] 和[-ы]，①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韵母的混合，因为在构成音节时，在一个韵母前面的是純輔音，而在另一个韵母前面的只是噝音和唏音（見 § 8 和表17）。② 用“零”类的韵母“e”类来填滿空白的这种方法，将在下面所有描写汉語普通話音节系統的表格里使用，現在我們来談談音节系統。

硬	开	-ɑ/-əᴧ	-an/-ən	-ɑŋ/ᴧŋ	-ɑṷ/-oṷ	-ai/-eḭ(-ы)
	合	-ṷɑ/-ṷɔᴧ	-ṷan/ṷən	ṷɑŋ/-ṷᴧŋ	— /-u	-ṷaḭ/ṷeḭ
軟	齐	-ḭɑ/-ḭɛ	-ḭæn/-in	-ḭɑŋ/-iŋ	-ḭɑṷ/-ḭoṷ	ḭaḭ/-i
	撮	—/-yɛ	-y̌an/yⁱn	—/-y̌uŋ	— /-y	

表 15

VI 音节系統

§ **50.** 下面几个表，实际上是說明北京話和汉語普通話多方面的音节系統，基本坐标是这样的: 沿横綫是音类的划分，而在音类內部，元音是以它的性質来划分; 沿直綫是把音节划分成介音的各种类型，③ 輔音按發音方法的不同划分成各种系統，系統內部又把輔音划分成發音部位相同的各种音組，最后，在这些音組內部又按發音的長短，有无送气等因素来划分輔音（見表 2）。

假如从这些由于發音部位相同而結合在

① 关于 [-ы] 的讀法，参看 §26。

② 例外的詞有 [d̥zeḭ²]“賊”（并行的标准音是 [d̥zə²]）和 [seḭ¹‖se⁴‖saḭ¹]“塞”; 疑問代詞 [šuᵉḭ²]‖[šeḭ²]“誰”字的語音結构可以用大家都知道的助詞傾向于語音簡化的事实来說明; 最后，[d̥žeḭ⁴]‖[d̥žəḭ⁴] 这种形式是指示代詞 [d̥žə⁴]“这”和数詞 [i²(gə)]“一”的融合。

音节系統一覽表

介音	声母	韵母 “a” 类					韵母 “ə” 和 “零” 类				
开口呼音节(零介音)	第一系統	pʻa	pʻan	pʻaŋ	pʻau̯	pʻai̯	pʻuɔʌ	pʻən	pʻʌŋ	pʻou̯	pʻei̯
		tʻa	tʻan	tʻaŋ	tʻau̯	tʻai̯	tʻəʌ	nən	tʻʌŋ	tʻou̯	lei̯
		kʻa	kʻan	kʻaŋ	kʻau̯	kʻai̯	kʻəʌ	kʻən	kʻʌŋ	kʻou̯	xei̯
	第二系統	tsʻa	tsʻan	tsʻaŋ	tsʻau̯	tsʻai̯	tsʻəʌ	tsʻən	tsʻʌŋ	tsʻou̯	tsẓ
		tšʻa	tšʻan	tšʻaŋ	tšʻau̯	tšʻai̯	tšʻəʌ	tšʻən	tšʻʌŋ	tšʻou̯	tšẓ̌
合口呼音节(介音-u̯-)	第一系統		tʻu̯an					pʻu			
							tʻucʌ	tʻun	tʻuŋ	tʻu	tʻuei̯
		kʻu̯a	kʻu̯an	kʻu̯aŋ		kʻu̯ai̯	kʻu̯ɔʌ	kʻuən	kʻuŋ	kʻu	kʻuei̯
	第二系統		tʻsu̯an				tsʻuɔʌ	tsʻun	tsʻuŋ	tsʻu	tsʻuei̯
		tšʻu̯a	tšʻu̯an	tšʻu̯aŋ		tsʻu̯ai̯	tšʻuɔʌ	tšʻun	tšʻuŋ	tšʻu	tšʻuei̯
齐口呼音节(介音-i̯-)①	第一系統		pʻi̯æn		pʻi̯au̯		pʻi̯ɛ	pʻin	pʻiŋ	mi̯ou	pʻi
		li̯a	tʻi̯æn	ni̯aŋ	tʻi̯au̯		tʻi̯ɛ	lin	tʻiŋ	ni̯ou	tʻi
		ḱʻi̯a	ḱʻi̯æn	ḱʻi̯aŋ	ḱʻi̯au̯	i̯ai̯	dʻi̯ɛ	kin	kʻiŋ	kʻi̯ou	kʻi
	第二系統		tśʻi̯æn	tśʻi̯aŋ	tśʻau̯		tśʻi̯ɛ	tśʻin	tśʻiŋ	tśʻi̯ou	tśʻi
撮口呼音节(介音-y̆-)	第一系統		ly̆an				lyɛ	lyın		ly	
			kʻy̆an				ḱʻyɛ	ḱʻyın	ḱʻy̆uŋ	ḱʻy	
	第二系統		tśʻy̆an				tśʻyɛ	śyın		tśʻy	

表 16

一起的三、四个輔音所組成的音組中，只要分别提取一个代表音，② 那末这个音节系統的全貌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利用这种初步形式(表 16)，它可以帮助讀者細致地了解这个詳尽的音节表（仍然沒有考虑到声調的区别）。

§ 51. 下面我們要指出几个位于輔音坐标 [-ř] 和元音坐标“零”的交点上的音节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音节在音节系統中所占的地位已在表 17 中用星点标明。在这个表格里，[řẓ̌]的發音局限于第四声，在北京話里只有一个詞根“日”發这个音，例如 [řẓ̌* tʻou̯] “日头”一詞中的“日”。所有能够有这种發音音的其余的詞根分屬于几个不同的声調，同时讀法也非常特别：第二声念 [əɹ]，第三、四声念 [ɑɹ]（在某些方言里，詞根“日-”也这样讀法）；在这种音节結构中根本沒有韵尾，而在輔音 [ɹ] 前却有一个派生的“寄生”元音。

在形态学方面，还有这样一种更值得注意的情况，[əɹ]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后綴，它常常跟前面的詞根拼成一个音节，于是使它的韵母讀音發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其結果在汉語中出現了一个派生的所謂“兒化”韵系統，也就是說出現了元音組織的第二系統，闡述这一系統乃是專門論文的研究对象。

（高祖舜　譯自《苏維埃东方学》1955 年第 1 期）

---

① 根据 § 14 中闡述的見解，音节表中双重来源的“軟”音节之間是有区别的。

② 为了表格在形式上划一起見，尽可能拿带送气的清輔音音节作为这样的代表音。

③ 表 17（見本期 524－525 頁）中的介音分布在正方形的格里，跟表 1, 6, 13, 14 相同。(520 頁注)

语文短评

519 这一对雌雄杀人的魔鬼，是牡丹江一带血債的老債主了，几十年来人們連他們的名字都不敢听。（**曲波：林海雪原**，21 頁）

这里把“債主”和“債戶”搞顚倒了。杀人魔鬼欠下人民血債，人民才是“債主”，他們是“債戶”。还有，“雌雄”和“杀人的”的位置不妥，应該对調一下。（**刘凱鳴**）

520 国际学联部分代表离济去沪。（**大众日报** 1958 年 9 月 25 日 3 版标題）

从文字上看，国际学联的代表还有一部方留在济南，实际上，国际学联代表到济南的只是一部分，去沪的也就是这一部分。如改为“国际学联代表来济部分去沪”，意义明确，还不影响字数。（**王燊昌**）

521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义傳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它的重要意义无法和資产阶級的思想解放斗爭相比。（**人民日报** 1958 年 9 月 29 日 7 版）

作者的原意是說“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这回事的重要意义要比“資产阶級的思想解放斗爭”大得多，可是原文的說法适得其反。可改作：“…，它的重要意义是資产阶級思想解放斗爭无法比的。”（**宣鎮华**）

522 …通訊記者完全相信史密斯，他毫不怀疑这項事业会不会成功。（**联星譯：神秘岛**，一册，175 頁）

动詞“怀疑”本身就有否定性質，它的后面不用再跟“会不会”。只有“怀疑会成功”，沒有“怀疑会不会成功”，可以去掉“不会”二字。（**潘力**）

523 我們通过“七十岁入党的徐大媽”的一生，她跟敌人頑强斗爭与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經历及“电影外面的故事”里的英勇的战士肖德龙同志，他虽受重伤，还要坚持战斗，双眼瞎了，还坚持学文化。（**兒童时代** 1958 年第 13 号 24 頁）

这个文句毛病很多，到底要表达个什么意見，不容易看出来。1)“通过”只是表示某种方式、手段，并不就是要表达的主要內容，因此，“通过…”之后，必須接上表示“做什么”、“怎么样”等等意义的話。現在“通过”落空了；2)这是編者的話，是給兒童看的，拖泥带水的長句不宜使用。来了个“及”字，更弄得冗贅不堪了；3)看来这是簡介作品的話，原来又打算用“及”連起上下两部分来，但是这两部分結构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4)“七十岁入党的徐大媽”是篇名，在它的后边連上“的一生”，說不过去，除非撤除引号。試改正如下：我們通过“七十岁入党的徐大媽”和“电影外面的故事”反映和歌頌无产阶級战士的英雄气概与优秀品質。（“无产…”系原文中的字样。）“七十岁入党的徐大媽”中的徐大媽，跟敌人頑强斗爭，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一生的經历是不平凡的；“电影外面的故事”里的英勇的战士肖德龙同志，…（以下同原文。）（**刘凱鳴**）

524 学員 100 余人，其中由小学教师中选拔的 65 人，其余是各乡选送的初中畢业生，大体相当初中文化程度。（**人民教育** 1958 年第 9 期 4 頁）

1）“大体相当初中文化程度”是說明“由小学教师中选拔的 65 人”的，应該放在“由小学教师…”这个分句的后边。

2）在整体中抽出一部分加以說明时，方用“其中”，这里旣把“学員 100 余人”的两种来源都加以說明了，就不需要用“其中”。“其余”一般也是在把一个整体的絕大部分叙述完畢，只剩一部分时才用，这里的“其余”多余。

3）这句話試改为：“学員 100 余人，除各乡选送的初中畢业生外，由小学教师中选拔的 65 人，大体上也相当初中文化程度。”（**刘琳**）

525 他先根据酒瓶利用机器吹的作根据，請老师傳出主意。（**中国青年报** 1958 年 6 月 14 日 2 版）

“利用机器吹的”是对“酒瓶”的陈述，“酒瓶”后面不可少一个判断詞“是”。“利用”和“用”意义微有不同，这里該用“用”。“根据…作根据”，不妥。这一句可改为“他先根据酒瓶是用机器吹的为理由，…”（**楊靜仁**）

526 象一个小摊販，无故地被恶人們撞翻了他的摊子，把貨物打得稀烂，却若无其事的揚長而去的那样的添加的場面，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效果。（**大众电影** 1958 年 11 期 13 頁）

1）“揚長而去”无疑是“恶人們”，但“恶人們”在句子結构上却不是主語，应該在“却”字前加进“恶人們”，讓它做主語。

2）“若无其事”的“的”应改为“地”。

3）“場面”的修飾語包括好几个不同結构的詞句，显得拖泥带水。

可改成：“…把貨物打得稀烂，恶人們却若无其事地揚長而去，添加这样的場面，增加…。”（**潘力**）

527 因为伯虎死后，葬在横塘王家村，并沒有把九娘的遺櫬移去合葬。而且后来給准提庵的住持鏟成平地，竟至遺迹也消灭了。(**范烟桥：唐伯虎故事**，34頁。)

給准提庵的住持鏟成平地的是九娘的坟，但从原句結构上看，則被鏟平的就是葬在王家村的唐伯虎的坟了；这与原意不合，是缺主語的毛病，应在“給”字前添进主語“九娘的坟”。(**潘力**)

528 “爱斯不难讀”(Esperanto)—詞，書中說是英語从俄語吸收的，因为“爱斯不难讀为俄国 L. Zamenhof 博士所創造”(67頁)是錯誤的。(**中国語文** 1958年7月号349頁)

“書中說是英語从俄語中吸收的”这一論点怎样呢？正确不正确？沒有說明白。这样，“因为…是錯誤的”这句話就沒有着落，令人費解。应該在“是錯誤的”前面写出自己的見解。(**楊靜仁**)

529 但是一些書中还存在着一些問題，为了提供有关方面作为改进工作向前跃进的参考，我想从古典文学选注方面的一些問題綜合起来談談。(**光明日报** 1958年10月12日6版)

“古典文学选注方面的一些問題”本是“談談”之后的宾語，“把”字可以把它提到“綜合起来談談”这些动詞之前，构成“把…問題綜合起来談談”的格式；“从”字不能起这种作用。(**余磊**)

530 在劳埃德为美国的侵略作了一通辯解以后，接着就談到了約旦問題。(**人民日报** 1958年9月27日4版)

本句的主語“劳埃德”被扣在“在…以后”里，失掉了做主語的資格，而且“在”“以后”根本是多余的。(**張正寰**)

531 首先，我們要求注文中有观点，即在注文中貫徹批判的精神。(**光明日报** 1958年10月5日6版)

“观点”不是都有“批判的精神”，正确的观点才可能有，“正确的”不能省。(**余磊**)

532 老罗，你放心，我一定說服媽媽和你一同去。…(**楊沫：青春之歌**，168頁)

“說服”有时具有“指使”的意义，“說服誰作什么”相当于“叫誰作什么”，这里的原意是許宁可以說服媽媽允許自己和罗大方一同去，但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許宁說服媽媽，要媽媽同罗大方一同去。”如果在“媽媽”后边添上“允許我”三个字，便沒有歧义了。(**徐仲华**)

533 这就是为什么英美帝国主义繼續在中近东集結軍队的同时，加紧了政治的阴謀活动，策划着分化和瓦解中东人民的反抗斗爭的力量。(**人民日报** 1958年7月27日1版)

“为什么”沒有着落；应在“力量”后加“緣由”之类的詞兒。(**艾白薇**)

534 隋阳帝修筑运河，分为数段举行。(**人民日报** 1958年6月3日8版)

“举行”用的不恰当，可改为“分数段进行”(“为”字也可以省去)。(**金有景**)

535 先进与落后，偉大与渺小，分界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是如何对待公与私。(**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4日5版)

这里的“他”用得很突然，不知何所指。应該改成“在于一个人…”。(**献力**)

本欄啓事

本刊从1956年8月开辟“語文短評”栏以来，許多讀者来信表示欢迎，并不断寄来稿件支持，或提出意見帮助我們改进編輯工作。現在这一栏已經發表了535条，全部檢查一下，虽然有些条目評得不很恰当，但是总的看来，对于促进祖国語言的純潔健康和规范化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为了滿足語文工作者(尤其是語文教育工作者)的需要，我們从本栏已發表的短評中选擇了一部分，并从《語文知識》“不規范的詞和句子”栏里也选擇了一些，依性質分类，加以簡單的說明，編成《語文短評选輯》，列为《中国語文叢書》之一，現已付排。

明年本刊的語文評論的工作将結合改进文風的討論談些比較大的問題，例如，关于某篇文章、文件或整本著作在邏輯上是否正确，意义是否鮮明，修辞是否生动，語句是否精煉，篇章結构是否严密，等等。过去只用“短”条形式“評”遣詞造句的毛病，今后这样的形式也还要采用，以便和上面所說的評論內容相配合。請关心本栏的讀者源源寄稿，并請隨时提供改进的意見。

Ⅰ 开口呼音节（带零介音） ɪɪɪ)

介音↓ / 韵母 / 声母			"a"类韵母					"ə"类和"零"类韵母				
"硬"音节：开口呼音节和合口呼音节	声母第一系統	唇音	pʿa	pʿan	pʿɑŋ	pʿɑu̯	pʿai̯	pʿuɔ^	pʿən	pʿʌŋ	pʿou̯	pʿej
			ba	ban	bɑŋ	bɑu̯	bai̯	buɔ^	bən	bʌŋ	—	bej
			ṁa	ṁan	ṁɑŋ	ṁɑu̯	ṁai̯	ṁuɔ^	ṁən	ṁʌŋ	mou̯	ṁej
			fa	fan	fɑŋ	—	—	fuɔ^	fən	fʌŋ	fou̯	fej
		舌尖音	tʿa	tʿan	tʿɑŋ	tʿɑu̯	tʿai̯	tʿə^	—	tʿʌŋ	tʿou̯	—
			da	dan	dɑŋ	dɑu̯	dɑi̯	də^	—	dʌŋ	dou̯	dej
			ṅa	ṅan	ṅɑŋ	ṅɑu̯	ṅai̯	ṅə^	nən	ṅʌŋ	ṅou̯	ṅej
			la	lan	lɑŋ	lɑu̯	lai̯	lə^	—	lʌŋ	lou̯	lej
		舌根音	kʿa	kʿan	kʿɑŋ	kʿɑu̯	kʿai̯	kʿə^	kʿən	kʿʌŋ	kʿou̯	—
			ġa	ġan	ġɑŋ	ġɑu̯	ġai̯	ġə^	ġən	ġʌŋ	ġou̯	ġej
			xa	xan	xɑŋ	xɑu̯	xai̯	xə^	xən	xʌŋ	xou̯	xej
			a	an	ɑŋ	ɑu̯	ai̯	ə^	ən	ʌŋ	ou̯	—
	声母第二系統	嘶音	tsʿa	tsʿan	tsʿɑŋ	tsʿɑu̯	tsʿai̯	tsʿə^	tsʿən	tsʿʌŋ	tsʿou̯	tsʿ[illegible]
			dza	dzan	dzɑŋ	dzɑu̯	dzai̯	dzə^	dzən	dzʌŋ	dzou̯	dz[illegible]
			ṡa	ṡan	ṡɑŋ	ṡɑu̯	ṡai̯	ṡə^	ṡən	sʌŋ	ṡou̯	s[illegible]
		啼音	tšʿa	tšʿan	tšʿɑŋ	tšʿɑu̯	tšʿai̯	tšʿə^	tšʿən	tšʿʌŋ	tšʿou̯	tš[illegible]
			dža	džan	džɑŋ	džɑu̯	džai̯	džə^	džən	džʌŋ	džou̯	dž[illegible]
			ṡ̌a	šan	šɑŋ	šɑu̯	šai̯	šə^	šən	šʌŋ	šou̯	š[illegible]
			—	řan	řɑŋ	řɑu̯	—	řə^	řən	řʌŋ	řou̯	ř[illegible]

Ⅲ 齐口呼音节（介音-i̯-）

介音↓ / 韵母 / 声母			"a"类韵母					"ə"类和"零"类韵母				
"软"音节：齐口呼音节和"撮口呼音节	声母第一系統	唇音		pʿi̯æn		pʿi̯ɑu̯		pʿi̯ɐ	pʿin	pʿiŋ		pʿ[illegible]
				bi̯æn		bi̯ɑu̯		bi̯ɐ	bin	biŋ		b[illegible]
				ṁi̯æn		ṁi̯ɑu̯		ṁi̯ɐ	ṁin	ṁiŋ	mi̯°u	ṁ[illegible]
		舌尖音		tʿi̯æn		tʿi̯ɑu̯		tʿi̯ɐ	—	tʿiŋ	—	t[illegible]
				di̯æn		di̯ɑu̯		di̯ɐ	—	diŋ	di̯°u	d[illegible]
				ṅi̯æn	ni̯ɑŋ	ṅi̯ɑu̯		ṅi̯ɐ	nin	ṅiŋ	ṅi̯°u	ṅ[illegible]
			li̯a	li̯æn	li̯ɑŋ	li̯ɑu̯		li̯ɐ	lin	liŋ	li̯°u	l[illegible]
		舌根音	ḱʿi̯a	ḱʿi̯æn	ḱʿi̯ɑŋ	ḱʿi̯ɑu̯		ḱʿi̯ɐ	ḱʿin	ḱʿiŋ	ḱʿi̯°u	ḱ[illegible]
			ǵi̯a	ǵi̯æn	ǵi̯ɑŋ	ǵi̯ɑu̯		ǵi̯ɐ	ǵin	ǵiŋ	ǵi̯°u	ǵ[illegible]
			xi̯a	xi̯æn	xi̯ɑŋ	xi̯ɑu̯		xi̯ɐ	xin	xiŋ	xi̯°u	x[illegible]
			i̯a	i̯æn	i̯ɑŋ	i̯ɑu̯	i̯ai	i̯ɐ	in	iŋ	i̯°u	[illegible]
	声母第二系統	啼嘶音		tśʿi̯æn	tśʿi̯ɑŋ	tśʿi̯ɑu̯		tśʿi̯ɐ	tśʿin	tśʿiŋ	tśʿi̯°u	t[illegible]
				dźi̯æn	dźi̯ɑŋ	dźi̯ɑu̯		dźi̯ɐ	dźin	dźiŋ	dźi̯°u	d[illegible]
				śi̯æn	śi̯ɑŋ	śi̯ɑu̯		śi̯ɐ	śin	śiŋ	śi̯°u	[illegible]

II 合口呼音节（介音 -ṷ-）

"a"类韵母			"ə"类和"零"类韵母				
						pʻu	
						bu	
						mu	
						fu	
tʻṷan			tʻuɔʌ	tʻun	tʻuŋ	tʻu	tʻuei
dṷan			duɔʌ	dun	duŋ	du	duei
nṷan			nuɔʌ	nun	nuŋ	nu	—
lṷan			luɔʌ	lun	luŋ	lu	—
kʻṷan	kʻṷaŋ	kʻṷai	kʻṷɔʌ	kʻuən	kʻuŋ	kʻu	kʻuei
gṷan	gṷaŋ	gṷai	gṷɔʌ	guən	guŋ	gu	guei
xṷan	xṷaŋ	xṷai	xṷɔʌ	xuən	xuŋ	xu	xuei
ṷan	ṷaŋ	ṷai	ṷɔʌ	ṷən	ṷʌŋ	u	ṷei
tsʻṷan			tsʻcʌ	tsʻun	tsʻuŋ	tsʻu	tsʻuei
dzṷan			dzɔʌ	dzun	dzuŋ	dzu	dzuei
sṷan			sɔʌ	sun	suŋ	su	suei
tšʻṷan	tšʻṷaŋ	tšʻṷai	tšʻuɔʌ	tšʻun	tšʻuŋ	tšʻu	tšʻuei
džṷan	džṷaŋ	džṷai	džuɔʌ	džun	džuŋ	džu	džuei
šṷan	šṷaŋ	šṷai	šuɔʌ	šun	—	šu	šuei
řṷan	—	—	řuɔʌ	řun	řuŋ	řu	řuei

IV 撮口呼音节（介音 -ў-）

"a"类韵母	"ə"类和"零"类韵母			
	nye			ny
lўan	lye	ly¹n		ly
ḱʻўan	ḱʻye	ḱʻy¹n	ḱʻўuŋ	ḱʻy
ǵўan	ǵye	ǵy¹n	ǵўuŋ	ǵy
xўan	x́ye	x́y¹n	x́ўuŋ	x́y
ўan	ye	y¹n	ўuŋ	y
tśʻўan	tśʻye	—		tśʻy
—	dźye	dźy¹n		dźy
śўan	śye	śy¹n		śy

1)本表是《汉語普通話的音节結构》一文的附表17。

2)本表中和以前正文中的送气符号在苏联都用右上角的[ʻ]，即是我們常用的[ʻ]。

3)本表右面第五縱列第十三横行的 tsʻcʌ 应为 tsʻɔʌ。

4)本文所用的 [a] 是中 a，[ɑ]是后ɑ。

——譯者注

收集和整理汉語方言詞彙

詹伯慧

一 要糾正忽視方言詞彙的偏向

汉語方言的全国普查工作，經过兩年多来的努力，已經取得相当的成就。在普查的同时，最近一个时期，也有一些比較詳細的方言調查报告及專論陆續發表，这应該說是語言学界一种可喜的新气象。

过去几十年来，汉語方言的調查研究都着重在語音方面的描述，而忽略了，甚至于放弃了方言詞彙、方言語法方面的整理分析，这显然是一种偏向，必須大力糾正。尽管汉語方言的差別在語音上表現得最为突出，詞彙、語法方面的差別比起来要小得多。可是，我們今天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指导下从事語言的調查研究，就不能不緊緊記住"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础，是語言特点的本質"①这一重要的原則。方言有它自己的語音系統，同样也有它自己的詞彙系統和語法系統。就汉語各方言来說，虽然詞彙、語法方面彼此的距离不大，我們到底还是应該承認这些距离的存在，而且，这些哪怕是細微的差別，仍然有它的規律性、系統性。事实上，就詞彙方面来說，某些汉語方言跟普通話的差別是相当惊人的，絕不容許我們忽視。②在决定一个方言区別于另一个方言时，詞彙上或語法上的特征，比起語音上的特征来，其重要性实在是有过之而無不及。

过去的汉語方言調查研究工作由于偏重于語音方面，所以在語音的調查方面积累下了比較丰富的經驗；而且借助古汉語語音系統（主要是中古的切韵系統）为桥梁，我們在整理汉語方音，进行横的或縱的比較研究时，有了一套比較可行的方法。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字表》及《汉語方言調查簡表》可以說是这一方面調查的經驗小結，作为汉語方言調查的語音調查大綱是合适的，也是經得起实踐考驗的。可是，在詞彙和語法的調查法方面，过去大家既不重視，也就难以分別总結出象《字表》和《簡表》那样令人滿意的調查大綱来。語言研究所虽然也編了一本《方言調查詞彙手册》（《簡表》后面也附有詞彙、語法例句），可惜这个手册的內容不够丰富，只不过是用举例的性質列举了为数有限的一些普遍性較大的語詞和句子，为的是了解方言中詞彙、語法的某些比較突出的差別。以这些为数不多的例子去調查方言詞彙和方言語法，显然是不够的。至于如何把方言中的詞彙差別及語法差別归納整理成为系統的东西（如同在語音方面整理方音間的对应規律），使之能够鮮明地显示出这一方言的詞彙特征和語法特征来，《手册》既沒有談到，过去咱們的方言工作者也沒有很好地把經驗总結过。这就不免使得許多缺乏經驗的方言調查工作者（特别是只經过短期訓練就参加工作的）在这一方面会感到心中無数，躊躇不前了。

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汉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目前对于如何整理方言詞彙及方言語法，就有展开討論的必要。只有充分地交流意見，才能集思广益，把大家的經驗总結起来，提供給有关方面作为制定比較完善的方言詞彙調查大綱及方言語法調查大綱时的参考。

最近一年来《中国語文》比較重視汉語方言方面的研究文章，陆續發表了不少探討各地方言特点（包括語音、詞彙、語法）的文章。可惜的是这些文章大都就某一具体方言的特点来發揮，很少提升到統一般性的理論来闡述。至于如何开展方言語法、方言詞彙的調查研究，还沒有引起大家足够的注意。本文作者在这許多描写方言語法、詞彙特点的文章啓發下，結合自己的点滴經驗，想在这里就如何收集、整理方言詞彙的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的意見，供同志們参考。这些意見其实并沒有什么个人的創見，只不过把大家过去在实踐中的一些做法加以初步地归納罢了。

二 方言詞彙材料的收集問題

汉語方言詞彙的研究，首先要收集足够的材料。一种語言的詞成千上万，一种方言的詞也有成千上万的。把方言中所有的詞都收集下来呢，还是有选擇地只收集其中的一部分，这就要看咱們的目的如何了。如果是为了編纂方言詞典，那無疑地应該把这个方言中所用的詞一律收进去。可是，如果是为了找出方言詞彙的特点，配合普通話推广工作，为汉語規范化提供詞彙差异方面的材料，那么，咱們收集一定数量的詞就行了，只要这些詞能够全面地、概括地显示出这一方言在詞彙上的特点，并能使咱們初步掌握它們的規律。目前的汉語方言調查工作还是处在全面开花的普查阶段，它要求我們及时地指出方言各方面的特点及其与普通話間的对应关系，因此，我們就应該圍繞这一目的来进行方言詞彙的調查研究工作。

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詞彙手冊》中收了几百个意义比較單純、范圍比較确定的常用詞，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汉語方言中的詞彙特点，咱們現在收集方言詞彙材料时，可以拿这个手冊作为基础，先把手冊中的詞在方言中的說法一一記录下来。如前所述，《手冊》的詞彙是不能很好滿足詞彙調查的需要的。例如某些与生产有关的詞（例如农業生产及手工業生产的許多工具名称），在各地就可能有不同的說法，这就得結合具体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补充。又如关于自然地理环境、山川河流等方面的叫法，各地也可能有所不同，也可以适当地补充进去。再如，由于各地生活習慣風俗不一样，可能某类事物在这一方言区有許多不同的詞，而在另外一个方言区里却很少这方面的詞。《手冊》的选詞标准大致是从普通話出發的，因而对于那些普通話中沒有，而其它方言中有的詞，就不可能处处照顧到。我們調查方言詞彙，正是要多收集这些屬于方言特有的詞，因此，就須打破《手冊》的束縛，灵活地补充我們所需要的詞。拿粵方言为例，由于南方气候溫和，水果蔬菜比較丰富，我們在調查粵方言的詞彙时，自然就会接触到《手冊》中沒有的許多水果蔬菜的名称，例如"西洋菜"、"苦瓜"、"瓮菜"、"菜心"…这样一些蔬菜，"荔枝"、"楊桃"、"木瓜"、"波蘿"、"番石榴"、"芒果"…这样一些水果。这些詞在粵方言区人民的生活中是習用的，我們当然应該收集下来，以便进一步整理研究。其他如粮食一类的詞也是这样。我們在調查各地的方言詞彙时，只有充分地注意地方的特点，从实际出發，对《手冊》中的詞彙加以增补，才能够更好更多地發掘方言詞彙，达到揭示方言詞彙特点的目的。

此外，还有必要通过一些成篇的語言材料（如民歌、民謠、故事、会話等等）来發掘方言詞彙的特点。成篇的材料在語言調查工作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公認的，它不但对于了解方言語法特点是不可少的，就是对于了解方言詞彙特点，其作用也不容低估。方言中許多生动活潑的詞，甚至对于熟悉該方言的人也不是可以隨意憑空想出来的，只有通过搜集一些接近口語的民間文学材料，它們才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举个例子来看，广东省潮汕地区出版的通俗文艺月刊《工农兵》124期上的一首民歌《扭梯》，就显示出不少方言的詞彙特色和語法特色：

扭　梯

阿弟扭張梯，
阿姈后面追，
大声毋喉叫伊返，
惊伊形禍爬上高。
直直追到田塍脚，
一时笑笑无开嘴，
夭是扭梯来除稗，
眞是嚷撮无所謂。

上面划綫的字跟普通話有出入，这里面有詞彙問題，也有語法問題。至于長篇的民間故事、傳說之类，那就更能發現問題了。目前全国各地正掀起收集民歌的热潮，咱們的方言調查工作者如果能和这一"采風"工作紧紧配合，一定能够相得益彰。

咱們在收集方言詞彙时，还应該注意有意識地收集一些流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俗話諺語，以及富有地方色彩的歇后語、謎語等。因为这些东西都能够体現方言的特色，在我們的方言詞彙描述中，应該有它們的篇幅。

至于，方言中的借詞成分，也是我們收集方言詞彙时应該注意的。每一个方言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外来借詞，这些借詞不一定是普通話中有的，咱們有必要尽可能地把它們都收集起来，以便于了解方言詞彙的全貌。

三　方言詞彙的整理問題

在整理方言詞彙材料的时候，我們首先要明确整理的目的，那就是要使零星的材料变成系統地显示这一方言詞彙特点的东西。最近两年来，各地出版的一些指导方言区人民学習普通話的小冊子中，大都或多或少地列举了一些方言詞彙跟普通話詞彙对照比較，这对于方言区人民在学習普通話时避免方言詞彙这一点有啓發的作用；如果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系統地归納出这些方言詞彙的性質来，而不只是停留在單純的罗列对比上，那么，对于咱們掌握方言与普通話之間的詞彙差別，就必然会有更大的帮助。

怎样整理出方言詞彙的特点来呢？汉語方言之間的距离大小不一，要拟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方言的詞彙整理大綱来，誠然是不容易切合实际的。不过，我們还是应該心中有数，不妨先从几个跟普通話差別較大的方言入手，看看方言詞彙的特点主要表現在哪几个方面。这样就可以为我們整理其它方言的詞彙特点时提供一些綫索。当然，我們只能把別的方言所具有的特点作为啓發我們思考本方言特点的参考。

下面我們以粵方言及閩方言的詞彙特点为例，提出一个整理方言詞彙特点的大綱，供同志們参考。

1）方言与普通話詞彙相同的。任何一种汉語方言都有許多跟普通話相同的詞。所謂相同，是指詞的含义和詞的表現形式一样，只是各地讀音有別罢了。例如"人"这个詞。这类只是語音不同的情形，本来不屬于方言詞彙的研究范圍，我們在整理方言詞彙时沒有必要大書特書。不过，尽管各地方言詞彙跟普通話

相同的很多，而实际上就具体的詞来說，哪些跟普通話相同，哪些跟普通話不同，各地方言是頗有出入的。剛才所举的“人”这个詞是各地都相同的，但是，如果說到“男人”“女人”这兩个詞，那各地就很有不同了。因此，为了讓人們了解这一方言跟普通話之間詞彙相同的具体情况，在整理詞彙特点时，先列上“詞彙相同的”这一項，举些例子来看看，还是有必要的。

2）方言与普通話詞形相同，詞义有别的，可以分兩方面来看：

a）詞形相同，詞义范圍不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这一个詞在不同的方言中所代表的含义基本上屬于一个范疇，但范圍的大小不同。方言区人民学習普通話时，应該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这种范圍的不同往往容易被忽略过去，以至于鬧笑話。例如“肥”这个形容詞在北方話中是指“动物肌肉脂肪長得多”，而在南方許多方言中（如閩、粵、客）却同时用来指人。因此，一个广东人初学普通話后懂得了“肥”“胖”有分别，会把“这人很肥”“肥子”的“肥”改說“胖”；但是沒有很好地理解“肥”“胖“各自的适用范圍，也有矯枉过正的現象，連“肥肉”也說成“胖肉”了。这一类例子在各地方言中是屢見不鮮的。我們在整理方言詞彙特点时，可以把所有这一类的詞都搜集在一起，然后逐一跟普通話比較，加以說明。例如粵方言中跟普通話詞形相同，詞义范圍有别的就有兩种不同的类型：

A. 方言的涵义較广，普通話涵义較狹的。例如：

水[ʃui^{35}]——粵方言也可以用来指“雨”，“落水”＝“下雨”。

B. 方言的涵义較狹，普通話的涵义較广的。例如：

面[min^{22}]——粵方言單指“面条”，普通話兼指碾成粉末的东西。例如“胡椒面兒”（＝粵方言“胡椒粉”）。

桒[tʃ'ɔi^{33}]——粵方言單用时只指“蔬桒”，普通話兼指下飯的食品（＝粵方言“餸”）。

b）詞形相同，詞义有关，但差别很大的。这一类詞在意义上的差别，已經不單是范圍广狹的問題了。尽管在形式上相同，在意义上却只不过表示同一类的事物罢了。至于它們的实际含义，在不同方言中可以达到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步。这一类情形在方言詞彙中为数是較少的。

广州	北京
屋[ŋuk^{55}]	房子
房[fɔŋ^{35}]	屋子
行[ha:ŋ^{21}]	走
走[tʃau^{35}]	跑

此外，我們还应該注意到，粵方言中“跑”不單用，只用在“賽跑”“跑步”等場合。“行”在北方話中却用在表示“可以”“能干”等和行走無关的意义上。

3）方言与普通話詞义相同，詞形有别的。这一类的差别在方言中普遍地存在着，是方言詞彙与普通話詞彙不同的最主要的表現。詞形不同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大致可以归納为如下兩类，下面我們举出閩粵方言的例子看看：

（a）詞义相同，詞形完全不同的：即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方言中用完全不同的形式来表示的。这一类詞在每一个方言中为数都不少，其中有的写成特殊的方言字，有的还是从通用的汉字中找同音字来代替。我們在整理这一类方言詞时，最好能尽量發掘出群众創造出来的方言字，实在沒有方言字时，才采取同音代替的办法，这同音字的选擇，也要以当地人民群众最常用的为准（有的可能同时有几种不同的写法）。找不到同音字代替时就不要勉强，可以用口号来表示，把这个詞的發音用国际音标注上。

广州	北京
攞[lɔ^{35}]	拿
搵[wan^{35}]	找
冚[k'am^{35}]	蓋
梘[ka:n^{35}]	肥皂
靚[lɛŋ^{33}]	漂亮
喊[ha:m^{33}]	哭
論尽[lœn^{22} tʃœn^{22}]	麻煩，別扭
零舍[lɪŋ^{21} ʃɛ^{33}]	分外
嘥[ʃa:i^{55}]	浪費
叻[lɛk^{55}]	能干
呃[ŋak^{55}]	騙
喺[hœŋ^{35}]	在
孤寒[ku^{55} hɔn^{21}]	吝嗇
而家[ji^{22} ka^{55}]	現在

（b）詞义相同，詞形部分不同的，这一項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观察：

A. 單音节和双音节的不同：

广州	厦門	北京
窗[tʃ'œŋ^{55}]	窗[t'aŋ^{55}]	窗戶
尾[mei^{13}]	尾[be^{51}]	尾巴
蔗[tʃɛ^{33}]	蔗[tsia^{11}]	甘蔗

福州	北京
老蛇[lau^{31} sie^{52}]	蛇
眠床[min^{52} tʂouŋ^{52}]	床

B. 詞素的顚倒：

广州	北京
欢喜[fun^{55} hei^{35}]	喜欢
紧要[kan^{35} jiu^{33}]	要紧
人客[jan^{21} ha:k^{33}]	客人
齐整[tʃ'ai^{21} tʃ'ɪŋ^{35}]	整齐

挤拥 [tʃai^{55} jnŋ^{35}]	拥挤
宵夜 [jiu^{55} jɛ^{21}]	夜宵

C. 構詞成分部分不同:

广州	北京
火烛 [fɔ^{35} tʃɥk^{55}]	火灾
蕃薯 [fa:n^{55} ʃy^{21}]	白薯
电船 [tin^{22} ʃyn^{21}]	汽船
湿碎 [ʃap^{55} ʃœy^{33}]	零碎
厦門	**北京**
狗蟻 [kau^{51} hia^{11}]	螞蟻
知影 [tʃai^{55} iã^{51}]	知道
耳空 [hi^{33} k'aŋ^{55}]	耳朵
鳥鼠 [n:ĩãũ^{51} ts'u^{51}]	老鼠

D. 詞尾的有無:

a. 普通話有詞尾，方言沒有:

广州	北京
鞋 [hai^{21}]	鞋子
梯 [t'ai^{55}]	梯子
椅 [ji^{35}]	椅子
鸭 [ap^{33}]	鴨子
猫 [ma:u^{55}]	猫兒
事 [ʃi^{22}]	事兒
名 [mɪŋ^{21}]	名兒
花 [fa^{55}]	花兒

b. 普通話沒有詞尾，方言有:

厦門	北京
兄弟仔 [hia^{55} ti^{33} a^{51}]	兄弟
姐妹仔 [tʃe^{51} mue^{33} a^{52}]	姐妹

E. 詞尾的不同:

广州	北京
鼻哥 [pei^{22} kɔ^{55}]	鼻子
跛佬 [pai^{55} lou^{35}]	跛子
打石佬 [ta^{35} ʃɛk^{22} lou^{35}]	石匠
撑船佬 [tʃ'a:ŋ^{55} ʃyn^{21} kɛ^{33}]	撑船的

四　方言中的特殊詞彙

除了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方言詞彙的特点外，我們还可以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观察汉語方言詞彙特点。例如有些方言保持了較多的古汉語語詞，有些方言借入了較多的外来詞，有些方言由于本方言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或某种習俗的关系，因而产生了一些比較特別的語詞，有些方言又有比較丰富的歇后語、諧謔語…等等。这样許多东西在構成方言詞彙的特殊性上，都起着一定的作用，現在我們籠統地把它們列在"方言中的特殊詞彙"这一項目底下。这些为数不少的方言特殊詞彙来源不一，有的可以一眼看出它的来源，有的却很难一下子考查出它产生的原因来。这需要我們进一步加以分析整理。因为是特殊的方言詞彙，所以这些詞在形式上大都跟普通話完全不同，因此，这一类方言詞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归到上述第三項"詞义相同，詞形有別"中去。不过为了突出特点，我們这里把它們單独归納出来，另加說明，还是有必要的。

这些特殊的方言詞彙，大致可以分为兩类:

1) 来源清楚的特殊方言詞。这一类中又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来源。

a) 外来詞——边疆方言多接触到少数民族語言。閩、粵等地近沿海，出外华侨众多，因而方言也容易受到外来的影响，而使本方言中的外来借詞比其它方言要多一些。

广州	北京	外語
波 [pɔ^{55}]	球	ball (英)
巴士 [pa^{55} ʃi^{35}]	公共汽車	bus (英)
冷 [la:ŋ^{55}]	毛綫	laine (法)
碌柚 [luk^{55} jau^{35}] 檳碌 [pɔ^{55} luk^{55}]	柚子	luk ("子")(僮語)
厦門	**北京**	**外語**
雪文 [sap^{55} bun^{24}]	肥皂	sabun (馬来阿拉伯)
洞葛 [tɔŋ^{33} kat^{32}]	手杖	tongkat (馬来)
道郎 [to^{33} dɔŋ^{24}]	帮助	tolong (馬来)

b) 古汉語語詞——汉語各方言都是从古汉語發展而来的，因此每一种方言都可能保存一些其它方言已經不用或少用的古汉語語詞，因而增添了方言詞彙的特殊色彩。

广州	厦門	北京
食 [ʃɪk^{22}]	食 [tsiaʔ^{55}]	吃
企 [k'ei^{13}]	企 [k'ia^{33}]	站
翼 [jɪk^{22}]	翼 [sik^{55}]	翅膀
面 [min^{22}]	面 [bin^{33}]	臉

以上的例子是閩粵方言同时保存的古汉語語詞，下面再举几个粵方言和閩南方言各自單独保存的古汉語語詞:

广州	北京
着 [tʃœk^{33}]	穿
話 [wa^{22}]	說
厦門	
箸 [ti^{33}]	筷子
厝 [ts'u^{11}]	房子
目 [bak^{55}]	眼睛
寒 [kũã^{24}]	冷

c) 其它的原因——方言中还有一些因其它某种显而易見的原因而产生的特殊語詞。例如粵方言中就有因"忌諱"的心理而造成的特殊語詞:

猪紅 [tʃy^{55} hɔŋ^{21}]——"猪血"，因忌"血"。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編出《毛主席論語言問題》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語教研組全体教师和进修生，通过整風和教学改革运动，解放了思想，鼓足革命干劲，經过几晝夜奋战，編出了《毛主席論語言問題》一書，作为国庆节向党献礼。现在这本書已于9月25日印出，开始內部發行。

本書除輯录了毛主席著作中有关語言問題的重要意見外，还有两个附录：1）根据苏联兹維金采夫(A. B. ЗВЕГИНЦЕВ)《19—20世紀語言学史文选》第11章，輯录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論語言的重要意見；2)从《斯大林全集》中輯录了斯大林論語言的重要意見。全書除了《佛兰克方言》和《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两个專著外，包括了馬、恩、列、斯和毛主席有关語言的重要理論，可以作为語言教学和研究的原則指导。（**彭維金**）

猪潤 [tʃy^{55} jœŋ^{35}]——“猪肝”，因“肝”“干”同音，不吉利，换反义的“潤”，其余动物的肝同样也叫“潤”。

通胜 [t‘uŋ^{55} ʃɪŋ^{33}]——“通書”(皇历)，因“書”“輸”同音，不吉利，改反义的“胜”。

又例如南方的一些方言区（如粤方言区、客方言区），少見冰雪，就把冰雪的概念混淆。

广　州	北　京
雪条 [ʃyt^{33} t‘iu^{35}]	冰棍
雪糕 [ʃyt^{33} kou^{55}]	冰淇淋
雪藏 [ʃyt^{33} tʃ‘ɔŋ^{21}]	冰鎮
雪柜 [ʃyt^{33} kwai^{22}]	冰箱
雪花 [ʃyt^{33} fa^{55}]	雪花
落雪 [lɔk^{22} ʃyt^{33}]	下雪

粤方言中“冰”“雪”两个概念都用“雪”一詞来表示。这实际上也是扩大了“雪”这个詞的意义范圍（参看第三节第2項）。

这一类因特殊原因造成的方言詞彙特点，我們必須根据不同方言的实际情况，注意充分揭發。

2）来源难以一一查出的特殊方言詞——除了上述来源清楚的特殊方言詞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方言詞，一时难以查明它們的来龙去脉。这些方言詞長期积累下来，其中有的可能是在历史上受其它民族語言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更多的还应該說是为了适应本地区人民交际上的需要，反映本地区經济上和文化上的独特面貌而由人民群众創造出来的。这一类的方言詞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有的很不容易在普通話里找到适当的語詞来对譯，有的沒有适当的汉字可以表示：

厦　門	北　京
头家 [t‘au^{24} ke^{55}]	老板
报水 [pɔ^{33} tsui^{51}]	密告
ta^{55} pɔ^{55}	男子
媠傑 [tsa^{55} mɔ^{51}]	女子
bi?^{32}	躲藏
ŋiãũ^{55}	痒
gian^{51}	爱

五　方言中的成語、諺語、歇后語、諧謔語

在收集方言詞彙材料的时候，我們会从中發現一些生动活潑而又富有地方色彩的成語、諺語、歇后語、諧謔語之类。这些詞語往往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的風土人情及心理狀态。我們在整理方言詞彙特点时，可以把它們分别列出，加以必要的說明，不要輕易遺漏了它們。例如粤語：

[歇后語]

秀才手巾——秀才的手巾常用来“包書”，“書”“輸”同音，因而轉以表示“包輸”，即“贏不了”。

老公撥扇——老公(丈夫)撥(搧)扇，妻子就凉快了。“妻”“凄”同音，因而轉以表示“凄凉”。

[諧謔語]

打斧头——揩油(指代人买物)。

电灯胆——不通气。

一塊 [kau^{22}] 飯——愚笨，不灵活。

甩晒鬚 [lat^{55} ʃa:i^{33} ʃou^{55}]——丢臉（甩即掉或脫，晒即完了）

本文主要是从显示方言詞彙特点这一角度来談的，全面深入的方言詞彙研究，还有許多工作可做，例如方言詞典的編纂工作就很重要，这里就不多談了。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24頁。

② 拿閩南方言的潮州話来說，根据周耀文同志的估計，就有30%以上的詞彙与普通話不同。参看《方言与普通話集刊》第一本，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大躍进中汉語詞彙的新發展

黎运汉　程达明

在这大跃进时代中，汉語隨着祖国新事物新概念的产生出現了大量的新詞。有許多詞和語的意思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它們的产生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祖国語言詞匯的宝庫，使祖国語言更向前發展了一步，并且还反映出，这一阶段我国人民在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生产建設各个战綫上的胜利成果。例如"大破大立"、"又紅又專"、"跃进派"、"促退派"等新詞或詞組，就是在整風期間提高了思想覚悟的体現。現在全国掀起了技术革命高潮，發明創造不断出現，新的詞語就敏感地直接地反映了这些奇迹。如显示全民办工厂、搞鋼鉄的面貌的，有"鋼帅"、"鋼軍"、"土洋并举"，等等。农民們在生产过程中創造了一种新的先进耕作方法，坐在木制的小船上插秧，于是"插秧船"这一个新詞产生了。农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进行工具改革，創造了多种多样的車子，代替了肩挑，因而产生了"車子化"这个詞。又如人們都想为社会主义作出最大的貢献，积極学習多种多样的生产技术和工作方法，使自己成为多才多艺的人，于是"多面手"、"万能人"这些新詞就跟着产生了。再如，在党的总路綫光輝照耀下，人們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發揚了敢想、敢說又敢干的共产主义風格，創造了千千万万过去被人認为不能实現的奇迹，于是"异想天开""标新立异"这些成語就获得了新意义。現在祖国建設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因而标示着这个阶段的"人民公社化"这个詞便应时产生。其他"如下放干部、幸福院、交心"等新語詞，都是最敏感地反映出在各个战綫上出現的新成就和新事物。

大跃进以来出現的新事物是很多的，标示这些新事物的新詞也極其丰富。而这里所談的新詞語，只是大跃进时期中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南方日报上所出現的某些書面詞語。对于群众的口头新詞語和出現在其它刊物上的新詞語还沒来得及作全面的收集。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多，因此談論問題的片面性是在所难免的。

二

汉語詞汇發展变化的情况是复杂的，新詞的产生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談的有两种：一种是以旧詞为基础，通过汉語构詞法，孳生出新詞。一种是旧詞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其中有个别的詞过去本已产生，但用得不普遍，現在普遍了。另外有一种固定詞組，这类詞組很有变成一个詞的趋势。

通过汉語构詞法孳生的新詞語，大致說来，可以归納如下列几种：

1）联合詞組：联合詞組是由两个以上的并列成分（詞或詞組）組成的。例如：

又紅又專　多快好省　少慢差費　又穷又白
大破大立　勤工儉学　厚古薄今　重外輕中
鳴深放透　厚今薄古

2）主从結构：組成这一类新詞或詞組的两个詞素（或詞）中，有一个詞素（或詞）的意义是主体，另一个詞素（或詞）的意义是从屬于这个主体的。例如：

万能人　幸福院　大跃进　試驗田　土專家
人民公社　反面教員　紅專道路　精神貴族

3）动宾結构：这类新詞或詞組的結构形式是前一个詞素或詞是表示动作的，后一个是被前一动詞或动詞素所支配的宾語。例如：

交心　通心　梳辮子

4）主謂結构：这一种結构很有成語化的趋势。例如：

土洋并举　知識公有　寸土皆收　分秒必爭

5）加詞尾式：即由一个詞加上詞尾构成的合成詞。現阶段中出現了大量加上"派、化、手"这些詞尾的新詞。例如：

跃进派　促进派　促退派　观潮派　算賬派
苦学派　伸手派　水利化　人民公社化　滚珠軸承化
沼气化　車子化　工分主义　好人主义　多面手
紅旗手

6）簡称：簡称也可以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成詞，因此我們也把它列为新产生的詞語。例如：

三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五气（官气、暮气、闊气、驕气、嬌气）　双反（反保守、反浪費）　二百（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五大（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报）　双改（教学改革、科学研究改革）　治安七害（写反动标語、流氓、賭博、貪污、走私、欺騙、盗窃）　三結合（教学与生产相結合、理論与实际相結合、体力劳动与腦力劳动相結合）。

汉語的构詞方法是多种多样，但發展很不平衡，有些格式能产力很强，有些格式能产力較弱。現阶段中，以通过主从結构产生的新詞語为数最多，在我們这次所收集的125个新詞語中，占40%弱，这表明它是汉

語构詞中最能产的类型。同时，加詞尾式的結构，也相当活跃，尤其是"化"和"派"能产力十分强。从現阶段的詞汇發展情况看，更进一步証明这种格式有着广闊的發展前途。簡称是一种日趋發展的新形式。我們認为，如果不致發生誤解而又是"約定俗成"的簡称，是应該受到欢迎的。簡称有些会較快地消失，有些会逐漸固定下来成为詞或語。

三

談到第二种，旧詞获得新义，其实应該說是詞义的扩展。它的产生是出于修辞的手段。例如："鋼都放衛星"，"支援工业抗旱"，"力爭鋼鉄大丰收"，"工业战綫上的出色标兵"，"反对甘居下游"，等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应該承認，这类新用法的产生是社会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一种可喜的現象。我們应該極力欢迎和爱护。特别是語文工作者，更应該在詞汇發展中做促进派。当然，新詞的产生和成長是有条件的：首先，只要有了新的事物、新的概念，原有的詞不足以表达的时候，人們就会創造出反映这些新事物的新詞。其次，創造出来的新詞还要看大家用起来是否合适，是否方便。如果适合了这些条件，新詞就会产生、成長。即使有人不欢迎，也絕对沒有力量去阻止它的产生和成長。反之，如果不合乎这些条件，即使新詞被"創造"出来，大家也不会普遍地長久地使用它，它也就免不了淘汰。这是詞汇發展的客观規律，是不以人們的主观願望为轉移的。可是，这只是一方面，我們还应該看到另一方面。任何客观規律，人們都是可以了解它、掌握它的。人們一旦掌握了客观規律，便可以發揮巨大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客观規律，推动事物向前發展。在推动語言詞汇不断丰富的过程中，首先应該看到人民群众的語言創造力量；而优秀的人民政治家、作家和語文工作者就是人民的这种力量的体現者。毛主席就是善于根据客观需要来創造新詞并正确地使用新詞的語言巨匠。在汉語詞汇有了新的發展的今天，語文工作者应該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从人民的活語言中，發掘新詞，并进行研究，以掌握汉語詞汇的發展規律，帮助那些合乎条件的新詞成長起来，稳定下来。与此同时，我們还应該注意到，由于汉語詞汇發展很快，运用起来不免有困难。如果不加注意，就会出現混乱現象。因此，我們要掌握汉語詞汇的發展規律，注意新詞产生的条件，不要乱造新詞或給旧詞胡乱加上不合理的意思。我們要隨时注意新詞的生長情况，不要漫不經心，隨便采用。就是已經稳定下来的新詞，我們也要正确地理解它的意义和用法，准确地去了解和使用，不要望文生义，更不要生搬硬套。总之，我們要促进汉語詞汇的規范化，使汉語沿着健康的通路發展。

对《"目的"和"为了"》一文的意見

毛西旁

王年一同志《"目的"和"为了"》一文（載《中国語文》1958年7月号）認为"目的"和"为了"不能同时用在一个單句里，認为这样用在"道理上有欠缺"，認为是"重复"、"多余"。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顧語言事实的。

不錯，"目的"和"为了"單用，可以起同样的表达作用，但这并不是說这兩个詞的含义和用法就完全相等。在用"目的"的單句里，不一定能用"为了"来代替。如王同志举的第七例，"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繼續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改成"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繼續侵略，它是为了要灭亡中国"，就很别扭。这里非用"目的"不可。相反地，这个句子倒可以同时用上"为了"，改成"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繼續侵略，它的目的是为了要灭亡中国"。"…目的是为了…"这种用法早已成了語言習慣，我們不能無視它。这样說时，我們并不感到重复多余，也不感到有什么歧义。

語言是發展的，是約定俗成的，不能死板板地去評論它。我認为"…目的是为了…"这种用法能加重語气，突出"目的"所指的內容，"为了"在这种句子里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格式是旣成的語言習慣，应該讓它为我們服务，讓它存在和發展下去。我認为王同志举的1至6例都沒有可指摘的地方。除了"…目的是为了…"这种說法外，还有"为了…目的"这种說法，"目的"作为"为了"的宾語使用。"目的"前面往往有一个說明什么"目的"的附加成分。如"为了侵略的目的，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处建立軍事基地"，这种說法，現在也很流行。照王同志的看法，这种句子里的"目的"也是多余的，重复的，因为可以說"为了侵略，美帝国主义…"。但是如果我們重視語言事实，用發展的眼光来看待語言的話，我們就不会覺得奇怪了。

"和、跟、同、与"的用法和分工

賈崇柏

現代汉語中常用的"和、跟、同、与"四个詞，根据呂叔湘、朱德熙兩先生的解釋，"跟"字在北京話里用得比"和"更多，"同"字流行在华中一帶，"和"字最普通，文章里最常見，"与"字是从文言里繼承过来的…(«語法修辞講話»，101)。尽管来源不同，但是它們都兼有連詞和介詞的兩种用法。現在它們由于分工不明，往往造成使用上的不当和閱讀上的誤解。

为了語言的純潔和健康，黎錦熙先生建議"和"用做連詞，"同"用做介詞。(«新著国語文法»，267)呂叔湘、朱德熙兩先生也建議"和"用做連詞，"跟"用做介詞。(«語法修辞講話»，102)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对"和"和"同"有了明确的分工，"和"用做連詞，"同"用做介詞。这的确是可喜的現象。最近中共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几个文件，特别是刘少奇同志的工作报告和1958年5月5日及6月4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論，根据分工原則普遍而准确地运用了"和"和"同"。这样就給人們树立了遵循的榜样。

"和、跟、同、与"的詞性和意义如何区别呢？黃伯荣先生在«連詞"和"跟副动詞"和"的区别»(«語文学習»，1955年8月)里曾談到这个問題，对我們有所啓發。現在我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写在下面。

> 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無产阶級联合起来。(毛澤东选集，629)
> 你还別跟他要。(駱駝祥子，55)
> 我們爭取在五項原則的基础上首先同我們的所有鄰国建立睦鄰关系。(八大政治报告，59)
> 可是終日与車夫們打交待。(駱駝祥子，48)

这类例句很多。它們共同的特点就是"和、跟、同、与"前有修飾成分。根据黃伯荣先生的説法，可以判断是介詞。因为連詞的作用就是連接兩个相等的詞或比詞大的單位。它們之間的关系是平等的，做句子中的同一成分，因而在被它連接的兩部分之間是沒有修飾关系的，当然在連詞前就不会有修飾成分；如果在"和、跟、同、与"前有了修飾成分，就不能当連詞看。

介詞的主要作用是同名詞或代詞結合成介詞結構，主要用做狀語(此外还用做定語、补語、謂語)，表示主語行为动作的对象。介詞結構本身可受副詞修飾，所以，在用做狀語的介詞結構前面当然可以有修飾成分。例如：

> 我同他只談过这个問題。
> 我只同他談过这个問題。

前例是説，我沒有同他談过別的問題(限制談的問題)。后例是説，我沒有同別人談过这个問題(限制談的对象)。显然前例中的"只"限制謂語"談"，后例中的"只"限制介詞結構"同他"。因此，当"和、跟、同、与"前有修飾成分时，我們就判断它是介詞。但是，这不等于説沒有修飾成分的就是連詞。当"和、跟、同、与"前沒有修飾成分时，怎样区分它們是介詞还是連詞，就是本文所要談的問題。

区别"和、跟、同、与"是哪类詞时，还有比較明显的标志，就是能否用頓号代替"和、跟、同、与"。可以用頓号代替的是連詞，否則就是介詞。这个标准还是不完备。例如：

> 黑人同白人不能在一起走路。(中国語法教材，57)
> 哥哥跟弟弟談話。(弟弟有些不耐煩。)

如果因为这兩例中的"同"和"跟"前沒有修飾成分，或者可用頓号代替，就判断为連詞，那么在第一例中就看不出是黑人不能同白人在一起走路的意思，也看不出白人对黑人的压迫。在第二例中看不出是哥哥主动同弟弟談話，弟弟是哥哥談話的对象。介詞結構做狀語的句子，最容易誤解为联合結構做主語的句子。所以区别时首先应从謂語方面着眼。

(一)合成謂語句：

1) 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都是脫离实际、脫离羣众的主觀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議工作报告。)
2) 东間与西間是刘家父女的臥室。(駱駝祥子，47)
3) 宝貴跟春果都剛十九岁。(«汉語»課本三册，136)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凡是合成謂語句，謂語前的"和、跟、同、与"一般地説只能是連詞，而不是介詞。因为介詞同名詞或代詞構成介詞結構往往不做判断詞的狀語。例3沒有判断詞，是因为表示年令、籍貫等句子習慣上不用判断詞。

(二)形容詞謂語句：

1) 哥哥和弟弟都很聰明。
2) 这里老师和同学都很热情。
3) 祖国建設的成就和速度非常惊人。
4) 年老的娘和兒子一样剛强。(中国語法教材，57)
5) 这种蘿卜跟梨一样甜。(楊欣安：«現代汉語»三册，206)
6) 土色灰白和冰一样涼，一样坚硬。(語法小組：«語法講話»)

从上面例句中可以看出，形容詞謂語句，前面的“和、跟、同、与”可做連詞也可做介詞。做連詞时，謂語前一般有表示范圍的副詞或表示程度的副詞做狀語，如：“都”和“非常”。做介詞时，在“和、跟、同、与”的后面，一般要求有“一样、一般、同样”等詞来呼应，表示比較或比拟。这时“和、跟、同、与”类似“象、如”。因此例4、5、6中的“和、跟、”都可以換用“象”字而不改变原意。

(三)动詞謂語句：

1) 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八大开幕詞，5)

2) 先生与太太們总以为僕人就是家奴。(駱駝祥子，43)

3) 香蕉和橘子这兩种水果都出在南方。(吕叔湘：《語法学習》，76)

4)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見过一面。(毛澤东选集，63)

5) 我跟他講故事。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动詞謂語句同形容詞謂語句一样，“和、跟、同、与”可做連詞也可做介詞。

做連詞时也同形容詞謂語句一样，在謂語前有表示范圍的副詞，如“都”和“总”(如果沒有时也可加上并不伤害原意)。另外还可以有表示总括的复指成分和表示范圍的副詞同时出現在句中，如例3中的“这兩种水果”和“都”。

做介詞时，就不象形容詞謂語句那样簡單，如例4可以因为“和”字前后的詞类(代詞和名詞)不同和謂語前沒有表示范圍的副詞(同时也不能加上)而判断为介詞。但在动詞謂語句中，“和、跟、同、与”做介詞时的情况又是相当复杂，象例5可以有兩种看法：如果把“他”看做是主語“我”講故事的对象时(我对他講故事)，那么“跟”就是介詞。如果把“他”也看做是“講”的主語(联合主語)而充当句中同一成分(我和他兩人都講故事)，那么“跟”就是連詞了。这究竟如何判断呢？我認为应該从下面几方面来考察。

(A)从語意上看：

1) 我跟你打听一件事。(鄖峻章：《汉語語法》，127)

2) 那你跟媽媽去解釋解釋吧！(張天翼：䓍生在家里)

3) 他和母亲告别了。(中国語法教材，873)

例句中的謂語动詞，都是表示單方面动作的动詞。“打听”是說明主語的动作，“你”是打听的对象。同样道理，“媽媽”是解釋的对象。由于沒有另外的对象，所以一般不会理解成为“你跟媽媽兩人去解釋解釋吧”。

(B)从詞类上看：

4) 我們的耳朵和大众接近些。(中国語法教材，873)

5) 我們和自然作斗爭。

“和、跟、同、与”作連詞时，一般是組成联合結構的詞語必須是性質相同的(指詞或者詞組的类别)，或用途相同的(《汉語課本第四冊参考書》，48)，如“年幼的和我都剝豆”(的字結構和代詞共同做主語)。做介詞时却沒有这些条件限制。如果遇到“和、跟、同、与”前后的詞的詞类或用途不同，就可以判断为介詞，例2、3、5是代詞和名詞。有时詞类虽然相同，但所表示的内容类别不同，也应判断为介詞，如例4中的“耳朵”和“大众”虽然都是名詞，但是类屬不同。

(C)从結构上看：

6) 同羣众一起千方百計地实事求是地努力加以克服。(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議工作报告)

7) 同世界各国兄弟党在一起，…巩固国际主义运动的战斗的团結。(同上)

8) 文化革命同技术革命一样，同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一样，必須走羣众路綫。(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社論)

9) 个人同个人、小組同小組、企業同企業、…展开了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竞賽(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議工作报告)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一)凡句中的“和、跟、同、与”的后面，有“一起、在一起、一样”等詞語呼应时，它們后面的名詞或代詞就是主語行为动作的伴隨对象。在“和、跟、同、与”前还可加其它修飾成分，因此例6、7、8、中的“同”都是介詞。(二)凡句中的“和、跟、同、与”的后面，有(或可以加上)方位詞“之間”就可以判断为介詞。因为它們可以同方位詞“之間”構成介詞結構，如例9就是。(三)凡句中的“和、跟、同、与”后的名詞或代詞可以移在謂語后作宾語时，便可判断为介詞，因为宾語有时可借用介詞提前的緣故。例3可改做“他告别了母亲”。

(D)从上下文看：

10) 我跟姐姐討論討論。(完了讓姐姐跟媽媽說耍。)(張天翼：䓍生在家里)

11) 还是宏兒和他去走走。(宏兒听得这話便去拉水生。)(魯迅选集，1卷，53)

从上例中看出，遇到难以确定是連詞还是介詞时，要看上下文。从例10中的下文里看出“我”是主动者积極想办法先同姐姐討論，然后通过姐姐告訴媽媽，达到劝媽媽学文化的目的。从例11中的下文里看出，宏兒是主动者，所以兩例中的“跟”和“和”是介詞。另外这兩例中的詞类既不相同(名詞和代詞)，又沒有共同用途，所以是判断为介詞的另一个原因。

任何一个句子都有上下文和具体的語言环境。孤單單的一句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样，象“我和他辯論”“王老五和爹爹来了”这样难以辨認的句子，把它放在具体的語言环境中(上下文)来判断，困难也就不太大了。虽然如此，但总难免帶来麻煩，因此它們的明确分工仍是必要的。

"和、跟、同、与"有必要分工

蔣蔭枬

目前"和、同、跟、与"这四个詞常常在一个作者的同一篇文章里同时出現，既作介詞又作連詞。用得很乱。例如：

1）李虎臣見我們同馮子明翻了臉，正合他的心願。（«解放軍文艺»1958年8月号，10頁）

2）半年来，我們投奔了三个軍头，和敌人明爭暗斗，…（同，11頁）

3）我們跟数十倍于我部的敌人，激战了二天。（同，11頁）

4）薛自爽同志把胳膊一掄，…与敌人进行了頑强的抗击。（同，13頁）

5）我和史可軒同志走在队伍后头，这时才發現邓小平、李林同志沒有跟队伍来。（同，9頁）

6）一天夜里，許祝中同我在赵杰三房子里閑談。（同，10頁）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到由于"和、跟、同、与"分工不严，用这些不同的詞来表示相同的語法作用，給学習的人無形中增加負担。这是沒有必要的。因此我認为在同一篇文章里最好統一用某个字作連詞或介詞。

其次在一个句子里，不要用同一个字既作介詞又作連詞。否則不但使人不能一目了然地理解句意，而且很容易把意思弄錯了。特別是兩个名詞联合作主語用"和"联結，后边的謂語中心詞前有介詞結構作修飾語，这个介詞結構的介詞是用"和"的。例如，"小說和詩歌和散文是有区別的。"單看这句可以有几种理解。1）"小說、詩歌"联合，"和散文"是介詞結構；2）"詩歌、散文"联合，作第一个"和"的介詞結構的联合成分；3）"和詩歌"、"和散文"作为兩个平列的介詞結構。此外，还可以有其他理解。类似这种情形在文章中并不是罕見的。看下面一些書报上的例子：

1）少数民族和国际友人和我們的交往一天天頻繁起来。（«常州工人报»1957年9月3日，3版）

2）石曉芬：哎呀！老伯，我說話你为什么不信，难道我会無中生有地在您面前扯謊嗎？剛才我跟我媽媽差点就在你这里跟我爸爸吵了起来。（«剧本»1958年7月号，37頁）

3）为了使他不至終日盤桓在政治思想里面，我常常和他談談文学和艺术。（黃既：«关向应同志在病中»）

这些句子里的"和"或"跟"字，有的作連詞，有的作介詞，令人費解。假如我們只把"和"作連詞，"跟"用作介詞，就要清楚得多，例如：

1）很多企業、机关、学校、部队和个人都主动地同別的單位和个人进行协作，以促进自己的工作和別人的工作共同發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

2）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同任何国家建立和發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获得成就，今后將繼續貫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这些句子里面用"和"作連詞，"同"作介詞，联合結構和介詞結構便一目了然。

因此，我認为"和、跟、同、与"分工是很必要的。

揚州話里有"討喜"

刘培倫

在討論克萊同志«批改病句不要无視語言現实»一文时，对克萊同志提到的"討喜"这个詞兒，刘琳同志說"沒有被大家采用"，陆复中同志"不敢苟同"它的可能存在。（均見«中国語文»1958年9月号）其实，在揚州人看来，两位同志的意見都只是主观臆断，沒有更多的进行調查研究。恰恰相反，在揚州話里，"討喜"这个詞兒不是"沒有被大家采用"，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形容詞，和"討厭"一样普通地使用着。例如：

这孩子眞討喜！
这孩子不討喜
你討喜得很呢！
不跟你这討喜宝子說！
这鋼笔蛮討喜的。
这小猫子养得不討喜。
这朵花蛮討喜的。
这件褂子做得不討喜。
事情是做得討喜。
还有什么值得討喜的地方？

揚州人对人或事物表示非常喜爱时，就說"眞討喜""蛮討喜，表示否定时，就說"不討喜"。揚州人在运用"討喜"这个詞兒时，是表示"撫爱"，也往往有些"輕佻"的意味。揚州話里的"你眞討厭"和"你不討喜"有着区別。"不討喜"只是对那个人或那件事物表示"不喜爱""不滿意"，厭恶的感情色彩很輕微，远不及"討厭"深。

旣然"討喜"这个詞兒在揚州話里用得很普通，将来又有誰能限制它不被吸收到普通話里去呢。

程度副詞修飾动詞能不受限制嗎?

李春林　余立人

在1957年11月号《語文教学》上，林文金同志在《程度副詞不可以修飾动詞嗎?》一文中說，程度副詞和动詞組合不受限制。作者在列举了"更"和动詞組合的例句后，作出結論說："从上述例句里我們不难看出它和动詞組合的能力相当强，可以說它和动詞組合不受什么限制。如果它和动詞的組合还有一点限制的話，那应当說是極其次要的一面，它和动詞組合的能力相当强才是主要的一面。"(着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

事实上，"很""更"等程度副詞和动詞組合"不受什么限制"或受限制也是"極其次要的一面"嗎?不是。我們認为初中《汉語》課本上"程度副詞一般不修飾动詞"的提法虽有些籠統，但林同志的看法又未免有些偏激。現在我們仍用作者的原文中的例子来仔細分析一下(例句不引全句):

1) 只以为很是嘮嚷罢了。
2) 很讀过書的人。
3) 很起了…同情。
4) 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
5) 运动是不很参加了。
6) 水声又很听得出了。
7) 很合理想的夫妇。
8) 很对不起自已的事情。
9) 很受动搖。
10) 很引人注意。
11) 很露出焦燥的神情。
12) 很得…信任。

上面是"很"的例子，下面是"更"的例子:

1′) 更感到这一句話的必要。
2′) 老百姓更經过了組織，我們在沿途更看見了…标語和…开水。
3′) 牌更打不好了。
4′) 我更补足一句。
5′) 他的成功更靠挑选的适宜。
6′) 威信更提高了。
7′) 更反对…文学有用論。
8′) 面部更变得难于形容的可憎了。
9′) 中間更夹着…声音。
10′) 更兼身体一顚一蕩地延續了半天的时光。
11′) 更令人信服，更有力量!
12′) 更引起別人的注意。
13′) 更是苦恼。
14′) 更象做梦了。
15′) 更刺激了那白馬的兴奋勁兒。
16′) 更显得模糊。
17′) 更讓他难过的是沒地方去訴委屈。

("·"是原有的，"∘"是本文作者所加，表示动詞后面的宾語或补語)

从上列例子可以看出程度副詞在修飾动詞时都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被修飾的动詞都带有宾語或补語。有的宾語被提到动詞前面(如例5, 6, 6′)。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这样說，程度副詞在修飾动詞时，都比較严格地要求被修飾的动詞带上宾語或补語。而且沒有一个謂語是單純謂語(不带宾、补的單一动詞作謂語)。事实上，能被"很"修飾的动詞謂語句正是带有宾語或补語的。我們若把宾語或补語抽掉，那些句子就不能成立。即使个別能成立，也只是在一定的語言环境中。就是林同志所說的"大都可以用'很'来修飾"的"带有感情色彩行为的动詞"，在被"很"修飾的句子中同样是要带宾語或补語的，并沒有几个例外。

为什么某些动詞在带上宾語或补語以后，往往可以被"很、更"等类程度副詞修飾呢?(关于带数量詞补語的，《教学参考書》和林同志都談过，这里不再談。)这是因为某些动宾、动补結构本身就存在着程度的差別，如"守紀律"，"講道理"，"引人"，"合理想"等。有些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守紀律"的，但有时会不自觉地不守紀律，我們可說这样的人"比較守紀律"，因此"守紀律"有程度的差別。

林同志沒有考虑到程度副詞在句子中的地位、作用，也沒有看看它們前后的和它們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詞(如动詞后面的宾語、补語和动詞前面的宾語)。我們考察一个詞或一类詞的語法特点是要从它(它們)在句子中的地位、作用及与其他詞的关系出發的。

林同志的結論几乎否認了程度副詞"很"鑒別动詞和形容詞的性能的存在。上文已經闡明單純謂語的动詞不能被"很"等修飾，个別能修飾的还得有一定条件。可是任何形容詞作單純謂語都能被"很"修飾。例如:

1) 小武的声音很响亮，很干脆。
2) 在抗日根据地里，大家的生活非常艰苦。
3) 她很聪明，很美丽。
4) 他很豪爽。

因此，我們說，在动詞和形容詞同是單純謂語的情况下，程度副詞"很"可以很容易地把它們鑒別出来。請看:

一式：名(代)＋__×__＋动　他很走。

二式：名(代)＋__○__＋形　他很美丽。

(下轉545頁)

略論語言学史的几个問題

——評岑麒祥《語言学史概要》

黄心平

一

我国对于語言学史的系統研究，目前还剛剛开始，特别是在应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观点来正确地估計古今中外各种語言学派的成就方面，可以說还沒有做过什么工作。因此，最近出版的岑麒祥先生編著的《語言学史概要》一書就不能不引起讀者極大的注意，并寄以这样一些希望：

1）作为我国自己編著的第一部語言学史，讀者希望对我国历史悠久、材料丰富而且成績輝煌的語言学研究能够有較为詳細的介紹和正确的評价。

2）作为1958年7月、正当党对学术界提出批判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时候出版的語言学史，希望对語言学史上两条路綫的斗爭能够清楚地介紹，并且对那些主要的資产阶級語言学派的观点予以明确而有力的批判。

3）希望本書厚今薄古，能更多地介紹近代和現代的語言学的情况，特别是目前我国、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語言学研究情况。

这些希望可以說是起碼的。但是，当我們抱着这样的希望从头到尾地翻閱了这部著作之后，却大大地失望了。在它里面，我們所看到的仅仅是一堆西洋的（还不能說是“外国的”）資产阶級語言学史和一些極为零碎、片面的我国与苏联的語言学史料的極不調和的混合物。从它里面，我們看不到語言学發展过程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爭，看不到对資产阶級語言学說的强有力的批判，看不到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成長，更看不到我国語言学，特别是我国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成長。我們得到的主要是关于西歐資产阶級語言学的一些模糊的观念。

或許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評价，我們还是从几个具体的問題来討論吧。

二

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語言学的發展史实質上也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爭的历史。因此，在科学的語言学史上就形成了两条路綫的斗爭。例如，我国古代有“名”与“实”的討論，古希腊有“詞”与“物”的討論。語言与其所依存的社会以及作为社会成員的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語言与其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关系是怎样的？語言和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思維的关系是怎样的？語言是如何产生和發展的？通过这些重大問題的討論而形成的各种学派，便构成了語言学史的主要內容。

不管是中世紀的唯名論者和唯实論者的爭論，还是近代各种語言学派的爭論，都清楚地說明上面說的这一事实。而科学的語言学，即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也是在这爭論中逐漸地成長起来的。因此，闡明語言学在历史上两条路綫的斗爭，揭开語言学史上各种形形色色的流派的眞实面目，說明唯物主义語言学的产生、發展和成長的过程，就成为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史的首要的、也是基本的任务。

但是遺憾得很，在《語言学史概要》一書中，我們自始至終找不到这两条路綫斗爭的明显的綫索。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不厭其煩地介紹了各种資产阶級語言学說，却很少分析批判，或者只是加了一些不得要領的按語，叫人看不清这些学派的眞实面貌。例如，作者在介紹了十八世紀法国感覚論哲学家龔迪雅克（Condillac, 1715—1780）关于語言起源的感嘆說之后，仅仅从單純的語言观点来批評这一种理論的矛盾，說：“可是表示情感的声音只能成为一些感嘆詞，它們与語言的其他表示思想概念的詞有很大的差別，感嘆詞怎样能变成語言的其他詞是很难加以解釋的”（88頁）。① 而对这种学說的唯心主义的荒謬性，却只字未提。事实上，龔迪雅克关于語言起源的感嘆說完全是建立在他对社会关系的唯心主义理論的基础上的。在对社会的理解上，他認为“人們追求最大限度享受的意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② 因而在語言起源的問題上他就認为語言产生于“一个人因为需要一样东西得不到而感到痛苦，就不能自制地發出叫声来”（87頁）。这种观点显然是極端个人主义的、唯心的。它完全否認

---

① 本文凡引用《語言学史概要》一書原文，只注明頁数，不注書名。

② 見罗森塔尔、尤金合編《簡明哲学辭典》，中譯本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46頁。

了劳动在語言起源中的作用和語言的社会本質，和馬克思主义的語言起源于社会劳动的学說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再說，龔迪雅克的这种理論和他同时代的啓蒙运动者盧梭(1712—1778)关于語言起源的社会契約說也是对立的。当然，盧梭的社会契約說并不是唯物主义的，而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注意到了語言的社会性質，这是他进步的社会观点的反映。在这些方面，岑麒祥先生都沒有加以必要的說明和批判。

更严重的是作者非但对某些資产阶級語言学家的唯心主义观点沒有批判，而且用一些評語来为其吹嘘。例如在"繆勒的自然主义观点"一节中，作者介紹了繆勒的观点之后，紧接着評論道：

> 繆勒的这些說話当时曾引起了許多人的爭論，尤以美国語言学家輝特尼 (W. D. Whitney) 反对得最力。他为了回答这些不同的意見，曾于 1875 年写成《德国工厂杂談》一書，仍坚持語言学是自然科学…
>
> 尽管这样，繆勒的这本著作因为取材新穎，文笔生动活潑，很受讀者欢迎，因此他的这个把語言看作一种有机体的观念一直在西方語言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傳播，虽在他的反对者輝特尼的《語言的生命和生長》一書中也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一些同样的論調。(第 246 頁，我的着重点——笔者)

讀了这段評語，我們不禁要問：1)輝特尼是根据什么样的观点来反对繆勒的自然主义呢？2)作者說繆勒的著作"很受讀者欢迎"，到底是那些讀者呢？3)繆勒的学說所以"一直在西方語言学界得到广泛的傳播"，难道是因为它"取材新穎，文笔生动活潑，很受讀者欢迎"嗎？4)我們对于繆勒的学說，到底应該怎样看待呢？难道也应該"欢迎"嗎？可是，除了上面的評語之外，在这一节中我們找不到作者对繆勒的其他任何評論，因此，从这仅有的評論中，我們就不难看到作者对繆勒的唯心主义理論是如何地偏爱了。

本書中类似这样的評論是屢見不鮮的。这里限于篇幅，我們不一一加以列举了。

其次，作者对語言学史上两条路綫的斗爭的忽視和歪曲还表現在过分重視方法論的發展，把方法論和作为它的理論指导的观点割裂开来，忽略了观点对于方法的决定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讀者产生一种印象，仿佛在方法論上，任何学派的成就和貢献都是巨大的、主要的，而他們理論上的錯誤或缺陷則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二者之間似乎也沒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例如作者談到"新語法学派"(按即一般所謂"青年語法学派")时，从方法論出發，对这个学派所坚持的两个原則——"語音定律的无例外性"和"类推作用"，列举了許多例証来介紹，極力贊許，說是"把历史比較語言学大大推进了一步"(125頁)，"不能不說是一个莫大的革新"(128 頁)，而沒有提出它的缺点，使人仿佛感到，青年語法学派方法論上的成就是无可非議的，可以完全接受。事实上，青年語法学派在方法論上所坚持的两个原則，正是由其理論上的号称"个人心理主义"或"个人生理主义"的唯心观点所决定的。他們把語言看作是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現象，用生理的先天不变性来解釋語音規律；用个人的心理上的联想来解釋語法現象，才得出了"語音定律的无例外性"和"类推作用"这样的原則。他們完全忽視了語言的社会性。他們的原則尽管在反对旧的观点方法以及对工作实踐有一定的貢献，也决不能概括語言的一般規律，而是片面的有严重缺点的，甚至后来这一学派的德尔勃呂克也提出应該加以修正。可是岑麒祥先生却把这个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割裂开来，不仅过分地肯定了方法，对于观点也沒有加以应有的批判。这种片面的介紹显然是作者認为方法可以脫离甚至超越观点而独立，是非常錯誤的。

历史上許多普通語言学家同时都是历史比較語言学家(例如洪堡特、施萊赫尔、索緒耳，勃魯格曼等青年語法学派的語言学家，等等)，他們都以具体的語言研究为基础，在一定的哲学观点指导下建立起他們的普通語言学理論，并进而把这种理論作为研究具体語言的指导原則。因此，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把这二者截然割裂开来，和历史事实也是不相符合的。

以上所述两点，仅仅是本書中比較突出的。事实上，岑麒祥先生对語言学史上两条路綫的斗爭的这种錯誤的观点和态度远不只是表現在这两方面。例如作者用了絕大部分的篇幅来詳細介紹各种資产阶級語言学說，而对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介紹則仅仅用了 3—4 頁的篇幅，而且內容極其簡陋。里面除了关于对馬尔的批判的介紹之外，对于苏联、我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語言学界对資产阶級語言学的斗爭和批判更是只字不提(例如甚至在談到索緒耳和結构主义的时候，也不願提到苏联关于这一方面的討論)，結果也就使人感到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是貧乏的、枯燥无味的。这些，除了証明作者輕視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成就和当前的語言学界的斗爭，在学术思想上和各种唯心主义学說有許多共同之处以外，还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三

我国是世界上从事語言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自从公元前八世紀春秋战国时代以来，我国曾出現过許許多多語言学家和大量的語言学著作。尽管这些語言学家并不都專門从事語言研究工作，他們的著作也不都是專門的語言学著作，但是他們解决了許多語言学上的重大問題，从而建立了我国語言学研究的优良傳

統，給我們留下了丰富的科学遺产。

岑麒祥先生在本書的“序言”中也指出：語言学史应該“旣包括一般語言学的历史，又包括本国語言学的历史”。这話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从整部著作来看，这方面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首先，作者对我国語言研究的成就估計得就很不全面。在談到我国的語言学时，經常只是概括地叙述一下音韵学方面的研究情况，而对于其他方面的成就，只对于上古时期的少数几部著作(«說文»、«尔雅»、«方言»以及«釋名»)有非常簡單的介紹。仿佛我国的語言研究除了音韵学的成就之外，別的方面都是空白点似的。事实上，众所周知，我国語言研究的成就在音韵、文字、訓詁(这里面包括詞彙和語法的研究)三方面是并列的，而且都有非常优良的傳統。許許多多优秀的語言学家都根据汉語的特点，針对实用上的需要，写出了大量杰出的著作（这些著作除了岑麒祥先生提到的以外，其他的如：魏張揖的«广雅»、晋呂忱的«字林»、梁顧野王的«玉篇»、明梅膺祚的«字彙»、張自烈的«正字通»、清袁仁林的«虛字說»、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經傳釋詞»，以及集体編輯的«康熙字典»、«駢字类編»、«經籍纂詁»等等)，但是岑麒祥先生却沒有看到我国历史上許多語言学家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傳統，而根据西洋語言研究的体例，把这些一律貶之为不“自成系統”(326頁)的东西，甚至連提都不願提到，这种只看到洋人的“系統”，輕視祖国語言学的优良傳統及丰富遺产的錯誤态度，显然是非常有害的。

其次，即使在音韵学方面，本書作者对我国这方面的成就估計也非常不足。由于作者在叙述語言学發展史时处处以西洋的語言学为綱，因而对具有自己的特点的中国語言学就处处显得格格不入。作者在談到我国的音韵学时，仅仅是限于“客观地”叙述，而对它在世界語言史上的貢献，則是一点都沒有提到。事实上，我国的音韵学研究不論就历史的悠久或科学的成就說，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例如，早在公元五世紀时期，我国在音韵学的研究就逐漸形成为一門独立的学問，出現了專門的著作(这里指出的是沈約[441—513]的«四声譜»)，而西方不管是古印度或古希腊，語言学却一向是附屬于語法学，沒有發展成为独立的学科，①西洋有專門的語言学著作，恐怕还是很迟的事。再如对上古語音系統的研究，西洋也不过开始于十九世紀初期，而且其研究絕大部分都是附屬性的、片面的，而我国早在十世紀(宋代吳棫)就开始系統的研究，并在明清时期(十六世紀以后)就获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音韵学的研究一向都严格地貫徹着一种适合于汉語語音特点的音位学原則，尽管我国过去始終沒有出現过“音位学”这一术語，这种思想却一貫淸楚地体現在古代韵部方面的研究上面(关于这一点，这里暫不加詳細的說明，希望今后能有机会来專門討論)。只要我們不以西洋的体系为科学的最高标准，我們就可以淸楚地看到我国历史上語言学各方面的独特的成就。遺憾的是岑麒祥先生并沒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处处以西洋的体系为标准，对我国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不願給以应有的估价。这种态度，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四

象其他学科历史一样，語言学發展的历史分期問題也是語言学史的重要問題之一。关于这个問題，岑麒祥先生在本書中沿襲某些苏联語言学家的看法，以十九世紀头廿五年为界，划分为“科学前的时期”和“科学时期”，認为只有在历史比較語言学产生之后，“眞正的語言科学”才建立起来，而这以前的語言研究都仅仅是“語言科学的醞釀期”的东西(4—5頁)。

这样的分期是很不妥当的。我們并不否認十九世紀是語言学發展的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并且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历史比較法虽然有其严重的缺点”，仍然“还推动着研究語言的工作”，② 其貢献是肯定的。但是把它当作“科学前的时期”和“科学时期”的分水岭，則不仅不符合于語言学历史的眞实情况，并且在理論上和实踐上都是極其有害的。

第一，从历史的事实看，古代語言学的研究曾有惊人的蓬勃的發展和巨大的貢献。我們前面已概括地說到过我国这一方面的情况。在西方，不管是古印度、古希腊或古阿拉伯，語言的研究都有巨大成就，給后来的語言学的發展奠定了基础。古代語言学者建立起来的許多語言科学的范疇都有深远的影响，并且直到今天还为語言学界普遍应用，例如詞类、性、数、格、人称、体以及詞根詞干等等語法范疇。古代語言学家对許多語言学的基本問題的研究所得到的科学成果也都丰富了十九世紀的語言学。甚至丹麦的比較語言学家托姆辛(Vilhelm Thomsen)也不能不給这些古代語言学的成就予以極高的評价，在談到古印度的語言学时，他說：“印度語言学所达到的高度是完全絕无仅有的，歐洲的語言科学直到十九世紀也还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③ 把具体有这样巨大成就的語言学都一律貶为“前科学”的东西，显然和历史事实相背弃得非常利害。

第二，根据这样的分期来衡量各个不同国家的語

① 参閱 Звинице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до XIX века»，見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XIX—XX веков» 一書，8 頁，12 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32 頁。

③ 見托姆辛«十九世紀前語言学史»，俄文本，10 頁。

言学，特别是我国的語言学，正如岑麒祥先生所做的那样，必然也就会产生对这些語言学的成就采取虛无主义的态度。例如我国的語言学，自古以来一直按照自己的特点和傳統發展着，直到五四以前，和西歐的历史比較語言学一直沒有产生过什么联系，难道我們能因此就說：在西歐的历史比較法介紹到我国之前，我国的語言学都是"前科学"的嗎？

第三，岑麒祥先生認为，在历史比較語言学产生以前，所有的語言研究都"并沒有把語言当作研究的眞正的、唯一的对象，而只是把它当做了解古代的典籍和風俗、習慣、制度等工具"，"不是为了研究語言而研究語言的，更与历史的原則无关"(5頁)，因此是"前科学"的。我們認为，这种公然提倡"为了研究語言而研究語言"，反对語言学必須有一定的实踐目的的資产阶級学术观点，完全是西方唯心主义語言学家的观点的翻版。例如所謂社会心理学派的索緒耳就說过："語言学的唯一的眞正的对象是語言，我們就語言而研究語言并且为語言而研究語言"，①岑麒祥先生不正是和索緒耳唱一样的調子嗎？事实上，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密切联系实踐，使科学为一定的实踐目的服务，是我国和其他国家古代語言学的优良傳統，科学要取得成就，必須坚决發揚这一优良傳統，資产阶級的科学道路，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总之，誠如苏联玆維金采夫教授所說，把語言学的历史划分为"前科学的"和"科学的"，"如果說的仅仅是关于历史比較語言学，这样的分期是正确的；然而如果說的是关于整个語言科学，那就是不正确的了。語言学的許多問題，特別是基本問題（例如語言的本質和起源問題，詞类和句子成份問題，語言的符号和意义的联系問題，邏輯范疇和語法范疇的相互关系問題，等等）在悠远的古代就已被提出过。前几个世紀（特別是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中制定的許多理論原理都成为十九世紀語言学的构成要素。此外，历史比較語言学也不是独綫發展的結果；它的来源仍是由印度、古希腊罗馬和阿拉伯这三个科学傳統构成的，每一个傳統在語言科学的發展中都作出了相当的貢献"。②岑麒祥先生不考虑实际情况，照搬契科巴瓦教授的理論，并且在实踐中貫徹这种理論，因而产生極大的錯誤。

五

以上我們仅就語言学史的几个重要問題对岑麒祥先生的著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事实上，我們認为《語言学史概要》一書的缺点远远地不只是表現在上述几个方面，譬如：

1）本書不但如上所說，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語言学研究成就介紹得很少，甚至对將大大地影响着語言学研究和技术方面的改进的机器翻譯所引起的許多問題也只字不提。（我們以为，隨着机器翻譯的發展，語言学的研究正在醞釀着一場極为深刻的革命。）这种只看到西洋和过去，而看不見現实和將来的厚古薄今态度，是不应該有的。

2）本書对其他一些国家的語言学的介紹，往往也沒有注意到它們的特点和主要的成就，而是以一般的西洋的框子来衡量这些語言学。例如，阿拉伯語文学最大的特点和成就，就是在于詞彙学和詞典学方面。阿拉伯語文学家在搜集和研究詞彙（特別是同义詞）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編纂了許多世界少有的大詞典（例如阿里·菲魯閣巴德的60卷大詞典）。③但这些作者連提都沒有提到，只簡單地叙述一下阿拉伯的語法研究。这也是令人不能滿意的。

3）本書对某些專有名詞的譯名往往不統一，甚至在同一頁中出現了两种不同的譯法，令人非常不解。例如"克勒特語支"的"克勒特"(Celtica)，137頁—140頁都用"克勒特"，244頁則用"克尔特"，141頁則二者兼用，要不是仔細查对，眞会叫人誤会这是两种不同的語言！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事，但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特別是早已有人对岑麒祥先生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見，④这种情况又出現是很不应該的。

总而言之，我們認为，一切科学的历史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爭的历史。任何科学的历史都应該闡明这一斗爭的發展，从而指出它今后發展的正确方向，語言学史在这一方面决不例外。而作为我国自己編著的語言学史，除了上述的任务之外，更应該以正确的观点估計我国語言学的独特成就，指出它在世界語言学史上的地位和今后發展的方向，这是語言学史家无可推卸的責任。岑麒祥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似乎也企圖解决这两方面的問題，但是由于他的資产阶級学术观点非常濃厚，实际上并沒完成这一任务，相反地却散布了許多錯誤的观点，这是我們应該反对的。

当然，作为一部拓荒性質的著作，《語言学史概要》仍然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材料，对我們进一步研究有許多帮助，这是应該感謝作者的。

以上批評是否有当，欢迎讀者和岑麒祥先生指正。

---

① 見P. A. 布达哥夫《索緒耳和索緒耳学派》，《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七輯，38頁。关于对索緒耳这种观点的批判，也請参閱此文。

② 同前頁注1，5頁。

③ 参閱 Звегинце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до XIX века» 一文，見«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XIX—XX веков»一書，17—19頁。

④ 見《西方語文》，1957年第3期，353—354頁。

評岑麒祥《語言学史概要》

筱　文

岑麒祥先生編著的《語言学史概要》全書共分三大部分——古代語言学史、历史比較語言学史、普通語言学史，再加上一个导論。在导論中，作者簡單地說明了語言学史的对象、任务；語言学史的順序問題，分期問題。古代的語言学史又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时期。在上古时期里，作者叙述了初民神話和宗教故事中关于語言的問題；古印度人对于語言的看法和語法分析；古代中国人对于語言文字的看法和解釋；我国秦汉时代对于語言文字的研究（介紹了《說文》《尔雅》《方言》《釋名》等著作）和古希腊、罗馬哲学家、語文学家对于語言的看法和語法分析。在中古时期里，作者叙述了我国魏晋时代音韵学的兴起及其以后的發展（介紹了我国最早的一些韵書，如《切韵》《唐韵》《广韵》《集韵》《五音集韵》《詩韵》等著作）；阿拉伯語文学中关于語法的研究和欧洲中世紀关于語言的研究。在近古时期里，作者叙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关于語言的研究；波尔洛瓦雅年唯理語法（或普通語法）学派及其方法論原則；介紹了我国元明时代北音系統韵書的兴起及其以后的演变情况（介紹了《中原音韵》《洪武正韵》《韵略易通》…）；討論了我国关于古音的研究及其所存在的問題（詳細的介紹了各个学者的古韵分部情况）；叙述了十八世紀歐洲哲学家、科学家对于語言起源問題的看法。在历史比較語言学史里，作者叙述了历史比較法产生的前提；历史比較語言学的产生和發展；介紹了世界各語系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情况。在普通語言学史中，作者簡要地叙述了普通語言学建立的經过，着重地介紹了在普通語言学史上的各种学派（如自然主义学派，新語法学派，心理社会学派，結构主义学派，現代美国語言学中的机构主义、观念主义和"語义学"学派等）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及其主要論点，也簡單地說明了些这学派在語言学上的作用、影响。同时又在这一部分里叙述了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苏联語言学和中国語言学（这样安排是不妥当的，詳見下）。全書主要是叙述、介紹性質的。

岑先生此書的出版，應該肯定，对于我国的語文工作者和我国的語言研究是有所帮助的。此書的作用及其价值在于：第一，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語言学史"作为語言学中的一个学科还是很年輕，到目前为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无論在国內或是国外，都很不深入，專門著作寥寥无几。現在大部分大学中的中文系还沒有能把这門課开出来，而一般的語文工作者对于这方面的知識也了解得很不够。可是，研究任何一門科学，如果不知道它的历史，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許多語文工作者以及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很希望得到这方面的知識。岑先生此書的出版，无疑地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讀者的需要。而且，岑先生此書在我国可以算是个創举，这对我国語文工作者进一步去进行語言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应該肯定的。第二，語言学史的專著旣寥寥无几，別的材料也很零星，不容易找到。岑先生費了很長时間和很大精力搜集了大量材料，把它編排成集，这給大家不少方便，特別是对于外文水平不高的讀者。材料丰富可以說是本書的特点，也是优点，这些材料大都是有用的，可参考的（尽管这些材料中很多来自別的著作）。

正因为这是一个創举，只是初步的尝試，因此問題也比較多。在这里我們把我們所覺察到的几个主要問題提出来，供岑先生参考。

一、严重的自然主义傾向和純客观主义的創作态度　看完了这本書后，給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作者的严重的自然主义傾向和純客观主义的創作态度。作者只是就語言学的發生發展的历史作客观的叙述，对語言学史上的各种流派作純客观的介紹，自己不發表一点意見，更缺乏批判的精神。这种情况几乎貫穿全書。例如，作者旣認为历史比較法产生以前的語言研究是"前科学"时期的，历史比較法的重要就可以想見了。那末，就應該比較詳細地講解历史比較法的特点、作用、基本原則，等等，并給它一个合适的評价，提出它的优点和缺点。遺憾的是作者在書里对这方面談得太少了，只是作了客观的叙述，介紹了一些材料。又例如介紹普通語言学史上的各种学派时，作者的自然主义傾向、純客观的态度尤其明显。只是簡略地介紹了一下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的主要論点和他在語言学上的影响。对于各学派所提出的論点，作者不發表肯定或否定的意見，更沒有什么批判評价，而只是給他們带上一頂帽子，如"自然主义学派"，"心理社会学学派"，"唯美主义学派"，等等。因此讀者看完之后，感到众說紛云，如墮入五里霧中。

問題在什么地方呢？是岑先生沒有能力去批判呢？还是岑先生根本就不想去批判呢？我們感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岑先生著有《普通語言学》一書，書中

对历史比較法作了詳細討論，对語言学史上的各种流派作了批判。）因为在岑先生看来（其实不只岑先生这样看，别的同志，包括一些苏联学者在內，也这样看），“語言学史”的任务只是講解語言研究的历史，介紹各种流派及其主要論点，用不着分析批判，認为分析批判是《普通語言学》的事。不錯，“語言学史”与“普通語言学”是有所区别的，“語言学史”着重叙述，“普通語言学”着重批判（岑著《語言学史概論》“序言”）；但只是“着重”而已，并不是“專門”。而且有一个現实問題：作者在該書“导論”中說，語言学史的任务是研究語言研究的發展过程，“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指出今后發展的正确方向”，可是作者有沒有考虑到象現在这样写法能不能达到“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和“指出今后發展的正确方向”的目的？我看未見得。

“語言学史”講的是語言研究的發展史，对于語言工作者是不可缺少的知識。但是我們并不是为了学“史”而学“史”。我們学習、研究“語言学史”，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了解語言科学是怎样产生和發展起来的，在它的历史上曾有那些流派等等（当然，这些也应該知道），而且要总結經驗，以利于当前的工作，收到鑒往知来的效果。大家知道，任何一門科学，在它的历史上总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面，而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正是在这两方面的斗爭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只有在对語言学史上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观点、方法进行徹底的分析和严正的批判，才能进一步巩固和發展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們对唯心主义語言学的辨識和分析批判能力，从而提高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修养。

二、厚古薄今的傾向 岑先生在該書“序言”中写道，要遵守“略古詳今”这一原則，这是正确的。但是岑先生并沒有眞正貫徹。从全書內容来看，很显然地对于近代和現代的語言学發展情况过于簡略，很不全面，而一些古代的东西却講得很多。例如在講到近古时期我国音韵学的兴起时，內容繁杂，不但逐一介紹韵書，而且詳細地介紹了各家的古韵分部情况；在講历史比較語言学史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紹了各語系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情况。就全書而言，份量極不相称。我認为这些都可以大大精簡，而在另一方面却应該大大增加。例如关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發展；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說；先进的苏联語言学說，特别是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發表以后对于語言学的貢献和推进語言研究的情况；我国近代和現代語言学的發展史，特别是解放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領导下語言科学的飞速發展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这一部分正是应該加强的部分，可是总共只有十八頁，不到全書的十八分之一。关于中国語言学仅仅占有八頁，少得可怜！是不是这一部分沒有什么可写的呢？显然不是，我看这一方面可写的东西很多，这只能說是厚古薄今的表現。

三、在內容安排上的两个缺点 1）岑先生把中国語言学史根据时代的不同分别安插在世界各語言学史（严格地說，实际上只能算是印歐語的語言学史）中，結果使中国語言学史搞得支离破碎，很难給人一个比較完整的历史輪廓。而且硬塞进去的这一部分与当时其它語言的研究情况几乎毫无关系，显得非常孤立，显得很不相称。这两者如何結合起来，大家还可以討論，象現在那样不倫不类地塞在里边，是不合适的。2）岑先生把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苏联語言学、中国語言学放在普通語言学史中，作为全書的第十四章，这样安排是不合适的。这样就很容易給人造成这么一个印象：觉得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也是普通語言学中的一个学派似的（因为在它以前的几章都是介紹語言学史上的各种学派）。我看不如把这一部分独立出来，再大量地充实內容。因为从全書內容看，从第十四章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起，与以前所有的語言学可以說是有划时代的不同的。而且这一部分也应該当作一个重点来講解。

（上接512頁）汉族發展并無必然关系；…”我們要問，为什么只在今天，汉語規范化才大張旗鼓地搞起来而以前不能呢？这除了从社会方面来解釋外，别無他法。“汉語自身發展的結果”这种回答实在是受不住一句反問的，譬如，为什么以前規范化的要求渺小得不能与現在相比？林同志怎样来解釋呢？

最后，再向林同志提一点意見：沒有弄懂别人的論点时，且别忙着批判。譬如，謝尔久琴柯說：“但是这些要素（指民族的要素——作者）当时还是处在萌芽狀态中，至多也不过是將来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可以帮助民族的形成的一种潛在因素。”

这句話是斯大林說的，①原意很清楚，是說民族形成以前，共同語言已經存在，但这种共同語还不能算为民族語——民族的四要素之一，而只是它的萌芽狀态，只是一种有可能成为民族語的一种潛在因素——也可能消亡，也可能分化为几种民族語，也可能發展成为一种民族語。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是林同志却誤解到謝尔久琴柯說語言本身是处在萌芽狀态，而大加評論。这是不应該的。

① 参見斯大林《民族問題与列宁主义》，莫斯科中文版，1951年，8頁。

評朱星《語言学概論》

赵振鐸

朱星先生的《語言学概論》是1957年出版的。这本書写得很不好，有許多錯誤。

作者在"序言"中說："本編虽字数不多，但把必須知道的有关語言学概論的主要問題几乎都提出来了。文字力求簡明扼要，不作繁瑣的鋪張和太專門的問題研究。只求講明基本道理，解決問題。"这話是正确的。但是讀完这本書后，却是另外一种感觉。它不仅沒有說明什么基本道理，解决什么問題，有些地方反而把人弄糊塗了。且举出一些事实来看。

关于語言的基本职能的問題，是語言社会本質的重要問題。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在闡明語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的同时，又确定了語言的基本职能是交际职能。至于用以体現思想表达思想的表达职能，則是服从于交际职能的。因为只有語言作为交际工具，有了交际职能，才能够有表达职能。如果語言不用来作交际工具，也就不可能体現思想表达思想，就不成其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也就沒有表达职能了。但是作者沒有采用这个論点，相反的，作者認为："…語言是表达思維的工具"(見該書15頁，以下均只注明頁数)。并說："契科巴瓦以为交际工具的职能比作为体現思想工具的职能重要；这是不可理解的，是不合列宁斯大林同志的精神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語言所以为語言，就是由于它表达思維，思想，就是为了交际；作为交际工具而沒有表达思維，思想，就不是語言"(14頁)。其实作者并沒有眞正了解到契科巴瓦著作的精神，也沒有提出自己的什么論点。到底契科巴瓦的論点怎样不合宁列斯大林同志的精神，怎样不符合实际，作者并沒有給以应有的說明。

我們認为，按作者的說法，强調語言的表达作用，势必得出語言只为表达思想而产生。試問离开了社会，沒有交际的需要，人們能够有表达的需要嗎？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中說：

> 文法的特点就在于它給以詞变化的規則，不是指具体的詞，而是指沒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詞；它給以造句的規則，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句子，例如具体的主詞，具体的宾詞等，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与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无关的。因此文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体的內容。①

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語言的各要素中，这个特点只是語法所特有的。

但是作者的理解却和我們不同，他認为："語法的特征首先是它的規律是有指导意义的規范性的。因为一种發达的語言單有丰富的詞匯还不行，还須有完整的語法。語法越完整，則指导意义規范性越强，否則就不成其为語法規律了"(141頁)。事实上，我們所談的語法特征指的是語言的語法构造的特征。而作者却把語言的語法构造和研究語法构造的規律的語法学混为一談。我們不禁要問：只有語法才有規范性和指导意义嗎？难道說語音和詞匯就沒有規范性和指导意义嗎？

作者又說："詞类是語法分析的基本材料。因此，这种詞类屬于語法学不屬于詞匯学"(150—151頁)。但是在"語法学的基本概念"一节中对詞类題問沒有專門的叙述，而在"詞匯学的基本概念"一节反而使用了較多的笔墨来說明詞的分类(133頁)。作者說："習慣于印欧語的詞类分析的人，总認为汉語詞无定类，离句无类，这是一个誤会。他們以为汉語的詞沒有形态变化，就說汉語无詞类，其实汉語中全有…"(133頁)。但是在"語言的起源和發展"那一章中却又說："在汉語中有些詞的詞性也必在句子中才能确定，当然詞各有它的詞类，如'飞'这一个詞，本身就是动詞的詞类，这是由于概念范疇决定的。在'鳥在天空飞'一句中当然是动詞，但在'飞是鳥的特長'一句中却是名詞(名詞'飞'是由动詞'飞'变来，但不可說把动詞当作名詞用)。在詞本身的形态上看不出区別来。至于'飞的鳥'一短句中是形容詞，因为'飞的'正是形容詞的形态"(67—68頁)。把两段話加以比較，不难看出，作者的論点是前后矛盾的。虽然，作者也注意詞的形态，但具体分析一个詞屬于哪个詞类时，却又把概念范疇搬出来了。同时作者忽視了汉語的特点，沒有看到汉語"飞"之所以为动詞，并不只是由概念范疇来决定，而是由于它有汉語动詞的那些特征，另一方面，汉語的动詞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作主語和定語。作者的論断实际上是贊同了詞无定类、离句无类的理論。

書中还提到"語言"和"言語"的又一区別是："…語言的含义較广，包括語言和文字，言語只包括說話"(11頁)。又說"語法是我們思惟更完整的活动成果"(27頁)。"汉語在效声詞外，还有許多表德(德指性質)声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22頁。

詞，如齿音表示細小，如細小絲碎纖等詞。舌边音表示柔軟如柔軟懦弱等詞”（85頁，标点照旧）。这些提法都是不能使人同意的。

作者不仅对一些語言学里的基本概念弄不清楚，而且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地解釋某些問題。在“語言学的产生”一节，作者从春秋时外交官的講究辞令談起，認为：“孔子教学生分四門，好似分科，其中一門是‘語言’，論語上說：‘言語：宰我，子貢’，意思是說宰我、子貢两个人是語言科的高材生”（3頁）。其实孔門四科中只有“言語”沒有“語言”，和今天的語言研究也完全是两回事。所謂“言語，宰我、子貢”也就是《孟子》上的“宰我、子貢善为說辞”，意思是說他两人能說会道，并沒有語言科高材生的意思。

“詞”和“詞匯”的概念，作者一直沒有弄清楚。虽然作者也說：“詞匯（лексика〔按应該是 словарный-состав——振鐸〕）和詞（слово）两个詞的区别是：詞是指一个詞或和句对比时的一个名称，詞汇是某种語言詞的总合”（133頁）。但在具体使用上却沒有注意它的区别，許多該用“詞”的地方都用成了“詞匯”。就以134頁来看，这种錯誤就有三个：

> 因此每个民族語言中都有大量的借貸詞…。且有很多詞匯已成为国际詞匯。
>
> 詞匯則选擇性更多，它还要不断吸取地方的或国外的有用的詞匯。
>
> 各民族語言詞匯的多少，又哪类詞多或少，都由各民族政治經济文化生活情况所决定。

这些例子中凡是下面有着重点的“詞匯”，都应該改为“詞”。

作者对同音詞和多义詞的概念也是不清楚的。如說：“一詞多义的，用在某一句时只能有一义。用为双关語的，如中国古乐府詩‘子夜歌’‘見蓮不分明’‘蓮’双关为‘怜’这是例外”（134頁）。其实“蓮”和“怜”是同音詞，不是多义詞。

作者还把汉語和朝鮮語拉上了亲屬关系，像煞有介事地談它們之間的語音对应規律（63頁）。其实談到的都是朝鮮語吸收的汉語成分。汉語和朝鮮語并沒有亲屬关系。

在談語言的描写研究和历史研究时說：“当然，語言学也研究静态的規律，但主要任务在研究語言的动态規律也就是發展的內部規律”（3頁）。为什么說語言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它和靜态規律的研究关系如何，書中都找不到答案。又如談到划分語言和方言的問題时說：“方言的特征，普通說来必須是互相了解的，但互相了解的特征，又不能成为划分語言和方言的唯一标准”（49頁）。还有什么标准？究竟根据什么来划分語言和方言？作者一直沒有說出来。这种“神龙見首不見尾”的笔法还可以举出許多来。試問这样的叙述能講明什么基本道理？能解决什么問題？

作者在書中还罗列現象，把語言現象作了煩瑣的分类，如談到詞匯的变化，举了轉借革新等十类（69—70頁）。詞匯發展中产生的偏向分了“太縮的詞”“太減的詞”等八类（73—74頁）。从意义上分析詞匯把詞分为本义詞、轉义詞、單义詞、多义詞等九类，每类中又包括若干小类。这种分类在語言規律的說明上沒有必要。比方把詞分为同义詞、类义詞、异义詞、反义詞以說明詞与詞間的語义关系，可以說是多余的。因为其中有些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作者說同义詞是“意义完全相同的詞”（137頁），这和一般对同义詞的理解是不同的。按一般的理解，意义完全相同的詞在語言中非常之少，一般所謂同义詞是指意义上相近而有細致差别的詞。从作者举的例来看，“教室”和“課堂”意义和用法并不完全相同，①“土豆”和“洋白薯”也有地方色彩的差别，它是不同方言的詞，俄語 вывоз（出口）和экспорт（出口）也不尽相同，вывоз 是本族語言的詞，而 экспорт 是外来詞（源于英語 export）。由此可見，作者的同义詞和类义詞实际可以合并为一类。作者所謂“异义詞是意义不同的詞”（同上），在說明問題时作用不大，可以略去，剩下就只有同义詞反义詞两类了。

煩瑣的分类对于初学語言学的人有很大的害处，它不仅把讀者的精力消耗在无謂的名詞术語的記忆上，而且会引导讀者走向为分类而分类的道路，忽略了学習語言学的目的在于掌握語言基本知識以指导語言实踐。这也和作者所說的“講明基本道理，解决問題”相矛盾。

在“序言”中作者还說：“本編力求簡明扼要，且結合中国实际，中学教学实际…。”这本書是否簡明扼要呢？前面的說明已經作了回答，至于結合中国实际、中学教学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还是讓我們用事实来作結論吧！

这本書在“語言的社会本質”、“語言的起源和發展”、“語言的分类”等章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批判苏联馬尔的所謂“語言新学說”。这是非常不必要的。我国語言学受西欧資产阶級唯心主义語言学影响比受馬尔庸俗唯物論的影响大。作者不管这一事实，大量引用契科巴瓦的著作。我們知道，契科巴瓦的《語言学概論》是根据1950年末苏联部頒“語言学引論教学大綱”編写的。当时苏联《眞理报》关于語言学問題的爭論剛結束，馬尔的理論受到了批判，在这样的形势下，

---

① 参看《語文学習》，1957年2月号44頁，“詞义辨析”。

編写教材中加入批判馬尔学說的內容是必要的，也是切合实际的。但从1953年以来，苏联展开关于“語言学引論”課程的討論，許多論文都認为批判馬尔的理論不应再占課程中很大的比重。① 1954年苏联語言学家Ф. Ф. 庫兹明作总結时也肯定了这点。② 而我国1957年出版的語言学著作却还在大力批判馬尔学說，这难道不是无的放矢嗎？

作者对我国当前的語言問題，如文字改革、汉語規范化，推广普通話、方言調查和少数民族的語文工作等都沒有給以应有的說明。在書中这些部分占的地位眞是少得可怜。对当前語言科学上的新成就表現出了出奇的冷漠，而对于已經过时的理論却津津乐道，例如談汉語方言的分类还采用过去五大方言区的方法，其实早在1955年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上，罗常培、吕叔湘两先生对汉語方言已經提出了科学的分类，这是目前比較正确的分类。作者竟連这一重要的文件也沒讀过，其脫离实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举例方面，書中有不少古汉語和外語例子。其中有些是大家所不熟悉的。这不仅增加了讀者的負担，而且給讀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学語言学就非要学許多古代語言和外語不可。其实書中的那些古汉語和外語例子絕大部分可換成現代汉語。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書中使用的术語和中学«汉語»課本不一样，举的例子也有許多不合中学教学用的。作者說联系中学教学实际，只是一句空話。

这本書大部分是抄襲拼凑来的。有些地方抄襲的痕迹还很明显。我曾經把書的前三章作了一个小統計，这一部分共八十頁，約四万五千字。其中有引号的引文一万三千字，占四分之一强，沒有引号的引文也在一万五千字以上。这个数字不为不大。这样的輾轉抄襲，东拼西凑，对于学习語言学的人說来有多大用处呢？对于語言科学的發展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書中有关汉語方言的标音是从«全国主要方言区方音对照表»（1954年12月中华書局出版）上抄下来的。只不过把“江南話”改成“上海話”，“閩北話”改成“福州話”罢了。但是这一部分的錯誤特别多，如62頁“北”字，把广州的ㄅㄟㄞ錯成ㄅㄚㄞ，客家的ㄅㄝㄊ錯成ㄅㄧㄝㄊ，“猫”字，把广州話的ㄇㄠ錯成ㄅㄝㄊ，福州話的ㄇㄚ錯成ㄇㄚㄧㄤ，等等。这一頁共十三个方言例子，竟有八个弄錯了。此外，使用注音字母把“舞”写成ㄨㄨ（62頁），把“江”写成ㄐㄤ（64頁），也是極不应該的。

由于抄襲拼凑，也就出現了前后不一致的現象。如叙述語音变化时把朝鮮語看成汉語的亲屬語言（63頁）。但在“語言分类”一章叙述中国境內的語言时，却又把朝鮮語列入阿尔泰語族（83頁，按这部分是摘录罗常培、傅懋勣«国內少数民族語言文字的概况»的材料）。“語言与文字”一节談到文字和語言有矛盾时，使用了章氏音标（31頁）。而“語音学的基本概念”（按这一节絕大部分是从罗常培、王均的«普通語音学綱要»上抄下来的）却又使用国际音标。看来作者抄完之后，沒有仔細校对，把不同的地方統一起来，就拿去付印了。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否严肃也就值得討論了。

这部書的錯字特別多，簡直象沒有經过校对的样本。有些地方一塌糊塗。如把孔恩錯成孔德（1頁），阿夫洛林錯成阿夫（82頁），馬圖謝維奇錯成馬圖謝維森（168頁），最使人奇怪的是把我国語言学家傅懋勣錯成傅懋績（181頁）。在外語的例子和人名上也一样，如第5頁的Rasmus Rask、Franz Bopp、Jakob Grimm中的a全部都錯成o，Jakob的b还錯成了l，Востоков的в錯成b。又如Диалект（方言）錯成Далект（50頁），окно（窗子）中后一个o錯成д（60頁），итти的后一个и錯成н（137頁）。不論是作者的錯誤或是排字上的錯誤，都足說明作者对出版这样一本著作的态度是不严肃的。

象这样論点錯誤，东拼西凑的著作，不仅对讀者沒有好处，而且会造成許多混乱。希望作者能够徹底檢查这本書中的錯誤，加以修正。

---

① 参看1953年苏联«語言学問題»斯留薩列娃、申德列斯的論文（第一期）和姆切尼克的論文（第三期）。

② 参看«語言学問題»，1954年第一期，103頁。

（上接536頁）

可以看出，程度副詞“很”可以加到形容詞前面（符号为“○”），不能加到动詞前面（符号为“×”）。至于“是”这个詞比較特殊，有人叫它“同动詞”“准动詞”，它同“很”的关系，这里不討論。

带宾补的动詞能受程度副詞修飾的很多，而形容詞一带上补語，一般倒是不再受程度副詞的修飾。从这一个有趣的語法事实中，我們又可归納出两个公式：

三式：名（代）＋○动＋宾（补）。他很守紀律。

四式：名（代）＋×形＋补。　她很美丽極了。×

公式中“○”可用“很”代替，“×”則不可，这恰与一二两式相反。这个变化是由动詞和形容詞带上宾語或补語引起的。因此，动詞和形容詞即使都有了連带成分，程度副詞“很”等仍然沒有失去它的鑒别性能。

綜合以上所說，我們的結論是：1）动詞一般不受程度副詞的修飾，如受修飾，后面得带上宾語或补語，但带宾、补的动詞不一定都能被程度副詞修飾。2）程度副詞“很”等鑒别动詞和形容詞的性能，并不因为它們能修飾带上宾語或补語的动詞而消失。

語言学名詞解釋（二）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編

15 元音的和諧

元音的和諧就是元音与元音的一种远接同化現象。这种現象是粘着語（例如烏戈尔-芬兰語系、阿尔泰語系、滿州-通古斯語系的各种語言）的語音特征之一。在粘着語里，詞的附加成分（后加成分）中的元音与詞干中的元音取得和諧，換言之，附加成分中的元音决定于詞干中的元音。如果詞干中有前元音，附加成分中也必定有前元音，如果詞干中有后元音，附加成分中也必定有后元音。否則，附加成分中的元音必須改变。事实上，这也就是元音發音部位的一种前进同化。例如在哈薩克語中，-tap 为多数名詞的詞尾，at（馬）的多数为 att-ɑp，但 nt（狗）的多数則为 nttep；又如匈牙利語的 ház（屋）和 kéz（手）两个詞，后面加上附加成分-ban（在…內）时，在两者中的情况就不一样，“在屋里”是 ház-bɑn，而“在手里”却是 kéz-bɛn，在后者的情形里，-ban 中的 a 因受了詞干中前元音的影响而被同化为 e。在屈折語里（如印欧語系諸語言）也有少数元音的和諧的現象，但这种同化的方向却是后退的，例如德語的 Hat（帽）→Hätte（帽，多数）、Not（需要）→Nötte（需要，多数）、Hut（草房）→Hütte（草房，多数）等就是元音和諧的遺迹。（甘）

16 声音的唇化

人类發音器官中的嘴唇，可以收斂成圓形，也可以向两旁平伸成扁形，由于嘴唇的形状能够改变，因之嘴唇也是人类發音器官中的一个共鳴器。声音的唇化普通指的都是圓唇化。圓唇化对于元音来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元音的一种分类法：即根据嘴唇的作用可以把元音分为圓唇的和不圓唇的两类（如[y]与[i]、[ø]与[e]等）。輔音也有唇化現象，但輔音的唇化一般都是由邻音的影响所造成的，例如汉語北京話的“短”[t̫uan]，其中[t]受了圓唇元音[u]的影响而变成了圓唇化的[t̫]。（在国际音标中，普通我們用“̫”符号放在音标的下面来表示音的唇化。）在高加索的卡巴尔达語（Кабардинский）、阿布哈斯語（Абхазский）等少数語言中，輔音的唇化也有辨义作用。（甘）

17 声音的鼻化和鼻化音

在人們發音时，空气通过鼻腔出来而产生的現象称为声音的鼻化。鼻化程度的大小，須視軟顎下垂的程度和擋住鼻腔的通道的多少而定。軟顎下垂，并且完全擋住空气通口腔的通道，空气只能从鼻腔流出来而产生的音称为鼻音或鼻輔音或鼻閉塞音，例如[m]、[n]、[ŋ]等。实际上，这些鼻閉塞音就是口閉塞音（如[b]、[d]、[g]等）的“完全鼻化”；軟顎略为下垂但不致完全擋住空气通口腔的通道，空气可以同时从口腔和鼻腔流出，这样产生的音称为鼻化音。（在国际音标中，普通用“~”符号加在音标的上面表示音的鼻化作用。）元音和輔音都可以鼻化：比方，[ɛ̃]和[ɔ̃]（例如西安話的“奔”[pɛ̃]和厦門話白話音的“毛”[mɔ̃]等就是[ɛ]和[ɔ]的鼻化元音；汉口話的[l̃]（例如“李”[l̃i]和“魯”[l̃u]等）就是边音[l]的鼻化輔音。有时軟顎下垂得不够，致使大量的空气通过口腔出来而仅留少量的空气隨后滲入鼻腔，这样产生的音，仅在音素的末尾略带鼻化，所以有人称之为半鼻化音，例如上海話的“忙”[mɐ~]、南京話的“安”[a~]等。（甘）

18 顎化作用

顎化作用，其实也就是元音或半元音（例如前元音[i][y]或半元音[j][ɥ]等）对于邻近輔音的一种同化作用。前元音[i]或半元音[j]等是舌位較高、位于上顎中部的音，發音时是舌的中部往上顎的中部靠近。由于它的舌位較高，并和上顎接触的面积較广，因之容易产生强裂的摩擦，又由于它是位于上顎的中部，所以当它与發音部位不同的輔音接触时，就容易把这些輔音的部位带到上顎的中部来，并影响它們發生摩擦或增加摩擦，結果就导致輔音的軟化或顎化。輔音的顎化現象，差不多在任何語言中都存在，不过只是有程度或性質的不同而已。比方，汉語北京話的“基”[tɕi]、“欺”[tɕʻi]，“熙”[ɕi]、“西”[ɕi]，就是由中古音[ki-]、[kʻi-]、[xi-]、[si-]变来的；俄語中 г、к、х>ж、ч、ш 的情况（如 могу“我能”∽можешь“你能”，пеку“我烤”∽печёшь“你烤”，пахать“耕”∽пашешь“你耕”等），也是顎化产物的实例。在斯拉夫語族的各語言中（如俄語、波兰語、捷克語等），顎化輔音（即軟輔音）和非顎化輔音（即硬輔音）有辨义的作用：例如俄語的 брат[brat]（兄弟）和брать[braṭ]（拿），суда[suˈda]（法院的）和 сюда[ṣuˈda]（到这里）等。（在国际音标中，普通我們用“ʲ”符号加在音标的右下角以表示顎化音或軟輔音。）（甘）

19 双音节詞

双音节詞就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詞，如汉語的“鸚鵡”、“蝴蝶”、“太

阳"、"月亮"、"工人"、"农民"、"工作"、"劳动"、"誠恳"、"老实"、"刀子"、"石头",等等。这仅是就一个詞是由多少个音节构成来說的。如果就构詞法来加以分析，那么一个双音节詞可能是簡單詞，如"鸚鵡"、"蝴蝶",等等,可能是复合詞，如"工人"、"农民",等等,也可能是派生詞,如"刀子"、"石头",等等。

古代汉語的双音节詞比較少，后来由于語音的簡化，許多古代非同音的詞都变成了同音詞，如"难"和"南",等等。为了补救这一点,許多單音节詞都变成了双音节詞,如"难"变成了"困难","南"变成了"南方"或"南部",等等。这也是汉語發展的傾向之一。(岑)

20 縮写詞 把一个多音节的詞或詞組縮写成音节比較少的詞叫做縮写詞,例如把"中国共产党"縮写成"中共"，把"北京大学"縮写成"北大",把"美国帝国主义"縮写成"美帝",等等。这种縮写詞,我們可以把它叫做縮写复合詞。

在采用拼音文字的語言里，有些詞的縮写可以只用各該詞的头一个字母，例如俄語把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縮写成 CCCP, 英語把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堅合众国)縮写成 U.S.A., 等等。現代俄語里有些詞是由两个詞縮写成的,如由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союз* (职工会) 縮写成 профсоюз, 由 *кол*лекти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集体农庄)縮写成 колхоз, 等等。这也是一种縮写复合詞。

縮写詞的优点是能够把一些复杂的詞或詞組簡單化，以便利于書写。但是这些詞或詞組必須是比較通用的，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縮写詞不能隨便濫用,以免造成語言上的混乱。

拼音文字的有些縮写詞在口語里可以照着縮写的形式来發音，如俄語的 CCCP 和英語的 U.S.A., 等等,但是大多数需要按照原有的形式来說。(岑)

21 同音詞 語言中發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詞叫做同音詞(又称同音异义詞)，如汉語的"詞"(語言中代表一个概念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單位)和"詞"(一种長短句押、韵的文体),"杜鵑"(一种鳥名)和"杜鵑"(一种花名),俄語的 коса (鐮刀),коса(辮子),коса (沙滩嘴),英語的 shore(海岸)和 shore (一种房屋的撑柱)，等等。同音詞的發音必須是全部相同的。有些詞虽然构成的音素相同,但是声調或重音不同,就不能叫做同音詞。另外有些詞,虽然發音全部相同,而写法不同,如英語的 write (写)和 right(正确,权利),等等,一般也不把它們看作同音詞。

同音詞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由于語音演变的結果,如古代英語 langian 是"渴望"的意思,lang 是"長"的意思,現代英語里都变成了long; 有些是由外来語借詞來的,如汉語原来有一个"站",是"久立"的意思,后来由蒙古語借来一个"站"，是"驛站"的意思，所以現代汉語里有个"站起来"的"站"，也有个"火車站"的"站"；有些是由詞在發展中失去了意义上的联系而来的，如汉語的"月"是"月亮"的意思，現在也有"一年的十二分之一"的意思;有些是由构詞法或詞形变化来的，如俄語的 ударник 有"撞針"(一种后膛炮的击針)的意思,也有"突击队員"的意思,前者是由 удар(打击)加后綴 ник 构成的，后者是由形容詞 ударный (突击的) 去尾加后綴 ник 构成的。現在任何語言里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同音詞。同音詞虽然有不同的意义，但是用在一个句子里或借助于語言环境，还不致弄到意义不明。(岑)

22 詞素 詞的組成要素單位叫做詞素。一个詞往往是由許多要素單位組織而成的，虽然它也可以只有一个單独的組成要素。比方說:汉語的"起重机"、"电气化"都是由三个組成要素單位組織而成的,"起重机"是由"起"、"重"和"机"三个要素單位組成的。"电气化"是由"电"、"气"和"化"三个要素組成的。这些組詞的要素單位就叫做詞素。应当指出，詞素是詞的組成要素的單位，不是語音形式的組成要素的單位,虽然它也要有个語音的結構,因此詞素不是音素或音位,而是包含有一定意义的語言成分的單位,不过这單位或要素是構詞的單位或要素罢了。比方說,汉語的"天"是由 t、i、a、n 四个語音單位組成的,但这里的 t、i、a、n并不包含一定的意义，它們只是音素或音位,而不是詞素,虽然"天"这个詞是由它們組成的。从構詞的角度来看,tian(天)只是一个詞素,因为它只包含有一个一定的意义。詞素有的时候只具有一个音位或音素，例如汉語的"明兒"的"兒"只具有一个音位 r,但它却同时是一个詞素,因为包含有一定的意义單位,具有一定的語法意义。詞根、前綴、后綴、詞尾都是詞素，因为它們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構詞的要素單位。(高)

23 虛詞 語言里用作語法工具的詞，叫做虛詞。虛詞又称为非全义詞,又称为补助詞。虛詞和实詞是对立的术語。語言中的虛詞是一种特殊的詞,它具有詞的形式,但却用来表示某一个实詞的語法的变化,或用来表示实詞与实詞,甚至于句子成分与句子成分，主句与从句之間的語法联系。虛詞也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弱化了的詞彙意义，因此，有的語言学家就称它为非全义詞。比方說,汉語"我跟你一塊兒去"之中的"跟"是个虛詞,它显然也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跟隨"的"跟"的詞彙意义的弱化，現在就拿他来表示"我"和"你"之間的并列关系,还带有一些"我跟着你"的意味,但已不是完整的"跟隨"的意思了。虛

语言学名词解释(二)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編

15 元音的和諧 元音的和諧就是元音与元音的一种远接同化現象。这种現象是粘着語(例如烏戈尔-芬兰語系、阿尔泰語系、滿州-通古斯語系的各种語言)的語音特征之一。在粘着語里,詞的附加成分(后加成分)中的元音与詞干中的元音取得和諧,换言之,附加成分中的元音决定于詞干中的元音。如果詞干中有前元音,附加成分中也必定有前元音,如果詞干中有后元音,附加成分中也必定有后元音。否則,附加成分中的元音必須改变。事实上,这也就是元音發音部位的一种前进同化。例如在哈薩克語中,-tap 为多数名詞的詞尾,at(馬)的多数为 att-ap,但 nt(狗)的多数則为 nttep;又如匈牙利語的ház(屋)和 kéz(手)两个詞,后面加上附加成分-ban(在…內)时,在两者中的情况就不一样,"在屋里"是 ház-ban,而"在手里"却是 kéz-ben,在后者的情形里,-ban 中的 a 因受了詞干中前元音的影响而被同化为 e。在屈折語里(如印欧語系諸語言)也有少数元音的和諧的現象,但这种同化的方向却是后退的,例如德語的 Hat(帽)→Hätte(帽,多数)、Not(需要)→Nötte(需要,多数)、Hut(草房)→Hütte(草房,多数)等就是元音和諧的遺迹。(甘)

16 声音的唇化 人类發音器官中的嘴唇,可以收斂成圓形,也可以向两旁平伸成扁形,由于嘴唇的形状能够改变,因之嘴唇也是人类發音器官中的一个共鳴器。声音的唇化普通指的都是圓唇化。圓唇化对于元音来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元音的一种分类法:即根据嘴唇的作用可以把元音分为圓唇的和不圓唇的两类(如[y]与[i]、[ø]与[e]等)。輔音也有唇化現象,但輔音的唇化一般都是由邻音的影响所造成的,例如汉語北京話的"短"[tuan],其中[t]受了圓唇元音[u]的影响而变成了圓唇化的[t̹]。(在国际音标中,普通我們用"̹"符号放在音标的下面来表示音的唇化。)在高加索的卡巴尔达語(Кабардинский)、阿布哈斯語(Абхазский)等少数語言中,輔音的唇化也有辨义作用。(甘)

17 声音的鼻化和鼻化音 在人們發音时,空气通过鼻腔出来而产生的現象称为声音的鼻化。鼻化程度的大小,須視軟顎下垂的程度和擋住鼻腔的通道的多少而定。軟顎下垂,并且完全擋住空气通口腔的通道,空气只能从鼻腔流出来而产生的音称为鼻音或鼻輔音或鼻閉塞音,例如[m]、[n]、[ŋ]等。实际上,这些鼻閉塞音就是口閉塞音(如[b]、[d]、[g]等)的"完全鼻化";軟顎略为下垂但不致完全擋住空气通口腔的通道,空气可以同时从口腔和鼻腔流出,这样产生的音称为鼻化音。(在国际音标中,普通用"~"符号加在音标的上面表示音的鼻化作用。)元音和輔音都可以鼻化:比方,[ɛ̃]和[ɔ̃](例如西安話的"奔"[pɛ̃]和厦門話白話音的"毛"[mɔ̃]等就是[ɛ]和[ɔ]的鼻化元音;汉口話的[l̃](例如"李"[l̃i]和"魯"[l̃u]等)就是边音[l]的鼻化輔音。有时軟顎下垂得不够,致使大量的空气通过口腔出来而仅留少量的空气隨后滲入鼻腔,这样产生的音,仅在音素的末尾略带鼻化,所以有人称之为半鼻化音,例如上海話的"忙"[mɐ~]、南京話的"安"[a~]等。(甘)

18 顎化作用 顎化作用,其实也就是元音或半元音(例如前元音[i][y]或半元音[j][ɥ]等)对于邻近輔音的一种同化作用。前元音[i]或半元音[j]等是舌位較高、位于上顎中部的音,發音时是舌的中部往上顎的中部靠近。由于它的舌位較高,并和上顎接触的面积較广,因之容易产生强裂的摩擦,又由于它是位于上顎的中部,所以当它与發音部位不同的輔音接触时,就容易把这些輔音的部位带到上顎的中部来,并影响它們發生摩擦或增加摩擦,結果就导致輔音的軟化或顎化。輔音的顎化現象,差不多在任何語言中都存在,不过只是有程度或性質的不同而已。比方,汉語北京話的"基"[tɕi]、"欺"[tɕʻi],"熙"[ɕi]、"西"[ɕi],就是由中古音[ki-]、[kʻi-]、[xi-]、[si-]变来的;俄語中 г、к、х>ж、ч、ш 的情况(如 могу"我能"∽можешь"你能",пеку"我烤"∽печёшь"你烤",пахать"耕"∽пашешь"你耕"等),也是顎化产物的实例。在斯拉夫語族的各語言中(如俄語、波兰語、捷克語等),顎化輔音(即軟輔音)和非顎化輔音(即硬輔音)有辨义的作用:例如俄語的брат[brat](兄弟)和брать[brat̡](拿),суда[suˈda](法院的)和сюда[s̡uˈda](到这里)等。(在国际音标中,普通我們用"̡"符号加在音标的右下角以表示顎化音或軟輔音。)(甘)

19 双音节詞 双音节詞就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詞,如汉語的"鸚鵡"、"蝴蝶"、"太

阳"、"月亮"、"工人"、"农民"、"工作"、"劳动"、"誠恳"、"老实"、"刀子"、"石头"，等等。这仅是就一个詞是由多少个音节构成来說的。如果就构詞法来加以分析，那么一个双音节詞可能是簡單詞，如"鸚鵡"、"蝴蝶"，等等，可能是复合詞，如"工人"、"农民"，等等，也可能是派生詞，如"刀子"、"石头"，等等。

古代汉語的双音节詞比較少，后来由于語音的簡化，許多古代非同音的詞都变成了同音詞，如"难"和"南"，等等。为了补救这一点，許多單音节詞都变成了双音节詞，如"难"变成了"困难"，"南"变成了"南方"或"南部"，等等。这也是汉語發展的傾向之一。(岑)

20 縮写詞 把一个多音节的詞或詞組縮写成音节比較少的詞叫做縮写詞，例如把"中国共产党"縮写成"中共"，把"北京大学"縮写成"北大"，把"美国帝国主义"縮写成"美帝"，等等。这种縮写詞，我們可以把它叫做縮写复合詞。

在采用拼音文字的語言里，有些詞的縮写可以只用各該詞的头一个字母，例如俄語把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縮写成 СССР, 英語把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堅合众国)縮写成 U. S. A.，等等。現代俄語里有些詞是由两个詞縮写成的，如由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союз* (职工会) 縮写成 профсоюз，由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集体农庄)縮写成 колхоз，等等。这也是一种縮写复合詞。

縮写詞的优点是能够把一些复杂的詞或詞組簡單化，以便利于書写。但是这些詞或詞組必須是比較通用的，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縮写詞不能隨便濫用，以免造成語言上的混乱。

拼音文字的有些縮写詞在口語里可以照着縮写的形式来發音，如俄語的 СССР 和英語的 U. S. A.，等等，但是大多数需要按照原有的形式来說。(岑)

21 同音詞 語言中發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詞叫做同音詞(又称同音异义詞)，如汉語的"詞"(語言中代表一个概念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單位)和"詞"(一种長短句押、韵的文体)，"杜鵑"(一种鳥名)和"杜鵑"(一种花名)，俄語的 коса (鐮刀)，коса(辮子)，коса (沙滩嘴)，英語的 shore(海岸)和 shore (一种房屋的撑柱)，等等。同音詞的發音必須是全部相同的。有些詞虽然构成的音素相同，但是声調或重音不同，就不能叫做同音詞。另外有些詞，虽然發音全部相同，而写法不同，如英語的 write (写)和 right(正确，权利)，等等，一般也不把它們看作同音詞。

同音詞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由于語音演变的結果，如古代英語 langian 是"渴望"的意思，lang 是"長"的意思，現代英語里都变成了long；有些是由外来語借詞来的，如汉語原来有一个"站"，是"久立"的意思，后来由蒙古語借来一个"站"，是"驛站"的意思，所以現代汉語里有个"站起来"的"站"，也有个"火車站"的"站"；有些是由詞在發展中失去了意义上的联系而来的，如汉語的"月"是"月亮"的意思，現在也有"一年的十二分之一"的意思；有些是由构詞法或詞形变化来的，如俄語的 ударник 有"撞針"(一种后膛炮的击針)的意思，也有"突击队員"的意思，前者是由 удар(打击)加后綴 ник 构成的，后者是由形容詞 ударный (突击的) 去尾加后綴 ник 构成的。現在任何語言里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同音詞。同音詞虽然有不同的意义，但是用在一个句子里或借助于語言环境，还不致弄到意义不明。(岑)

22 詞素 詞的組成要素單位叫做詞素。一个詞往往是由許多要素單位組織而成的，虽然它也可以只有一个單独的組成要素。比方說：汉語的"起重机"、"电气化"都是由三个組成要素單位組織而成的，"起重机"是由"起"、"重"和"机"三个要素單位組成的。"电气化"是由"电"、"气"和"化"三个要素組成的。这些組詞的要素單位就叫做詞素。应当指出，詞素是詞的組成要素的單位，不是語音形式的組成要素的單位，虽然它也要有个語音的結構，因此詞素不是音素或音位，而是包含有一定意义的語言成分的單位，不过这單位或要素是構詞的單位或要素罢了。比方說，汉語的"天"是由 t、i、a、n 四个語音單位組成的，但这里的 t、i、a、n并不包含一定的意义，它們只是音素或音位，而不是詞素，虽然"天"这个詞是由它們組成的。从構詞的角度来看，tian(天)只是一个詞素，因为它只包含有一个一定的意义。詞素有的时候只具有一个音位或音素，例如汉語的"明兒"的"兒"只具有一个音位 r，但它却同时是一个詞素，因为包含有一定的意义單位，具有一定的語法意义。詞根、前綴、后綴、詞尾都是詞素，因为它們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構詞的要素單位。(高)

23 虛詞 語言里用作語法工具的詞，叫做虛詞。虛詞又称为非全义詞，又称为补助詞。虛詞和实詞是对立的术語。語言中的虛詞是一种特殊的詞，它具有詞的形式，但却用来表示某一个实詞的語法的变化，或用来表示实詞与实詞，甚至于句子成分与句子成分，主句与从句之間的語法联系。虛詞也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弱化了的詞彙意义，因此，有的語言学家就称它为非全义詞。比方說，汉語"我跟你一塊兒去"之中的"跟"是个虛詞，它显然也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跟隨"的"跟"的詞彙意义的弱化，現在就拿他来表示"我"和"你"之間的并列关系，还带有一些"我跟着你"的意味，但已不是完整的"跟隨"的意思了。虛

詞总要帮助說明某个实詞，或是某个句子成分，或是某个句子的某种語法作用，因此，又被称为“补助詞”。比方說，在汉語“我要去上海”这个句子里，“要”帮助說明“去”这个实詞的某种語法作用，因此，它是补助詞或虛詞。也正因为虛詞总要帮助表示某种語法作用，虛詞就被理解为語言中作为語法工具的詞。（高）

24 实詞 語言里具有独特的詞彙意义而能作为句子成分用的詞，叫做实詞。实詞是和虛詞对立的术語。語言里作为語法工具用的詞，叫做虛詞，虽然虛詞也具有弱化了的詞彙意义，但却被用来作为表示語法作用的語态成分。語言里的实詞都具有完整的詞彙意义或完整的詞彙部分，它并且是以这种詞彙部分的作用而成为語言里的詞彙單位的。比方說，汉語的“阶級”、“飞跃”、“紅”、“天”等都是实詞，因为它們都有一个完整的詞彙意义，一个完整的詞彙部分，并且以这种詞彙部分而成为了汉語的一个詞彙單位。实詞当然也可能具有語法部分，比方說，俄語的实詞 *листва*（树叶），其中的-a是个詞尾，它是这个詞的語法部分，表明这个詞是阴性名詞。但-a不成为詞彙單位，它只是屬于这个詞的一部分，而这个詞之所以能够成为詞彙單位，主要是由于它具有一个詞彙部分，它之所以成为实詞主要是由于它具有一个完整的詞彙意义或完整的詞彙部分。因为詞是語言建筑材料的單位，而語言結构單位的句子是由詞組織而成的，所以，能够作为句子成分（即句子构造的材料單位）用的詞才是完整的詞，而具有完整的詞彙部分的实詞才能作为句子成分用。比方說，在汉語“北京有电視台”之中的“北京”是句子中的主語，“有”是句子中的謂語，“电視台”是句子中的謂語的宾語，它們都是句子成分，因此，都是实詞。然而，“北京和南京有高等学校”这句話里的“和”却不是任何句子成分，因此，它是虛詞。（高）

25 句子成分 句子成分是語法学的术語，屬于句法的范圍。句子是由語言的建筑材料在語法結构規則的支配下組織成功的。依照句子結构的語法規則，組成句子的这种材料要在句子里担負一定的結构作用，它們都构成为句子的組成成分，簡称为句子成分。比方說，在“毛主席領导中国人民”这个句子里，“毛主席”，“領导”，“中国”，“人民”等詞都是語言的建筑材料，現在就依照句子結构的語法規則把它們組織起來，于是这些詞（即語言的建筑材料）就担負了某种句子組成成分的結构作用。因为語法是語言中各語言成分之間的結构方式的一般規則，作为語法学术語的句子成分不是指的这些具体的詞，而是指的这些詞在句子中所起的句子組成成分的結构作用。例如，“毛主席”在这个句子里起的是句子結构中的主語作用，因此，我們就把“毛主席”这一类在句子里具有同样結构作用的詞，如“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之中的“共产党”，都叫做主語。主語就是一种句子成分。句子成分一共有六种：主語，謂語，定語，状語，宾語和补語。在这些句子成分之中有的是句子的主要成分，有的是句子的次要成分。句子的主要成分是一般的句子結构所不可缺少的，句子的次要成分不是一般的句子結构所不可缺少的。除了殊特情形的独詞句和單部句之外，一般的情形，一个句子都要有一个主語和謂語，并且句子的其他成分也都是用来限定或补充主語或謂語的，所以主語和謂語就构成为句子的主要成分。至于主語部分（包含有主語的句子部分）和謂語部分（包含有謂語的句子部分）以外的其他的句子成分（宾語、定語、状語和补語）则是句子的次要成分。句子成分只指句子中由实詞組成的成分，不指虛詞，因为虛詞不能單独作为句子結构的組成成分用，它只是帮助表明各句子成分的語法作用或各句子成分之間的語法关系的。比方說“我們学了語言学”之中的“了”并不是句子結构的組成成分，只是表明句子結构中的謂語“学”的某种語法作用的。（高）

26 詞形变化 詞形变化是語法学的术語，它指的是用詞的形式的变化去表示詞的各种語法作用的方法或規則。比方說，俄語的 путь（道路），пути, пути, путь, путём, (о) пути 就是阴性單数名詞 путь 的各种“格”的变化，同一个詞由于詞的一种形式的变化（詞尾变化）而表現出詞的語法上的“格”的不同。一般的說，詞形变化有几种情形：（一）詞根的屈折，用詞根中的元音或輔音的替換去表示不同的語法作用的变化，例如汉語的“弟”（dì）和“悌”（tì）就是用詞根的輔音的变化来表示語法上的变化的；（二）附加成分的添加，在詞根之上或在詞根前后添加表示語法作用的附加成分，使詞的形式發生变化，例如汉語的“面子”就是在詞根“面”后面加上一个后加成分或后綴“子”，使詞發生語法上的变化而构成另外一个詞的；（三）詞內的声調的变化，在詞內的某一音节上变化其声調，使其發生語法上的变化，例如汉語的“好”（hǎo）和“好”（hào）就是由于声調的不同而起的語法上的变化，构成不同的詞，一个指的是“善”，一个指的是“爱好”；（四）詞內重音的变化，在詞內某一音节上变化其重音，使其發生語法上的变化，例如汉語的“老子”（哲学家李耳的別名）和“老子”（父亲），前者在“子”上不讀輕音，后者在“子”上讀輕音，結果就起了語法上的变化。詞形变化可以是构詞法的，也可以是构形法的。构詞法的詞形变化指的是使詞由于語法上的变化而构成另外一个詞的情形，例如汉語的“弟”和“悌”就是由于詞根的輔音屈折而构成不同的詞的情形。构形法的詞形变化指的是使同一个詞保留其同一

的詞彙意义，然而却發生了語法上的变化的情形，例如俄語的 путь 和 пути 由于詞尾的变化，使同一个詞發生了"格"的变化，但詞彙的意义并不發生变化，两者的詞彙意义都仍然是"道路"，不象汉語的"弟"和"悌"有不同的詞彙意义(一个指的是"弟弟"，一个指的是"为弟之道")。現代的語言学家还有外部詞形变化之説，認为詞之外加上补助詞，使詞起語法变化的情形，也是一种詞形变化，不过不是詞的內部形式变化，而是詞的外部形式变化罢了。例如俄語的 буду писать, будешь писать, будет писать，其中的писать(写)并沒有發生形式上的变化，但在 писать 外面却有一个补助詞 буду 的不同变化（буду, будешь, будет）使 писать 这个詞的語法作用發生变化，首先把 писать 变成了将来时，其次变成了第一人称将来时，第二人称将来时，第三人称将来时。这种用詞外的补助詞及其变化来使詞發生語法变化的情形，称为詞的外部形式变化，也是詞形变化之一种。詞形变化又称为形态变化，因之，詞的外部形式变化又称外部形态变化。(高)

27 附加法 附加法又称詞附法，附加作用，或加詞綴。它是語法手段之一，屬于詞法的范圍。在詞里，除了詞根代表基本的詞彙部分之外，其他附在詞根上面或前后的成分都叫做附加成分或詞綴。这些成分的作用在于改变詞的意义或詞的語法作用，然而却沒有破坏詞的單位，并沒有因此而成为两个詞。这种成分是詞的附加成分，因此称为附加成分或詞綴，而这种語法手段就称为附加法或詞附法或加詞綴。比方説，汉語的詞"信兒"就是在詞根"信"后面加上附加成分或詞綴"兒"而形成的一个單位，这种附加法就使这个詞的詞彙意义起变化，它已不是指的"書信"，而是指的"消息"。"有信兒沒有？" 意思就是"有消息沒有？"。附加成分或詞綴可以分为四种：前加成分或前綴，中加成分或中綴(又称为"詞嵌")，后加成分或后綴，詞尾。附在詞根之前的叫做前綴，例如汉語"阿姨"之中的"阿"；嵌在詞根內部的叫做中加成分或中綴或詞嵌，例如印度尼西亞語 g*er* igi（鋸齿）之中的-er-，即嵌在 gigi（牙齿）之中的中加成分；附加詞根后面的叫做后加成分或后綴，例如汉語"小人兒"之中的"兒"；能够起屈折变化而去表示各种語法意义的变化的，附于詞的尾巴上的，叫做詞尾，例如俄語的 супруг *а*（主格單数之"妇"），супруг *и*（屬格單数之"妇"），супруг *е*（与格單数之"妇"）之中的-а, -и, -е。有的語言学家不把詞尾列入附加成分之中，而只把它看成詞的屈折。附加法可以作为构詞成分用，也可以作为构形成分用。汉語"老师"之中的"老"，俄語 *в*ходить ("走入")之中的 в-，都是作为构詞成分用的前綴；印度尼西亞語 p *el* atuk（啄木鳥）之中的 -el-是作为构詞成分用的中綴；汉語"瓜子"之中的"子"，俄語 гор *ец*（山中居民）之中的 ец 都是作为构詞成分用的后綴；俄語的 *на* писать（完成体之"写"）之中的 на- 是作为构形成分用的前綴；拉丁語 fi *n* do（現在时之"战胜"）之中的-n-是作为构形成分用的中綴；俄語的 игра *л*（过去时之"玩"）之中的-л是作为构形成分用的后綴；詞尾是一种特殊的后加成分或后綴，它只用作构形成分。(高)

28 內部屈折 內部屈折是語法手段之一种，屬于詞法的范圍，亦即詞的內部形态之一种。在詞內的詞根部分拿語音替换的方法来表示詞的語法变化的，叫做內部屈折。所謂"內部"指的是詞根的內部，与詞內詞根之外的地方拿語音的替换来表示詞的語法变化的"外部屈折"是对立的术語。英語名詞往往利用內部屈折表示單数和复数的区别，例如：

f *oo* t（單数之"足"）——f *ee* t（复数之"足"）

g *oo* se（單数之"鵝"）——g *ee* se（复数之"鵝"）

t *oo* th（單数之"齿"）——t *ee* th（复数之"齿"）

但广泛应用这种語法手段的則是閃美特諸語言。閃美特諸語言中阿拉伯語的 kataba（他写了），uktud（写吧），katibu（写的人——作家），kitab（写成的东西——書）就是拿詞根 k t b（写）的內部屈折去表示不同的語法意义的。內部屈折可以是元音的屈折，也可以是輔音的屈折。德語的 Buch（單数之"書"）——Bücher（复数之"書"），除了利用后綴-er之外，还利用詞根內部的元音的屈折(u—ü)来表示語法的变化；德語的 dich（你自己）——sich（他自己）就是利用詞根內部的輔音的屈折去表示語法的变化的。(高)

29 外部屈折 外部屈折是語法手段之一种，屬于詞法的范圍，亦即詞的內部形态之一种。在詞內詞根以外的地方，拿語音的替换来表示詞的語法变化的，叫做外部屈折，与詞內詞根內部用語音替换来表示詞的語法变化的"內部屈折"是对立的术語。詞尾就是外部屈折之一种，因为它是拿語音的替换来表示詞的語法变化而居于詞根之外的語法成分。例如俄語的 черт *а*, черт *ы*, черт *е*, черт *у*, черт *ой* (*ою*), (о) черт *е* 之中的-а, -ы, -е, -у, -ой（ою），-е 都是詞根 черт- 之外的語音的替换，用以表示 черт-(特征)这个詞彙部分的各种"格"的变化的，这种語音的替换或屈折就叫做外部屈折。(高)

本刊降低稿酬啓事

本刊响应最近出版界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倡議，已自十月号起，一般按原定稿酬标准降低百分之五十。

厦門大学中文系师生为工地服务

王尔康

厦門大学中文系为了更好地貫徹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結合的方針，为了实现“争取在三年內从根本上改变面貌，建成共产主义的中文系”的行动口号，全系师生倡議落戶三明——福建重工业的心臟。到三明两个月来，全体师生和民工、技工、軍工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一道为鋼鉄而战，爭取早日出鋼，讓鋼水淹死美国强盗！

三明工地的建設者，来自四面八方，操着不同的方言，相当大部分人不会說普通話，交际上存在很大的困难，而群众学習文化的要求很迫切。要冲过文化关，摘掉文盲帽，学会普通話，就必須立即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文化革命高潮。工地党委和教育部門接受我們的建議，以推广汉語拼音方案为中心环节，决定开展以汉語拼音字母为扫盲工具，把扫盲、推广普通話、推广汉語拼音方案三者結合起来进行群众性扫盲运动。年底以前要扫除三明工地全部文盲，使原有文盲达到能認識两千个常用汉字，掌握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詞彙和三明建設上專用詞彙，能写家信，打下学習文化科学技术的牢固基础；年底以前，三明工地上要形成說普通話的热潮，达到人人会說普通話；年底以前，三明工地上要普及汉語拼音字母，达到大多数人能讀拼音讀物，50%能用拼音字母拼写。为了达到上述指标，語言教研組成立了文化普及委員会，具体协助这方面的工作。配合工地宣傳机构开展多样性的宣傳鼓动，协助教育部門編写“职工拼音識字課本”和教学参考書，协助开办培訓班，組織教学力量。現在，培訓工作初告一段落，前后开办两期，一共培訓了四百多个学員，他們即将成为机关中推广普通話的骨干，民工、技工中的扫盲师資。第二期培訓班的教学和輔导工作由二、三、四年級負責，經过教学实践，同学加深了对方案的理解，有的說，“五天的教学收获，超过了过去上一学期的語音課”。

为了巩固广大干部、工人、本系师生学習拼音方案的成果，定期提供拼音讀物，介紹拼音知識，試驗汉語拼音文字，建立培养拼音干部的場所，語言教研組倡議出版拼音刊物。中共厦門大学中文系支部非常重視和支持这項倡議，并作出决定：刊物定名为“拼音报”，發行对象暫限三明工地的干部、工人、本系师生，考虑以后逐步扩大滿足社会需要。內容有时事綜述，工地建設报道，扫盲、推广普通話經驗介紹，本系师生在“三鋼”活动报道，文艺創作的拼写（重点放在三明工地），汉語拼音知識介紹，等等。

来到三明，我們找到了科学研究的源泉，更加認清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反对單干，强調集体，师生合作，破除迷信，青年教师在这里相当活跃。配合活动，我們将进行科学研究，写出論文；面向政治，面向生产，搞科学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为工地服务。比方配合上述工作，我們要搞“扫盲、推广普通話、推广汉語拼音字母經驗总結”，“汉語拼音文字实驗总結”，“拼写法研究”，等等。

另外，語言教研組将繼續进行方言調查。在調查工作中，走群众路綫，改变工作方法，大量培养新生力量，使得凡是語言学專业化的学生都能具有熟練地进行方言調查的能力。結合此項工作，要搞“方言調查經驗总結”，并写出四本学話手册。

課程設置方面也是紧紧結合实际，开得少，开得好，每門課程都要讓学生掌握全面知識，打破陈規旧套。比如为了培养方言調查新生力量，在三年級先开設“方言調查与汉語方言”，使学生具有發音、辨音、記音的能力，以便从事汉語方言的調查整理工作，后講方言理論与汉語方言發生、發展、現状和趋势。四年級开設“文風問題討論”，探討目前存在的文風問題，分析文風問題的实質，研究文章的三性，研究毛主席的文風及对文風問題的指示。这門課程由教研組青年教师集体討論开出，并将深入学習毛主席的理論，特別是有关語言学的理論，結合教学，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写出論文。

总之，来到三明，一切还只是开端。語言教研組的同志决心在这革命的熔爐里，把自己鍛煉成为又紅又專的工人阶級知識分子。紅在“三鋼”，專在“三鋼”，一切为了“三鋼”。

(1958, 9, 26)

每册定价人民幣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8年11月号

总第77期

1958年11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定价：三个月 072元，半年 1.44元，全年 2.88元；寄費 1. 平邮寄費不計，2. 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16,460 册

代号 2—44